

流星族休闲花园

---



# 雪衣琉璃

( 蠢男系列之血咒鸦 )

## 内容简介

世上果然是长得美丽的男人最可怕，  
第一个是因为小小过节就下毒的莫飞纱，  
再来就是这个男妖，甫见面就一口咬下。

哦拜托！她来这里是有目的有任务的，  
他可不可以不要每天如此单纯地垂涎于她？  
害她以为自己很好吃，最后连心防也软化，  
甚至不顾自己皇室婚约地说出“私奔”蠢话。

唉！从没想到一向冷情的自己也会疯狂，  
更没想到私奔对象是一个遭受血咒的傻瓜，  
时也命也，鼎鼎大名的江湖“琴尊”，  
眼看沉沦情海不可自拔，只是怎么怎么，  
怎么他的人格，又变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第四辑 / 珠雅编.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

ISBN 7 - 5371 - 4453 - 2

I. 流... II. 珠...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5973 号

---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四辑

主 编 珠 雅

---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830001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 / 64

印 张：108 字数 288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一版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书 号：ISBN7 - 5371 - 4453 - 2 / I · 2039

定 价：全 36 册 162.00 元

---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乔克天使  
雪衣琉璃

# 序 :乔克天使的采访记录

——梦璃

采访者 :梦璃

被访者 :乔克天使

采访地点 :乔克天使的房间

梦璃 :各位观众 ,我是梦璃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这两年在言情小说领域名声大噪的原创作家——乔克天使 !

( 在众人的尖叫和欢呼声中 ,乔克天使款款飞 ..... 嗯 ,走上  
来。 )

乔克天使 ( 做微笑状 ) 主持人好 ! 大家好 !

( “ 天使 ,我们爱你 !”

“ 天使 ,我们永远支持你 !” 刹那间 ,海啸一般的欢呼声几乎掀  
翻屋顶。

“ 幸亏是在天使的房间。 ”——深感庆幸的导演 !)

梦璃 ( 面如土色地紧握住椅子扶手 ) 想 ..... 想不到观众们如  
此热情 ! 天使你是不是该感谢观众先 ?

乔克天使 :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 ! ( 转头欲微笑 ..... )

梦璃 ( 连忙侧身挡住乔克天使的笑容 ) 好 ,现在开始我们的访  
问 ! 首先请天使说一下大家都关心的个人情况 :生日啦、星座啦、  
血型啦 .....

( “ 2 月 15 日 ,水瓶座 ..... ” ; “ 我们早就知道了 ! ” ; “ 什么白痴

主持啊！”)

梦璃 ( 握住椅子的手指关节开始发白 )你们.....

(“ 忍耐！一定要忍耐啊！”——谆谆善诱的导演一把压住某个要跳起来的主持人！)

梦璃 ( 咬牙 , 换上职业性笑容 ).....大家都知道啊！

(“ XX 停 ,XX 停 ,XX 拉肚 ,一吃就停！”突然响起的背景音乐让嘈杂的房间陷入可怕的宁静中——一分钟过去.....五分钟过去——“ 扁！”.....十分钟后 ,归于平静房间的一角躺着不知是什么的“ 生物 ”;“ 生物 ”旁边有一块被人踩坏了的牌子 ,依稀可见上面写着“ 最优秀音乐监制 ”..... )

梦璃 ( 优雅地掠掠因剧烈运动而显得凌乱的头发 )刚才是广告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采访 ,今天我们采访的是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乔克天使。

乔克天使 ( 正在把缠在手上的丝巾重新系到颈项处——PS1 : 听说丝巾缠在手上可以在揍人时保护手指不受伤害 ;PS2 :此款丝巾在节目播出后的三天里全面脱销！)大家好 ,我是乔克天使。

(“ 言情小说新贵乔克天使在以《 爱上风般女子》、《 阳炎情心》两篇风格迥异的小说引起众人的瞩目后 ,紧跟着又推出两部禁忌之恋《 她和我的事情》的清新淡雅《 冰之少年 ,炎之少女》的瑰丽华美都在读者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部小说有着明显的漫画风格——背景解说 )

梦璃 :听说天使曾经的梦想是当个漫画家？

乔克天使 :是的。

梦璃 :为什么后来放弃呢？

乔克天使 ( 沉吟半晌 ,微笑 )我总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梦璃 ( @# \$ % & \* .....努力微笑 )可是我听说好像是天使怕辛苦才放弃的呦！

乔克天使 ( 手好像无意识地摸着丝巾 )主持人一定是听错了吧？其实写小说也很辛苦的呀！主持人能理解吧？

梦璃 ( 连连点头 )理解理解！

(就在众人期待天使在这条漫画式的言情小说路上再创奇迹时,天使却出人意料地另辟蹊径,推出古装蠢男系列。首部《春山如笑》一径推出,立即好评如潮——背景解说)

梦璃:请问天使,为什么会想到写古装呢?

乔克天使:一个作家应该勇敢地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

梦璃:不是因为写不下去——当然这是对别人而言,天使是无所不能的。

乔克天使(谦虚地摇手)就算是实话,也请不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梦璃(转过头去足足三分钟,转过来时笑容重新挂在脸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访谈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天使接受我们的采访!

乔克天使: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再见!

(惊讶的观众在一阵沉默后爆发——

“这算什么?”

“不是说我们可以知道《雪衣琉璃》的情节吗?还说给我们自由提问的时间。”

“我可是为了问南宫静益和莫如幽之后的发展才心甘情愿地交三千块入场费的!”

“我是想问天使究竟什么时候写《绝代妖姬》才交钱的!”

“还有我……”

“电视台骗我们!我们上当了!”

最后一句话顿时让混乱的人群失去控制,一大群人高喊着“还我钱来”把电视台的人团团围住!在一片混乱中,被压在一群人下面的梦璃挣扎着伸出一只手……)

梦璃(气若游丝)本次访谈到此结束,欢迎各位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 楔子

时值腊月，苏州城内一大早便阴阴暗暗的，一片灰色的天幕开了几道缝隙，现出苍白的太阳来，感受不到丝毫的热量。城外因多有稻田，空旷无阻，风势更毫无顾忌地肆虐大地。

背依小河的几间草屋，前院的篱笆门被风吹得“喀嗒喀嗒”作响，草房前屋是客厅和饭厅共用一室，只有两张长条椅子和一张矮木桌，大概还是新的，白渗渗的木料还没刷上桐油。后屋是卧室，以布帘相隔。

乔天师坐在矮凳上，顺手朝火盆内扔了两块木头，木块才遇火苗，顿时腾出一股浓烟，不一会便蔓延整个屋子，离火盆最近的乔天师首当其冲地被熏涩了眼。架在火盆上的水壶内的水咕嘟咕嘟地轻响着，却是早已经开了。

乔天师手在眼前挥了挥，驱逐烟气。她脚边摊着一个皮革所做的刀具袋，把手中的削刀塞进去，沿着刀柄把刀具摸了一遍，只靠手感便到细刻刀。膝上放置的青樟木已初具模具的雏形，手握刻刀，乔天师毫不迟疑地沿着木头的纹理下刀，脚下堆积着细碎的木花，那是劳动了一上午的成果。

“吱呀”一声，一股冷风随着柴门大开而趁机闯入屋内，驱散了才团聚的热气。乔天师猛地打个寒颤，但并没有停下手中工作，她头也不抬地说道：“琉璃，回来了。”

许久才听到“唔”的一声，算是打了招呼。柳霓雪从袖中掏出油纸包裹的米饭和青菜放在矮桌上，刚买时还是热气腾腾的，因为天太冷，拿回家时已有些凉了。

但饭菜的香气还是引得乔天师抬起头来，她看了看手中已完

至大半的模具 ,又看了看桌上的食物 ,犹豫了半天 ,还是屈从于人类本能的欲望 ,放下刻刀和模具 ,走向矮桌。

“先洗手才可以吃饭。”

柳霓雪冷冷地提醒着 ,乔天师“哦”了一声 ,听话地从墙角处拿起小木盆 ,由水壶中舀了一瓢热水 ,双手沾了沾就往衣服上抹了抹 ,算是洗好了。

“……”柳霓雪努力地把想要喝斥的话吞回肚中 ,却在看到乔天师狼吞虎咽的模样 ,不觉心头起火地高叫道 :“乔 ,告诉你多少遍 ,吃饭时要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 ! 你就不会优雅些吗 ?”

并未停止扒饭的动作 ,乔只是抬了抬眼看向柳霓雪。怨不得大家都说江南多美女 ,琉璃就美得极为细致。如纱般柔顺的黑发 ,如瓷般滑润的肌肤 ,美丽得让人不禁会看呆的脸 ,连吵人的声音也是轻轻亮亮的 ,虽然是无抑扬顿挫的生硬 ,但还是极为好听。

乔天师对琉璃的脆声软语只是不明所以地笑了笑 ,而后又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碗中 ,三人份的菜此时只剩下几片葱花菜叶。

“……我还没吃啊。”用力握着筷子的琉璃咬牙说道。

已把菜塞进嘴里的乔闻言连忙又把青菜从嘴里扯出来举到柳霓雪碗前讨好地说 :“我还没吃 ,给你好了。”

她怎么会遇到这种人 ?!

柳霓雪一瞬间露出不知是怒还是悲的表情。

她到底因为什么而和这个粗鲁、不会看眼色、爱惹事、无法无天的人纠缠在一起的啊 ! 她不明白乔是因为什么而缠上她 ,到现在成了再也摆脱不掉的局面。

把白饭从桌上迅速拿开 ,柳霓雪捧着碗不再理乔地低头慢慢咀嚼着 ,很容易便尝出米饭因水兑得太多而煮得湿腻而且粘牙 ,感觉不出丝毫美味。自从遇到乔以后 ,她无论衣食住行的水准都一年比一年降低 ,尤其最可恨的是乔有着野兽般的食量 ,害得她总是吃剩菜白饭 ,导致极度的营养不良。

看到柳霓雪脸色不对 ,为改变沉闷气氛 ,乔天师露出乖巧的笑脸 ,重开一个话题 :“琉璃 ,苏家该接你的生意了吧……”

“没有。”冷冷地回答着，柳霓雪的脸色更阴沉了几分。

“啊？”乔天师惊讶地张大嘴巴，口中塞得满满的饭菜米粒喷洒了一些在桌上，在看到柳霓雪皱眉向后避了避，她连忙合上嘴巴，把饭菜囫圇吞到肚中才忍不住问道：“苏家为什么不接你生意，是因为价钱谈不拢吗？”

“他们的订单已接到明年三月后，即使接了我们的生意，也只能到明年五月份之后才能拿到成衣。”

“你，你是琴尊耶，他们应该对你特别对待才对！”

“你以为我没试！”能够穿上绮罗绸缎的哪个不是非富即贵，何况她只是个小小的武林中人。苏家绡舞坊的主管对着她是不卑不亢的样子，但眼神绝对在嘲笑她自不量力，想起来就窝气。

“那怎么办？！”现实情况有别于计划，乔天师不觉慌乱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五月以前做好凤冠霞帔啊！我才不想死！”

“砰”的用力把碗放在矮桌上，柳霓雪终于无法忍受地站起身怒道：“你以为我想吗？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

“还不都是因为你惹到花非花和莫飞纱，才令我们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

.....

莫飞纱，布天门少门主，善使毒，武林四大尊者之毒尊，美若天仙，心若蛇蝎。

花非花，武林盟主，善权谋，武林四大尊者之武尊，纯雅清美，笑里藏刀。

这两个人的排名在她们两人之上，自是有她们不及之处，即使是武当派掌门师兄的垂泪拜托，乔也不该胆大包天地去招惹他们啊。

说起来，乔天师的任務只是去阻撓一下莫飞纱，让四大门派和四大家族的代表去规劝花非花不要因一时鬼迷心窍，被邪派的人迷惑而使正道蒙羞。可是莫飞纱那个恋花狂怎么可能忍受别人想拆散他和花非花两人呢，首当其冲的就是焦不离孟的她们，被不知

不觉地下了“水火不容”的毒；当然，而找花非花对谈的代表也不怎么好过就是了——被盟主大人一拳轰飞到半空中。

乔被下了毒是活该，为什么她也被倒霉地牵扯到啊！不过事情过去了，再怎么懊恼也于世无补，柳霓雪吐出一口气，迅速地恢复冷静。“上次你的计划失败连累我中毒的事，我不要再怪你，但这次换你帮我。”

“……帮什么？”乔天师忐忑不安道。

优雅地放下吃得干干净净的瓷碗，柳霓雪拨了一下遮住眉眼的刘海道：“世上总是小鬼难缠，绡舞坊的主管不过是个下人，却在主人不在家时让我难堪。我已查到了在京都游玩的苏家人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很快就要回到家了哦。”

“莫非你想劫人？”乔天师手抚着下巴接话，嗯，这个方法也不错嘛。

“我怎么会做这种没有江湖道义的事情。”柳霓雪以袖遮唇，露齿而笑，笑意却未到达眼睛；劫人的是你，我所要做的事只是英雄救美——而已！”

# 1

好大哦。

柳霓雪走累了 ,干脆坐在阁顶上举目四望。前面一片空阔 ,月光下粼粼水光 ,不知是天然还是人工开凿的湖泊 ,临水有山石楼阁 ,而向左看 ,树影间多厅堂轩斋 ,右看一片树林 ,依势起伏 ,后看又是连绵不断的楼阁厅轩。

手伸进怀中掏出从如意门如七手中买来的苏府地图 ,苏府由图上所示 ,全府面积约一百七十二亩 ,可分为东、西、南、中四大庭院 ,中部大概就是眼前这片碧罗湖了 ,右边似乎是那片树林里的帛香山房 ,左边是仙绫院 ,后面就是靠近苏府大门待客议事的绡林馆。而苏家大公子就住在仙绫院中。确定向右走 ,却发现高阁右临湖水 ,她只得从左边跃下 ,穿过来时的一座九曲玲珑桥 ,到了边岸再向右拐 ,疾行了一路 ,见到几排厢房 ,她又跃上房脊跑了一阵。苏府以小桥、长廊、漏窗、龙墙相互联贯分隔 ,形成无数庭院 ,而在柳霓雪眼中 ,这些庭院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她现在到了仙绫院没 ?

柳霓雪蹲在屋脊上 ,又掏出苏府地图 ,借着明亮的月光仔细看了看 ,前面……她站起身来 ,前面松柏遮目 ,只瞧见重檐高翘 ,翠瓦上覆……好像有不少房间 ,应该就是仙绫院吧。把地图又塞进怀中 ,她跃下屋檐 ,穿过有着奇峰巨石的庭院 ,撩起衣摆 ,又轻跃上廊檐。

耳边骤然响起某种鸟类嘶哑难听的叫声 ,暗夜之中更觉凄厉 ,柳霓雪警觉地伏下身 ,叫声停下 ,四周又一片死寂。这么大的府邸没有露出一线灯光和声响 ,虽说半夜三更 ,夜深人静 ,深冬冷寒 ,虫

鸟伏蜚 ,但苏府却太过寂静得像一座死城。

苏州的豪富 ,纺织业行会的龙头 ,无论被贼人窥视财富或同行嫉恨都属正常情况 ,这么大的家宅没有几十个人的护卫简直是笑话 ,若真是懈怠自身安全的家宅 ,苏府早就不知被人洗劫报复多少遍了 ,所以应该守备森严才对 ,但她疾行了这么久却没见到一个守夜的护卫 ,几乎如入无人之地 ,真的太不自然了。

还在迷惑之间 ,脑后突然响起细微的声音 ,她本能地隐入檐下阴影处。一抹黑影由视线中掠过 ,站在她头顶的屋檐上 ,喃喃说了句“奇怪”后 ,又投入到暗夜中 ,由对方有些凌乱的呼吸便知不是分头行动的乔。手勾住房檐 ,柳霓雪又轻轻现身 ,不紧不慢地跟在黑影身后。这人鬼祟得不像府内护卫 ,而在深夜不请自来的人 ,不是偷盗便是暗算。先跟着他看看他要做什么 ,也许幸运的话 ,他能带她到她一直在找的地方呢。

黑影轻功不错 ,在屋脊上疾施如履平地 ,柳霓雪贴近他只几丈时 ,突听一声尖锐的厉叫 ,前面黑衣人的身子突然一歪地跌在屋瓦上 ,收不住势还滚了几滚才摔了下去 ,只听“咚咚”两声响后再无声息 ,柳霓雪探头看去 ,房檐下黑漆漆一片 ,只隐约可见趴在地上的黑衣人的轮廓 ,却不知是生是死。

“真是不小心啊……”柳霓雪遗憾地谓叹道。

突听一声大喝：“不小心的是你吧！”柳霓雪扭头看去 ,一点寒星直逼眼前 ,她迅速旋身 ,身上白色宽袖衣袍飞旋着打开 ,在月光下仿佛飞天的舞者 ,轻盈而飘逸。

刀锋贴身滑过 ,柳霓雪脚不沾尘地后退四尺蹙眉道：“真是没礼貌耶 ,偷袭便是苏府的待客之道吗？”

“对偷潜入苏府的贼子 ,只配得到这一种招待。”月光下持刀而立的剑眉星目的高大男子 ,因柳霓雪无辜的语气而肝火上升 ,这个夜闯苏府的人 ,非但身穿刺目的白衣 ,被发现了还一副悠闲的姿态 ,摆明了不把苏府的防卫放在眼里。

“偷潜？没有哦。”柳霓雪慢声细语地解释：“我是从大门处光明正大地走进来的哦。因为天太晚了不好意思打扰主人 ,所以我

便自己跑进来找人。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啦 ,才不会偷偷摸摸地做事情。”

“ 那你脸上为什么蒙着黑巾 !”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 ,还说什么光明磊落 !他上前一步 ,刀身平移 ,还未及发招之时却又听到闯入者无可奈何的声音 : “.....真的不妥吗 ?我早就说应该用白纱蒙面 ,才能和我的白衣配在一起更增添我的美丽和神秘 ,谁知道却找不到白纱 ,便撕了块黑布想凑合凑合算了——实在是因为我太过美丽 ,为了避免有人无意中见了我的面容后便茶饭不思 ,相思成狂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的 ,我也是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呢..... ”

柳霓雪抚额低语 ,颇为自怜 ,高大男子却几乎咬碎钢牙 ,怒火中烧地一刀劈去 ,怒道 : “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多美丽 !”刀速快若闪电 ,在一霎之间竟已劈出十三刀。

柳霓雪身如魅烟险险避过刀气 ,柳眉微蹙 ,难得认真地思考起来 : “追魂十三刀.....你是宗宁 ,那么惊魂七剑张义也在附近了。”

“ 惊魂追魂 ,刀剑双奇 ”排名虽不及四大尊者 ,但凭武功造诣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流高手 ,三年前却无声无息地绝迹于江湖 ,没想到竟在苏府当了个小小的护卫。

然而宗宁的震骇却是比柳霓雪的惊讶更强过百倍 ,他赖以成名的刀式一招招使出来 ,却连她的衣角也没碰到过 ;他的刀快 ,但柳霓雪的闪避硬是比他的快刀又快了一拍。银色的刀幕中 ,柳霓雪身形宛如堤岸垂柳 ,随风轻动 ,令他的快刀全斩向虚空。

宗宁性格虽冲动 ,但并不浮躁 ,知道这次的闯入者不好对付后 ,他便慢压下怒火 ,突见一直闪避的柳霓雪扬起衣袖 ,一阵异香扑鼻 ,宗宁疑是有诈立刻屏住呼吸 ,刀势慢了一慢 ,只听“ 锵 ”的一声 ,一股大力撞上刀背 ,震裂虎口 ,手几欲握刀不住。宗宁大惊收刀后退 ,有什么从刀背处跌下滚落在屋瓦上 ,冷风吹过 ,旋起数枚红色花瓣 ,刚才几乎震飞他手中钢刀的暗器竟然是朵真正娇嫩的花朵 !

“ 你到底是谁 ?!”

宗宁惊声道。一身白衣又有着摘花伤人的内力.....“ 莫非你

是花痴肖白衣！”但是远在滇南的肖白衣为什么会跑到苏州来……还不及这样想，柳霓雪已欺到他身前，又一扬宽袖。

宗宁深吸口气，举刀封住前胸，采取守势，但这次柳霓雪从袖中打出的不再是蔷薇暗器，她伸出纤长手指，微一轻弹，朦朦月光下，比月色还青白的玉手前蓬出一片黄色纱雾，宗宁猝不及防地吸了一大口，只觉头脑一阵昏眩，脚一软地跌坐下去，若不是手硬扒着屋脊，差点便会滚摔下地。

“你……”眼前的白影摇摇晃晃的，宗宁连说“卑鄙”的力量都没有，但却还是可以听见对方讨厌之极的声音。

“以武力相迫，下场必定会有伤亡。所以我用了一点点迷魂香，它只会使你全身无力，昏昏欲睡而已，过了两个时辰又是毫发无伤了——这总比我斩断你的胳膊，踢得你内伤吐血才能阻止打斗好得多吧。啊，说起来这下三滥何家的招牌迷魂香，历史悠久价格公道，是居家旅行偷香窃玉杀人灭口的必备良药，欢迎新老用户踊跃光顾……”

“为什么你们总爱打扰我的安宁呢。”魅惑的低语突然在身后响起，悠叹的底音微升，溢出一丝甜味，而这种甜溶入夜色便成酥入骨髓的妩媚，根本没听到人何时来到她身后的，柳霓雪脊背一寒，咻然转身。第一眼，仿佛还以为月落人间，眼前一片晶亮，第二眼，才看清疑是清华月光的为一盏琉璃宫灯，不知里面燃烧的什么烛火，光色柔和明亮，而第三眼，才看到手提琉璃宫灯的男子。

那是和夜色极为相配的男子，若不是那盏明亮的琉璃宫灯，即使见到了这名男子也会以为他是夜色的一部分而忽略掉。映在柔和光影中的男子明显未及弱冠，发未梳髻披散而下，长至膝间，身上一袭不合时令的明黄色单衣，却丝毫不见畏冷之态。柳霓雪自诩眼力极好，但却在灯下竟也看不清楚男子的容颜。

“你是？”

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怪异感，令柳霓雪小心地问道。

“鸦。”

似乎没有想到在这种夜黑风高的情况下，还有人期待地问他

的名字 ,长发少年不知不觉作了回答。

“啊 ,不是苏意怜啊。”柔柔的嗓音中透着浓浓的失望。柳霓雪又上下打量了一眼名唤“鸦”的少年 ,她听闻苏大公子美若天仙……不 ,是不会武功 ,当然不会是这个能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后的少年。

“找苏意怜?”鸦的周身立刻冷气四溢 ; 那你是为财为色还是为艺 !”

似乎不是她的错觉 ,鸦的容貌更为模糊了 ,抬头看了看天 ,圆月高照 ,并无浮云遮掩。唉 ,果真不是夜探的好时机啊。如意门的效率太差 ,三日才绘好苏府地图 ,前日还天阴风冷的 ,偏今日天晴好 ,又不巧地遇上如此大如此亮的圆月 ,想不让人发现都很难哩。

“我看不清你的面容呢。”

“哎?”

“不知道是不是你手里的那盏宫灯太亮了 ,令你的脸反而藏得更暗 ,一点也看不清楚你长什么样子。”

“……你不是要找苏意怜吗?干什么注意我的脸。”

“只是好奇不成吗?”

手紧握了握 ,鸦终于有了些了解宗宁为何会那么冲动和不小心了。“你自己不也是蒙着黑纱不让人见到脸 !”

“哦。”柳霓雪手伸进黑巾下抚着下巴很无奈地道 : 美丽的人总会因为美丽而失去某些自由 ,平凡的人是没办法了解的。”

“……”少年突然笑了 ; 被掩藏的美丽啊 ,令人极欲一探呢。”

有着丝帛般轻滑而柔亮的嗓音 ,却偏偏在尾音处溢出甜腻 ,在人的耳中遗留下一抹绮念潜入心底 ,而随着少年抬高手里的宫灯 ,他展开笑脸。那笑 ,一瞬间仿佛可压低明月光华的耀眼 ,竟可清楚看到少年水漾眼波和唇边笑旋 ,美极 ,也 媚极 !

柳霓雪心“突”的一跳 ,俊美少年她见得多了 ,但却从未见过有“一笑百媚生”的男子。因为被少年笑容分了心 ,所以也未注意他在说什么 ,直到感觉到面前一道热流 ,她才惊觉地头向后仰 ,原以为会避过 ,鸦的手指却直线下沉 ,指尖已撩起她脸上黑巾。

柳霓雪双脚未动腰却如柳枝奇妙一折 ,手指暗锁向鸦伸在她面前的手腕 ,鸦左手右移避过她的擒拿 ,下一刻 ,柳霓雪只觉脸上一冷 ,黑巾竟已被鸦顺势扯离。

两人出手全都是些基本的擒拿攻击招式 ,只是快疾得令人目不暇接 ,却偏偏快而不躁 ,疾而不猛 ,在月下衣衫起落翻飞 ,飘忽轻盈得像两只嬉戏的粉蝶。

黑巾被夺下 ,柳霓雪未退反进 ,左右弓步 ,手肘猛击向鸦的前胸 ,鸦弓背收腹 ,手不自觉向前伸 ,柳霓雪曲膝上击 ,正击中他右手手臂 ,并手指如爪地扣向鸦的右手腕 ,鸦当即放弃掌中琉璃宫灯 ,手掌如缩实则顶向柳霓雪的手心 ,柳霓雪收指后退 ,腿却钩向快坠到房瓦上的宫灯 ,向她后退的方向一提 ,因动作大了便顺势旋个身滑向屋脊边接住宫灯。灯剧烈摇晃着 ,烛火却不见丝毫闪烁。

沐浴在月光下 ,映在光影之中的女子原本以长袖遮脸 ,后来似乎又觉得此举太过小家子气而放下衣袖 ,鸦注意看去 ,柳霓雪肌肤赛雪 ,明眸皓齿 ,果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只是神情冷冷淡淡 ,宛如初雪。

“真的很美丽。”失去琉璃宫灯又站在暗处 ,柳霓雪只隐约可见到鸦柔和的轮廓。而那个侧脸被月光抹上一道银色的少年轻轻赞美道 ,微带甜味的声音犹如耳边絮语 ,令人绮念丛生。

“杀了你的话 ,应该会很可惜吧。”顺口说出的话 ,更像在开玩笑。

“……你真不懂怜香惜玉 ,我长得这么美 ,你也不会动心吗?”柳霓雪叹气 ,却是面无表情。

“在这一带的富户和官府都有协议 ,护院侍卫者‘失手’杀了擅闯家宅的人 ,并不受刑责。况且金乌说你很危险 ,是严重到可危及我生命的敌人。比起陌生的你 ,我的命当然更为重要。你只能叹息自己命运不好 ,为何非要夜晚乱逛不可呢。是不是 ,金乌?”鸦柔柔问道。只听“嘎”的一声回应 ,猛然出现在鸦肩上的大嘴黑羽的鸟类……竟是只乌鸦!

“……你的宠物?”柳霓雪眨了眨眼有些困难地问道。她记得

莫飞纱那个蛇蝎美人也养了一只雕……这年头流行奇怪的男子养些奇怪的鸟吗？

“不，他是我的伙伴。”鸦歪头纯纯笑道，媚眼如丝。乌鸦也抬起头与他的脸摩擦了一下，似乎极同意他的话。而柳霓雪只觉足下一阵恶寒冲到头顶，人和凶鸟相亲相爱，怎么看也好、好、好……好恶心啊……

不过如果没必要，她才不想和这个与乌鸦做好朋友又叫做鸦的怪人动手，别人不惹到她时，她很心慈手软的。“其实我们不用为敌哦，你只要稍微侧一下身子，让我见见苏意怜，和他谈谈贴心话便可以了。”

“苏·意·怜……”一字一顿说出这三个字的少年突然妖媚一笑，一点金光“叮铃铃”的击向柳霓雪，而她则早有防备地扔出琉璃宫灯，一脚把它轻踢向屋边大树，黄金色的灯链挂上树枝，一摇一晃地轻颤着，里面的烛火竟还未熄灭。同时手探入袖中拿出蔷薇，手劲一震，数十枚蔷薇花瓣震离花萼，如刀片般削向鸦。

鸦手中尾部系着金铃的金链划破柳霓雪身上的衣袍，而柳霓雪的花瓣刀也削断了他及膝的发尾。金铃“叮叮”脆响，煞是好听，柳霓雪本以为可以躲避并且回击的时机，却总是因为听到铃响而慢了一拍，非但先机尽失，而且还差点受伤。她是精通音律之人，不一会便发现金铃自响或相撞时遵循一定的规律，听似简单的铃声却是可夺人心魂、控制行动的魔魅乐音。

柳霓雪冷笑，稍懂音律的人便知这种情况要以音抑音，对方只有这种手段，真令人失望呢。碎雪琴未带及身边，她张唇清吟，却发现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她这才大惊失色。

这铃音非但能牵制人的行动，连人的声线都可以抑制。柳霓雪额角微微渗出汗水，她突然轻跃起身横踢，角度刁钻地击向鸦的太阳穴，鸦却像早已知道她的动作，手腕一甩，金链如灵蛇般缠住她的腿，柳霓雪又踢腿挣脱，鸦用力一扯，柳霓雪站立不稳，极为狼狈地单足跃到鸦身旁，但她同时紧握的拳直击向鸦的心窝，令他不及抽紧链子缠碎她的脚骨。结果变成了鸦握住链子的右手和柳霓

雪被链子缠住的左腿不自由地近身相搏。两人跃、腾、跳、钩、提、撞、冲、捺，瞬间已互拼了近五十招，却听“唔”的一声闷响，鸦右膝击中柳霓雪左肋，而柳霓雪欺入他怀中，手中夹住的蔷薇花根已刺中鸦的咽喉。

鸦嘴角似乎咬到柳霓雪的发丝，恶心欲吐，但比起他美丽的生命来，这点还可以忍受。

柳霓雪鼻端似乎闻到浓郁的香味，这男人不知长得什么样子，身上还薰香，刺鼻难闻。

“哼哼，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好像依持的便是那夺魂铃声呢，只要铃声不响，便可知道你拳脚功夫有多逊了。”柳霓雪冷汗直冒地抬头咬牙笑道。刚才那一踢该不会把她肋骨给踢断了吧，不过不要紧，她会用他的命来补偿。

鸦低头媚笑：“你刺下去试试看啊，如果不怕成为瘸腿美女的话。”

假笑着抬头，眼角不知滑下什么东西，软软的，只是一瞬间到达唇边，湿湿的，有些烫……

媚笑着低下头，唇好像碰上什么东西，滑润冰冷，但似乎又变的清冷软甜……

四目相对，时间，停止。

“……”

他们好像做了陌生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对，即使认识，好像也不该这样做……更别说她现在手持蔷薇花根抵在他的咽喉上……

“你非礼我！”

猝不及防的身子被猛地一推，柳霓雪踉跄后退，腿上的金链又绊住她的行动，身子失衡地跌坐在屋脊上，尾椎磕在屋瓦上，疼痛由脊椎传到头顶，却在听到鸦的大喊后，不知是露出痛苦还是惊讶的表情。

“我我，我非礼你？”

“啊啊，你承认了，你竟然承认了！”鸦蹦跳起来用力地擦着唇

凄厉叫道：“金乌，她竟然承认了，一定是有预谋地觊觎我的美色！啊啊，啊啊，啊！我竟被人非礼了。”

在月光下黑色的翅膀呈现金色光泽的乌鸦在他身边滑飞着，也在惊慌地乱叫不已。

“那个……”她刚才是反问句，不是肯定句啊。他们不过是因为意外地唇碰上了唇……而且，若喊非礼的话，也应该是由她这个娇美可爱柔弱的女孩子来喊吧……

“我绝不放过你的！”手指一动，缠在柳霓雪腿上的飞铃金链“嗖”的缩回鸦手中，月光下冷眉横竖的样子哪还有一点妖媚的影子；你等着，下一次我一定会杀了你！”

不待柳霓雪回应他的战书，鸦已回过头摇摇晃晃地投身到黑暗中，还隐隐传来“金乌，女人真的好可怕对不对，稍不注意便会被……”之类略带哭腔的声音。



手指刺痛，使柳霓雪由呆怔中清醒，她举起左手，手中的蔷薇花花瓣已因刚才的混乱而飘零，而花根的利刺在她无意识紧握住手时，已深刺肉中。

对啦，她本来都已制得先机，举手便能杀掉鸦了，为什么到现在形势却逆转，反而她受伤比较多的样子。

都是因为刚才的非礼事件……不，才不是非礼，只是不小心……柳霓雪深吸口气试着动了一下，却竟然无法站起来……原来刚才的非，不，不小心事件令她也震惊不小，连真气已泄都不知道，要不也不会那么容易让鸦推开她了。

她努力平静下来，由怀中掏出一尊长颈玉脂瓶，从里面倒出一粒充满异香色彩艳红的药丸吞下，运功吐纳了一段时间，再站起来，除了心跳略快以外，全身已无大碍。

月光映照下来，覆着琉璃瓦的屋顶，除了站在屋脊上的她来，还有瘫趴在屋檐上的追魂刀宗宁。

那个怪少年和怪鸟只顾自己跑走 ,根本都已经忘了这个护卫了吧 ,还是以为她是善男信女 ,不会伤害迷昏过去的人 ?

柳霓雪冷笑着走过去 ,但随即停住脚步 ,她还有正事要做 ,何必为这种小杂鱼而浪费时间呢。她为自己的决定赞许般地点了点头 ,又举目四望 ,冬日夜长 ,天还是灰黑的 ,不知已到了什么时辰。眼角突瞄到院内大树上挂着的琉璃宫灯 ,她点足跃起 ,飘然落在树枝间 ,拿起还未熄灭的宫灯顺便朝灯内看了一眼 ,一看连她也不觉瞪大双眼 ,灯内是由金丝缠住一个小孩拳头大的明珠 ,发出璀璨的光芒。怨不得受了震荡风吹还不见有丝毫闪烁。

“喂。”她才拿着战利品跃回地上站定 ,就突觉一股暗风袭上她的肩。柳霓雪右肩微沉 ,腰如蛇行 ,一记后旋踢踹向身后骤然出现的人。

“嘭”的一声 ,来人如断了线的风筝般飞向青砖石水磨砖墙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石墙崩裂 ,砖石乱飞。而柳霓雪一踢过后 ,眼角掠过的人影令她吃了一惊 ,又连忙去追被她踢飞的人 ,但还是慢了一步。

一阵灰烟落尘过后 ,就见一堆乱石隆起 ,柳霓雪眨眨眼 ,表情写着“惨不忍睹啊”这样地站着 ,许久过后 ,只见乱石又四面飞散 ,柳霓雪移影换位 ,避掉乱飞的石块 ,但见原本压在石堆下的人终于颤微微地站起身来 ,一手捂着肚子 ,一手颤抖地指向柳霓雪 ,一脸痛心已极的表情 :“琉璃 ,你竟敢如此狠心害我 !我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一直不爽我的排名在你之上才痛下杀手的 !没想到啊 ,我乔天师也有看人走眼的一天 ,我把你当成推心置腹的朋友 ,你却……”

“哦 ,还有力气幻想啊 ,应该没有什么事了。”柳霓雪一脸松口气的表情 ,就提着琉璃宫灯踏过被撞塌的断垣残壁信步走了出去。

“琉璃 ,你好狠心 !”尖锐的童音直刺耳膜 ;“我被你踢了重重的一脚啊 ,你不会软声细语地安慰我一下下咩。”

见柳霓雪不理她的走远 ,乔天师也顾不得装受伤地连忙追过去。她反应极快地收腹 ,没受多大伤害 ,但仍被气流波及 ,因此在

跑动间胸腹多少还有点疼。

“琉璃，你找到苏家公子没？这府邸太大了，不知有几百间房哩。苏家好像也没多少人吧，却住这么大的地方，都把我给转迷了。苏公子不是住在仙绫院吗？但我找遍了那里的所有房间也没见到苏公子，他都不用丫环仆佣的吗？我除了几只黑鸟外，一个大庭院一个人也没见到哦。”

“仙绫院？”

“对啊，反而我在出来的时候才碰到一个护卫，连招呼也不打地就开打，费了我好大的力气才摆脱掉他，后来又听到这里有打斗声便跑来看看。不过琉璃，我们不是说好在仙绫院会合的吗？你干吗跑到相反方向的帛香山房来。”

“帛香山房？”怨不得有那么多树……

听到柳霓雪不确定的语气，乔天师大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她，然而同情地道：“琉璃，该不会你又迷路了吧。没想到这次连如意门的地图都帮不了你啊。”

“哼，你管我。”她高兴迷路还不成啊。

对琉璃路痴的表现没辙，乔天师亦步亦趋地跟着柳霓雪，此时她们已穿过树影，月光毫无阻碍地映在柳霓雪脸上，如玉般莹白。

“琉璃，你嘴角沾的是什么东西啊。”乔天师用手指帮她擦去，指头红红的，有些淡淡的香气；好像是胭脂呢。”

“怎么可能，我又不抹那东西。”即使抹了，又怎会出现在嘴角……柳霓雪突然呆怔住，当时因为离得近，所以他看起来模模糊糊的，只隐约记得狭长的大眼，光滑的额头及比冬夜还黑亮的发……是在那时候留下来的……

她连忙用力地擦着嘴唇，她是知道贵族的公子哥以粉白黛绿为流行，但一个男人化妆……而且唇上的胭脂竟印在她唇边，还是好恶心。

“不用擦得那么用力吧，就是知道你不会化妆我也不会笑你的。”

“闭嘴！”

“不用害羞呢 ,我也知道女人想变得更美的心理 ,虽然技术差点 ,但只要多练习……”

“我叫你闭嘴啊 !!”



月光下一抹轻烟 ,急速飘过数重屋脊 ,而后又有一抹黑影追上。

“尊上。”低低哑哑的声音令轻烟骤停 ,荡出几重幻影。

“什么事?”

“尊上 ,天过四更 ,该回去歇息了。”

月光下的黑影是名身材修长、面目普通的青年 ,左腰挎双剑 ,他离黄衣少年三尺之外 ,双手垂于身侧 ,垂眼低头 ,对少年极为恭敬。

鸦满脸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 ,却吃惊地发现他的棉袍极重地贴在身上 ,从头到脚都湿漉漉的。“呃——张义 ,我都不知道你有冬日游泳的习惯。”

“……我在碧绮阁截住了一个女贼 ,结果技不如人让她给挣脱了。”

“碧绮阁?该不会是她把你从阁顶踹进湖中的吧……”如果真是这样他到想谢谢那个女贼哩。如果不是自由有所限制 ,他才不会留宗宁张义在身边。两个人武功又差 ,长得又丑 ,一个反应迟钝 ,一个面无表情 ,他真想哪天把张义踹进碧罗湖里看看他跃出湖面后是不是还对他垂目低头、无限恭敬。但只是闲着想想的事情今日竟然好运地遇到了。

张义闭口不语 ,竟是承认了。他并没有太认真阻挡那个梳着奇怪包包头的女贼 ,一则是因为对方武功太高强 ,硬拼不过 ,二则他只想快点回到尊上身边保护尊上 ,至于苏府其他人的生死他并未放在心上。

鸦抬头看了看远方天边 ,依旧是一色幽灰 ,离天亮还有一段时

间。他自言自语：“看她的样子是非找到苏大少爷不可，今日闹那么久，她一定无功而返吧。哼！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不会再手下留情。”

那个女人太嚣张了，竟敢非礼他！她脸上没擦粉竟敢也那么雪白光滑，眼睛也太过璀璨，嘴唇也令人讨厌地清凉柔软，竟敢竟敢让他那么舒服……不，不对，竟敢让他那么丢脸，他绝对不会原谅她！

府邸南部又传来某种鸟类粗嘎难听的叫声，鸦眉头一皱：“连这个时候都想有人闯进来，已近五更了吧，张义，你去挡一下，我是没力气和他们纠缠了。”

他掩着唇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姿态慵懒，睡眼迷蒙，举手投足间媚态又现。张义只想被众人觊觎的鸦少爷身边怎不见有宗宁保护着，他低头说了声“是”，等再抬起头时，四周漆黑一片，已不见尊上身影。



江南河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水运四通八达，是著名的水乡泽国，加之土壤肥沃，气候湿润，更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宋疆土多有外敌来犯，因多次征敌未果，宋对外政策软弱，在外务方面采取防和政策，每年向辽、夏贡纳大批银、绢、帛、茶等财物，从而获得短暂太平日。内陆江南，更是少见烽火。



扬州南阳郡王府

“如果她永远不出现就好了。是不是，亦雅。”

低头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是漂亮，尾指上带着精细的猫耳眼戒指，看着虽不起眼，但其实极为名贵。周亦文的眼由保养良好的手上移开，看向身边负手而立的双胞胎弟

弟 ,又轻轻问了声 : 是不是 ,亦雅。”

“ 你说是便是吧。”周亦雅无聊地负手看向漱玉池 ,池水青青碧碧透透澈澈的可见池底游鱼 ,青白的日光照在池面上反射出银白的光芒 ,令人更觉寒冷冰脆。

“ 嘻 ,你就是什么事都不在乎。其实她回来也好 ,反正快是要出阁的人了 ,姓了别人姓的她 ,与我们再无任何关系。”坐在九曲桥红漆栏杆上的周亦文歪侧着头看向亦雅 ,俊俏的娃娃脸显出无害的可爱来。

“ 是吗 ,我倒怕她出了阁还会再乱跑 ,牵扯到我们周家。”周亦雅才不会像亦文那么乐观。他们每次到柳府去 ,每次都被告之小姐体弱多病不宜见客。几次过后他和亦文再也不相信地夜探柳府小姐绣阁 ,发现里面干净整洁得哪像有人住的样子 ,便知他们的姐姐对父亲说要到外公家养病全是谎话。她一定到了柳府便呆不住出走了吧 ,柳御丞一定也因家丑不可外扬而连他们都欺瞒了。

“ 不知是不是和情郎私奔 ,被抛弃了还是受不了苦才回来的呢。”周亦文吃吃笑着 ,笑意却未传到眼中。

新年伊始 ,原本以为会是一年好光景 ,谁知道几年前到郡王妃娘家“ 养病 ”的大小姐又毫无防备地回来了 ,真是令人不快的年初。

明王府也催了两次婚 ,但大概因为对方也不太热衷这婚事 ,郡王府只是用平乐郡主病得厉害 ,无法受婚途颠簸之苦的理由便推迟了婚期 ,另选今年四月初六的吉日。而这次周家大小姐回来 ,父亲应该不会再轻易同意她出去“ 养病 ”了吧。

“ 真是好命呢。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有别人替她担待。”

大小姐未婚夫的身份不同一般 ,若犯了“ 欺婚 ”之罪 ,即使是他们郡王府也吃不了兜着走。

冷风吹过 ,池水泛起层层水纹 ,煞是好看。漱玉池 ,知鱼廊 ,池中心漪涟阁 ,以九曲玲珑桥与池岸相连。池岸突兀有致 ,亭台精美 ,为郡王府布局最为巧妙得当的园林 ,便是十四岁便获得平乐郡主封号的周大小姐的住处。

亦文亦雅曾偷偷来过好几次 ,今次却是第一次从大开的月亮

门外走进来的。

千步长廊 ,曲岸枕水 ,亭堤依水而筑。精致纤巧 ,色彩合谐。

“真想据为己有啊。”周亦文低吟道。突觉亦雅身子一紧 ,他抬头望去 ,绿柳岸边 ,正有一绛装丽人缓缓行来 ,走得近了 ,竟可听到珠玉相击的声音。

周亦文不由自主地站起身 ,她回来时他只是远远地看过一眼 ,只觉她脸白如纸 ,好像随时会昏下去般虚弱 ,眉眼却没看清楚变没变。听她说话虽听不清 ,但语调却是轻轻细细的 ,仿佛怕惊吓了人般柔和 ,和记忆中的大小姐截然不同。

在她身后的小个子丫环到了九曲桥边便停住脚步 ,只有她一人向漪涟阁走来。她身穿束腰宽袖的华丽女装 ,有着别于江南少女娇小的高挑身段 ,头挽高髻 ,斜插金玉玳瑁制成的蔷薇花朵 ,并绕以珠翠首饰。眉如山黛 ,眼似秋波 ,瓷玉般的瓜子脸 ,两颊抹上红色胭脂 ,掩住苍白冷意 ,添了一分暖香 ,二分生气 ,三分娇美。

“姐 ,姐姐……”周亦雅原想自然一些 ,但实际却极为局促不安 ,背负的双手也连忙摆到身侧 ,见她清冷的眸子扫过来 ,竟心中一凉地低下头。

周雪眉头微微皱起 ,似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呆在这里。“和别人一样叫我郡主或大小姐。”由她口中吐出的话 ,音质清澈 ,语调轻细 ,但那无任何抑扬顿挫的声音听在耳中却是难忍的生硬 ;“别叫我姐姐 ,我可不记得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周亦雅身子一僵 ,亦文由他身后冒出阴阴说道 :“原本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 ,原来你还是那个嚣张的周大小姐啊。”

“我凭什么不嚣张。”周雪轻轻蔑蔑冰冰冷冷地道 ;“毕竟我的外公是堂堂右谏议大夫 ,御史中丞 ,可不是什么地位卑下的商人。还有 ,别随便到我的香雪园来 ,我可没兴趣和妾生的孩子打交道。”

“你 !”周亦文咬牙向前踏一大步 ,手紧紧握了又握 ,他压抑住怒气低叫道 :“你莫忘了我才是郡王爷家的长子 ,无论世袭的官爵食邑还是家产土地 ,全都是我的 ,连香雪园也是 !”

“那真是恭喜你哩。”面无表情地说出这句话的周雪看不出丝

毫诚意，她根本就没什么谈话兴致地绕过周亦文继续前行。

“啊，对了。”像想到什么的，她又微侧了一下身回过头道：“你们亲戚，啊，我说你们娘家亲戚，姓苏吧，真的很无理放肆呢，竟敢说他们所有订单已接到今年五月份而没办法在四月之前完成我的婚服嫁衣。不过不要紧，他们一定不知道我有多大的诚意。明天我就起程去苏州拜访一下苏家老板。而且也久仰你们表哥‘仙姿秀逸，神之巧手’之名，顺便见识一下好了。”

周亦文脸色大变地厉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若伤害表哥，我就，我就……”

“就会让我消失吗？”周雪低眉垂目，掩住无任何感情的冷眸，“我期待着呢，有本事的话尽管让我消失好了。至于这香雪园嘛，”周雪微扯嘴角算是笑了，“在我出阁前一定会放把火烧个干干净净，我即使丢弃它也不会让你得到。”

绛色衣袍在银白色的湖光中闪了一闪，几乎刺伤了周亦文的眼睛。周雪踏上石阶进入漪涟阁。冷香随风拂散，而深冬的风如周雪唇边的笑容一般冷澈心骨。

周亦文神色阴沉不定地盯着周雪进入便关闭的朱红色雕花两扇门，牙用力咬住下唇，尝到咸腥味，才知咬破了唇，而眼前一暗，却是亦雅单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如果她永远不出现就好了，你说得对，哥哥。”

## 2

天色渐黑，漪涟阁前挂起锦纱宫灯，阁内也燃起灯烛，远远看去，灯火通明的阁子与水中倒影相映，像明珠般晶莹灿亮，在暗夜中发出桔色的光芒。

“秋雁，不要用檀香，我受不了那种香中带甜的味道。”

周雪边漫不经心地说着话，边用绢布擦拭着琴案上通体雪白的玉琴，顺手调了调琴弦。

“啊，对，对不起。”

秋雁有些慌乱地拿起香炉道：“我，我再去换一盏来。”

当初让才来王府没几天的她伺候大小姐时，她受宠若惊又惊诧不已，后来才知道她躲过了当洗衣妇的苦差而分给大小姐使唤，是因为没有人敢伺候大小姐的缘故。

听以前的女婢说郡主府内最难伺候的不是位高权重的郡王爷，也不是冷漠少言的郡王妃，当然更不是温柔的二夫人和调皮的少爷们，而是自恃体弱便娇纵无理的周大小姐。几年前伺候小姐的女婢有被赶出府，也有受不了欺凌而自尽的……据说也是因为府里死了丫环这件事，小姐才以养病之名躲到外公家去的。

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大小姐和二夫人不和，除了仗着身份欺负少爷外，还想加害二夫人，因为是亲生女儿，郡王不忍心定她的罪，只有把她交给岳父管教。不论那一种说法，大小姐是被变相赶出郡王府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怕被小姐逮住错处而惩罚，秋雁初时做事都是战战兢兢的，但几天过去，她才觉得小姐并不是大家传言的那种人。也许是因为小姐沉默寡言才令人误会吧。别说小姐不会虐待下仆，小姐从柳府带过来的贴身丫环更是因为她的不加管束而越发无法无天起来。每天比小姐起得晚睡得早，没见到那个小个子丫环为小姐做过什么事，除了在府里闲逛外，偶尔和小姐在一起也多是争执，让她几乎怀疑小姐是不是遇到恶仆了。

掀开五彩线络盘花帘，秋雁端着香炉下楼，在出了门时正巧碰到小姐的贴身丫环。

“你……”秋雁震惊地瞪大眼睛，看着梳着双髻环的小个子丫环，一手提着朱褐色的食盒，一手拿着鸡翅在嘴里啃着。

“啊，秋雁姐姐，”看着秋雁端着香炉，小个子丫环同情地说道，“琉……平安，不对，平常，不，反正那个什么平的郡主又不满意香料的味道了吗？那就干脆不要烧了嘛，弄得一屋子香喷喷的，难闻

死了。”

见秋雁盯着她拿的鸡翅，小个子丫环连忙把鸡翅塞进嘴里，举起食盒掀开盖子口齿不清地说道：“秋雁姐姐也饿了吗？要不要也来一块鸡翅？不要的话还有蹄筋和春卷，味道都很好哦，嗯嗯，还有鲈鱼，不过要用筷子才可以。”

“……那是给小姐的饭菜吧。”

“嘻嘻，琉璃的菜在下面一层啦。”小个子丫环根本没看到秋雁难看的脸色，兀自热情地说道：“琉……那个平什么的郡主喜欢吃素食，这些荤菜是我自己向厨房的人要的，你不用客气呢。”

“你……”这个假公济私的丫环，没有一丝反省，还沾沾自喜！秋雁气得狠瞪了她一眼，不屑与她同流合污地从她身边匆忙走过去。众人都说雪小姐难伺候，她却觉得雪小姐是什么事都懒得理，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

小个子丫环却被瞪得莫名其妙，她长得这么可爱，进郡王府没几天就和这里的仆婢混得透熟，每人见她都先笑三分，为什么偏偏就秋雁不喜欢她呢。

小个子丫环不解地摇了摇头，跨进漪涟阁，上了二楼掀开帘子才进起居厅，突听“铮”的一声轻响，她连忙两个后空翻单足踏在帘旁茶几上，只听“咄咄”两声，茶几后雕空的玲珑木板墙上被穿透两个小孔。

“琉璃，你想吓死我啊。”

小个子丫环俏目圆睁，不敢相信地叫道。琉璃也不事先打声招呼，害得她吓了一跳，差点把食盒里的鲤鱼汤泼散出来。黄河鲤鱼汤哦，冬天很补哩。

“叫我平乐郡主或大小姐。”周雪的手指若无其事地离开琴弦，把琴拿起放在桌上铺好的布帛上道：“乔，你也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们就到苏州苏府。”

小个子丫环轻轻下跃，听到这个消息，脚步一软差点半跪在地上。“还要到苏州……莫非以郡王之女的身份还摆不平吗？琉璃，你岂不是亏大啦。”

琉璃以前就是因为逃婚才从家里逃出去进入江湖的 ,若不是这次姓莫的蛇蝎美人开出的条件太棘手 ,而计划之月夜劫美又失了手 ,琉璃也绝不会自投罗网地回到郡王府中。原本想琉璃有婚约在身 ,她不善女红 ,正好可以提出让家里给她准备全套嫁妆 ,况且亦文亦雅的母亲就是苏家绡舞坊苏夫人的妹妹 ,所有婚庆用品 ,衣冠履枕 ,被褥帐幔 ,哪还有让外人做的道理 ,当然应该全都交给绡舞坊绣制。

琉璃才回到郡王府时 ,南阳郡王兴奋得几乎没昏过去 ,对她提出的条件即使难如天上摘星也一一应允了 ,谁知才过了三天 ,父亲又改口 ,说绡舞坊的订单太多已排到五月份 ,已经抽不出时间人员再给她缝制婚服 ,问她换一家绣坊可好。

琉璃当然不会答应 ,而且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在里面捣鬼。她性子虽冷 ,但对于某些欺负到自己的人向来不会手软 ,管她是什么什么“二夫人”之流——

而且自中毒以来 ,只要和绡舞坊扯上关系的事情 ,无论计划还是交易皆都不顺 ,她早已憋了一肚子气 ,这次正好顶着平乐郡主的身分进入苏府为所欲为。

“亏大了?乔 ,你以为我会接受这结果吗?”周雪仔细地把碎雪琴包好 ,语气平缓轻柔 ;因不愿舍弃生命 ,我放弃了自由 ,如今却未换得相应的结果 ,你以为我会接受吗?”

“当然不接受 ,我这么年轻貌美 ,才不想死哩。”

乔把饭菜摆在屋中央的圆桌上 ,见周雪还不舍得放下她的宝贝琴 ,便自己拉开椅子吃起饭来。“不过我们曾夜探苏府 ,这次虽换了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去 ,不知会不会被曾和我们动过手的护卫指认出来。”

她还记得曾把一个男人踹到冷湖里的事情 ,呵呵 ,真幸运 ,那天跌进水里的不是她。

“认出来又怎么样 ,世上多得是杀人灭口的方法。”

周雪把琴与秋雁收拾好的衣服首饰箱子放置到一起才站起身子 ,长窗外美丽的园景尽数映入眼底。“终于回来了啊。”如雪一般

冰冷的女子冷冷笑道：“没有拜见长辈就走是不是有些失礼呢。如果可以的话，真想看到你见到我的表情呢……母亲？二夫人？哼，呵……”



名城苏州位于江南以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和肥沃的水稻田，因远离战乱，安居便乐业，人物风流，都城繁荣，成为江南一带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

江南多行商富户，富户又多住在苏州府，而苏州府内最富的为商号金鸦的苏家绡舞坊。绡舞坊以刺绣名扬天下，但其下还有车坊、纱工缎坊、织帛坊、挽丝坊、织绸坊、染色坊等多个丝织工坊，所织出来的帛、绸、绫、缎，或雅洁或艳丽，或厚醇或轻薄，无一不是天下闻名的精品。

苏家织工所织的绢、罗、纱、绸因其精美，早已深得显贵富豪的喜爱，但绣工与其他名家相比一直稍逊一筹，但在六年前，苏家的大公子参加一年一度、由全国名州府著名的丝织业行会联合举办的千绣会，他以十天时间绣制出的一幅桃之夭夭屏风图，以其绣工纯熟、绣品柔真之功勇夺桂冠。而当年仅十三稚龄却已容颜如玉、俊美绝伦的苏意怜走出绣室，人比绣品更惊艳绝世，全场人竟以为见到天上仙人。“仙姿秀逸，神之巧手”这八个字便是从那一次千绣会口耳相传传播开的。

苏家金鸦商号成名以后，许多一流的绣工慕名进入苏家绡舞坊，而渐渐地，绡舞坊所绣制的物品成为达官显贵彰显其身份的必选之物，苏大公子的绣品更是千金难求。短短六年间，苏家就由苏州府的大富户成为全国闻名的豪富。虽说士农工商中，商人陪坐末席，但商大欺官，况且苏府还与扬州南阳郡王有姻亲关系，在苏州，连知府都对苏家礼让三分。



正月十九。财神正西，贵神西方。九星太乙。干支丙辰。五行土。星宿壁。日建开。

宜祭祀、会亲、交易。忌代木、狩猎、取鱼。

虽然马蹄上绑有防滑的布条，但击在青石板地上的声音依旧清晰而错落有致，马车“咯吱咯吱”作响，穿过繁华的市中心，来到苏州娄门内西北街，停在高阑朱门的苏府前。

在马车两侧护卫的六人骑队，领头的一名身着玄衣的中年男子先翻身下马，手持拜贴走向门房。其他的五人全都是年轻神俊的男子，穿着清一色左胸绣有红色篆形“周”字的玄衣银边的衣袍，脊背挺直地坐在马上，顾盼间严肃自敛，对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众人好奇的注视，没有丝毫的局促不安。

马车车壁暗红，带有琥珀般的光泽，不知用什么木料所做，名贵清奇。金黄色的窗帘绣着富贵花，紧闭着，看不清呆在车里的是什么人。但光看这阵势，就知来人非富即贵。

门房接了贴子也不敢怠慢地匆匆向屋内跑去，等了大约一炷香时间，朱红色的大门“吱呀呀”开启，从里面走出来一名身穿青色衣袍颌下短须的中年男子。

“在下是苏府总管苏乾，因苏夫人去参加官夫人举办的冬筵会还未回来，二少爷又在商会里与人做交易，只有在下逾越地代夫人少爷迎接平乐郡主，如有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护卫之首的周福原来见只是个下人出来迎接，面有不愉之色，但见苏乾说得诚恳，也不好再说什么，他下了石阶，在马车窗前又把苏乾的话说了一遍，听到小姐同意了才挥挥手，其他几名护卫整齐划一地跃下马，姿态矫健如龙，煞是好看。

其中一名护卫把车门打开，先……蹦下来的是一名个子矮矮的梳着双髻环的小丫环，大眼，塌鼻，适中的唇，说不出长得好看还是难看，只觉她笑起来像娃娃般可爱，让人也不觉从心底笑出来。再次下来的是名容貌清丽衣着雅素的少女，她冷冷地看了一眼抢先下来的小丫环，但随即又后退一步，双手垂在身侧直立着，竟也

只是名婢女而已。

最后下来的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穿着一套绯色的斜领深衣，袖与领口压上绣有白草的玄边，衣料为缎制，色重而华丽。原想看女子长什么模样，却听“叭”的一声，梳着双髻环的小丫环打开四十八竹骨的锦伞，伞边十二片锦带掩住站在伞下的女子的容颜。女子微提裙摆跨上石阶，只觉彩带飘逸，衣裙飞扬，行云流水般的美妙姿态，仿若不沾凡尘的仙子，教众人看得心醉神迷之极。

等朱红色的大门再次关闭，在大街上看热闹的人们才回过神来，而后相互打听由正门处进入苏府的女子到底是何种身份。苏府这次接待的客人，排场虽不大，但身份却看着不低呢。



“我已让下人们打扫了绮心园，郡主先住下来可好。”

苏乾亲自在前面领路朝绮心园走去。苏夫人曾说过这两天也许会来一个她不想见的客人，但又交待总管绝不可怠慢了她。如今看来，连夫人都想躲避的客人便是这位郡王府的大小姐了吧。这位夫人亲外甥的异母姐姐，可是小时候把自己的弟弟欺负到一听到她名字便会吓哭的恶姐。据说她从不和比自己身份地位低的人交往攀谈，如今屈尊住在商人府，一定对她要做的事势在必得了。

“绮心园是最好的园子吗？”

无论心中如何想，脸上依旧挂着亲切笑容的苏乾听到小个子丫环的问话愣了一下，便听她又理所当然地道：“我们家小姐一向只住最好的宅子，穿最华美的衣服，吃最精致的食物，这绮心园是不是苏府最好的园子啊？”

见一个小小女婢都如此盛气凌人，苏乾把厌恶放在心底，依旧笑道：“苏府家大院多，风格各异，说不出哪间最好呢。像帛香山房古木参天，曲径通幽，古朴自然。仙绫院依湖近水，风光明媚，景色秀丽。绡林馆布局严整，精巧壮丽。而绮心园便靠近仙绫院，精致

素雅 ,正适合郡主居住。”

小个子丫环只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唐突地问道 :“ 绮心园又是依水而建吗 ? 现在深冬天寒 ,住在水边很冷耶。”

“ 这倒没有 ,绮心园离碧罗湖还有一段距离 ,周围是一片梅林 ,只是屋后有小溪流过。而且屋内还置有火炉 ,绝不会让你们感觉到冷。”

“ 离水远点就好 ,就不用每天担心着掉下去了。”就像在郡王府中 ,她每天天黑了才敢过桥。见苏乾奇怪地看向她 ,小个子丫环又忙道 :“ 我不是怕水 ,只是怕冷 ,怕冷而已哦。”



明晃晃的月光透过纸糊的格子窗印在床头 ,交错着几案的阴影 ,罗纱帐并未放下 ,帐钩束挂 ,层层叠叠 ,无风自拂 ,猛一睁开眼 ,周雪竟有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

口干舌燥 ,脉乱体虚 ,却是做了噩梦而醒。她苦笑了一下 ,掀开七彩锦被坐起身来 ,脚在床下踩了踩 ,凉气由脚尖蔓延至全身 ,脊背都发寒的感觉 ,她踩到软底的棉鞋 ,便弯下腰把鞋穿在脚上。在床侧的几案旁 ,周雪摸到火石 ,犹豫了一下 ,她小心地点着蜡烛 ,室内瞬时明亮起来 ,黄花梨木的架子床 ,绵缎罗纱的帐幔 ,两侧悬着缨穗宫灯 ,在床尾还叠放着两具紫檀木箱 ,箱上折叠着干净的外衫 ,她抖下披风 ,而后拿起案几上的烛台 ,绕过紫檀象牙雕插屏向外走去。

在寝室与起居厅之间以镂空的板墙相隔的一张床榻大的地方 ,乔正拥被熟睡着 ,周雪还没胆大到想要把乔叫起来给她煮茶喝……睡不好的“ 夜行妖 ”乔的破坏力只能以恐怖来形容。周雪轻手轻脚地走向起居室 ,厅窗前长几上正摆着以布帛包裹的长布包 ,周雪忙快步走上去 ,把灯烛放下解开布包 ,布帛滑下 ,露出白雪般的玉琴 ,她左右看了看 ,把右墙壁的一轴《梅花图》拿下 ,悬琴于上 ,更增添室内风雅之气。

有声响传来 ,她开始以为是乔弄出的声响 ,但细听却又不是 ,声音从窗外传来 ,是切切的呜咽声 ,暗夜中听觉更为诡异 ,周雪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把长窗打开一条缝朝外看去 ,突见一奇形怪状的黑影映入眼底 ,她心中一跳 ,细看下才知是灌木丛影 ,向四周看了看 ,一片黑压压的 ,什么也看不真切。

到底为什么哭呢 ?周雪只觉心浮气燥 ,说不出的烦闷感。“琉璃。”暗夜中响起的异常突兀和清晰的声音令她吓了一跳地回过头 ,原本想大开的窗也反射性地关紧。

乔一手拖着枕头一手揉着眼睛睡意浓厚地问 :“琉璃 ,你干吗不睡啊。”

“我有点渴 ,你呢 ?”周雪有些心惊胆战地看着乔 ,该不会是夜里的灯光把她吵醒的吧 ,早知道不要点灯就好了。

“我想嘘嘘。”乔口齿不清地说道。她一会闭着眼睛 ,一会又使劲揉眼左右怔怔看着 ,像在找什么东西。

“哦 ,那个。”周雪伸出手指了指乔身后的寝室 ,有些生硬地说道 :“在我床边的小屏风后面就有。”

见乔又步履蹒跚地转过身 ,周雪又连忙叫住她道 :“乔 ,你 ,听到哭声没 ?”

“啊。”看到乔转头看她时清澈的眼神 ,周雪以为她清醒了而有些后悔叫住了她 ,但那只不过乔无神的眼反射灯烛的光芒造成的假象而已。“哭声 ?”乔迟钝地摇了摇头 :“没听见耶。”

“但是……”周雪急切地 ,却又怕惊醒还不清醒的乔猛地住了口……但是哭声一直都没有停止 ,在寂静无声的夜中清晰又固执地钻进她的耳中。

“嘻嘻 ,那一定是琉璃遇到妖怪了 ,声音只让琉璃听到的妖怪哦。”

乔说完这句话便嘻嘻傻笑着走进周雪的寝室 ,反而是周雪震惊得呆在当场。

妖怪 ?

别人要说这种话时 ,周雪一定会嗤之以鼻 ,她一直对怪力乱神

之事特怀疑态度 ,但是乔不同 ,乔的师傅是被称为“ 剑仙 ”的武当派前任掌门 ,他是早已超越了百岁高龄的名道 ,仙隐在深山某处 ,连新继位的皇帝也想把这位知名道长揽入宫中 ,让他修炼丹药以求长生。而乔的几位师侄更是江湖有名的捉鬼道人 ,而据说乔本身也极有灵气 ,若她说是妖怪的话 ,那便可信之八九。

而且看苏府庭院 ,应是经营数代 ,费资巨万才维持和发展下来成为如今典雅精巧、各具特色的样子 ,这种有着百年基业的老宅 ,若说那些花啊石啊因吸食了日月精华化身为人 ,也并非不可能。

哭声还是断断续续地传来 ,周雪手放在窗棂上来回几次 ,还是没勇气把窗户打开 ,不知不觉她竟倚在窗前长几旁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再一激灵睁眼时 ,纸窗上已抹上一抹灰白。

哭泣声听着更近了起来。

周雪有些慌乱地朝乔睡的地方看了一下 ,只听到她平稳的呼吸声 ,看来还在熟睡。而且乔说她听不到哭声 ,只有自己听得见 ,为什么对方只让她能听见……这就是中邪的前兆吗 ?

站起身走了两步 ,心中又恐惧又好奇的周雪终于忍不住拿下墙上的碎雪琴 ,掀开帘子越过前厅 ,把门打开后进入以东南西十二间厢房所组成的四合庭院 ,庭院里种植着高直的梧桐 ,因是冬季的关系 ,树叶纷落 ,只留曲折的树干伸向天际 ,看不出一丝苏管家所说的“ 精致素雅 ”来 ,却别有一番苍凉空旷的延伸感。

脚下是以青砖铺垫的小路 ,并不太长 ,折了几折便到了院门 ,院墙为青一色的水磨砖墙。天色蒙蒙发白 ,应已过了五更 ,大概是因为绮心园比较偏僻的原因 ,周雪并未听到园外有人走动的声音。

打开园门 ,周雪探头朝外看了看 ,院外依旧是说不上名字的参天树木 ,每一棵看来都有百年树龄的粗直 ,光看这些树就可知她所住的绮心园也应是苏府以前的老房子。而苏管家所说的绮心园周围的梅林实际在五十丈以外 ,虽然觉得有些受骗了 ,但她反而更喜欢这种空灵宁静。

当然并不包括……妖怪。

院外的树林子 ,因树叶掉落的关系 ,很容易便看到一棵高大乔

木的树枝上半趴着一个身穿橘色衣服的男子 ,那种橘色即使在灰白的背景中 ,仍极为鲜亮耀眼 ,因光线角度的不同 ,在视线中还以为那种橘色会变幻流动 ,就像一团艳妖的火焰 ,虽然感受不到温度 ,但周雪一瞬间仍被震撼了 ,产生想逃的冲动。

是火妖吧……但下一秒周雪又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念头羞愧不已。

“你干吗跑到别人院子前哭个不停 ,很烦耶你知不知道 ,还爬到树上哭 ,你有病啊 !”

周雪沉下脸狠狠地踹了树身一脚 ,橘衣男子停住哭声 ,但却因树身的颤动而害怕地失声尖叫起来。

“ 叫什么叫 ,快下来啦 ,不下我还踹。”

双手紧抱着碗口粗树枝的橘衣男子见周雪又威胁地抬起脚 ,他连忙停止尖叫以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说 : 我 ,我下不来啦 ,这里好高 ,我好怕。”

“你怎么上去的就怎么给我下来。”周雪抱着碎雪琴仰头冷冷说道。树上男子有着比想象中更年少的声音 ,尾音还因为害怕的缘故轻颤着。只要略微想一下就会明白了 ,男孩子因为贪玩爬树 ,但爬上树顶又因怕高而不敢下来才哭的吧 ,害她还以为真的能见到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呢 ,白白浪费了惊慌期待的心情。

“我 ,我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啊 ,四周好黑 ,我 ,我不敢动。”少年抽抽噎噎断断续续地说着话 ; 我一直哭一直哭 ,可娘和意秋都不来 ,我看见灯火 ,但是又叫不出声 ,好久好久我才见到你一个人。”

“那我真是倒霉呢。”周雪嘀咕了一声 ,见橘衣少年还没下来的意思 ,便决定不再理他了。他应该是苏府里的人 ,虽不知是主是客 ,但光看他那身华丽的衣袍便知他的身份不低了。反正知道他不在了自会有人找到他的。

周雪刚想转身走开 ,害怕得几乎变调的声音却在之前又钻进耳中 : 我 ,我好像没办法再支撑住了 ,你 ,你可不可以接我一下。”

“接你……”想得美哦。原本想这样冷酷回绝的周雪才抬起眼 ,视线中就突然跌落一道亮丽橘色 ,她根本不及反应地 ,反射性

地伸出右手，一件重物重重击入她怀中，她惊促地轻叫一声后退半步，惯性令她止不住脚步重重跌坐在地上，不但腰以下部位震得疼痛不已，胸口也因意外的撞击而差点窒息。

呻吟一声，周雪先注意看了一眼左手紧抱的琴有无损伤，而后恼怒地动了动被压住的右臂，想推开摔在她怀中之人，却发现离她寸许的脸颊肤若凝脂，红唇润泽，漂亮干净的五官，轮廓柔和清晰，纯澈又不失艳丽，竟让她一眼便看痴了，再也移不开视线。

而当那长而翘的睫毛轻轻飞起时，先前的美丽似乎又都模糊远去，只见到清冷光色下的眼呈现出水晶般的清澈光泽，是烟雪的褐还是幽紫的黑呢，一时间竟不清楚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只觉风云开阖，日丽月明，总觉没看清他容颜，眼中却又清楚映出他的晶莹剔透，貌美如雪。

仙姿秀逸。

白月似的蒙蒙冬日，灰白悠远的天空，稀疏的树林，风吹旋起空洞的啸音，而那仿佛由天涯瞬间拉近咫尺的美丽，朦朦胧胧，毫无顾忌地撞入她的心底，连拒绝的念头都不及想起。

顺滑清亮的发丝拖曳到地上，手指穿过时如抚冰丝，上好锦缎所包裹的身子蜷缩在她怀中，渗着淡淡的凉意，把她从宛如跌落在千年迷幻的美梦中稍稍扯离。

而这时，有着湿润大眼的少年突然朝她笑了一笑，是妖艳的风情和中性的魔魅，周雪的心突突狂跳起来，心中竟然想，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美得令人炫目的人，除非是，除非是……

少年坐直身子，握住周雪的右手，贴上他的唇，周雪如同被迷咒锁住一般，只是呆呆地看着少年的动作，无法思考其中有什么意思，脑中一片空白。

如羽毛轻拂的触感由手心到手腕内侧，少年张开诱人的红唇又朝周雪笑了一下，而后……用力地，狠狠地咬了下去。

“啊！”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长空，而周雪也终于因为巨痛恢复了清醒。

她用力甩手，但少年咬得太紧了，根本甩不开，最后还是少年

主动松口 ,晶亮亮的大眼认真而快乐地看向周雪 : 我好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好不好 ?”

祈求到极至的妖美神情及引发人怜爱的晶亮大眼 ,反差如此大的感觉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竟没有丝毫的不和谐的感觉 ,反而更给人一种类似于恍惚的昏眩。但除此之外 ,周雪背部竟产生一阵恶寒。在她眼中 ,少年纯洁的笑配以沾血的红唇给人一种诡异的颤栗感 ,她从未想到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 ,先是用脚把少年踹飞出去 ,而后还来不及站立就一手抱着碎雪琴一手支在地上地爬离他 ,最后才站直身子逃之夭夭。

而不知是惊恐还是炫耀的尖叫在此后许久才在空中爆裂。

“ 乔 ,我见到了吃人的男妖啊 !”



距离黎明时的骚动已过了一段时间 ,吃了早饭过后 ,住在偏厢里的秋雁又把周雪所住的房间彻底打扫一遍 ,乔不知干什么去了跑得不见人影 ,而她无所事事地弹了两曲调后 ,又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来看。

但还没有翻看两页 ,苏夫人的贴身丫环绿袖便走进绮心园对周雪说夫人已设下茶宴请郡主过去一叙 ,当作主人招待不周的赔礼 ,周雪原本就想见一见苏府的主事者 ,便欣然同意了。

苏夫人住在灵纱院 ,同空旷的绮心园不同 ,这里多花墙花树细景 ,才闻到一阵清雅淡香 ,在回廊转了一转 ,便见到一大片梅林 ,花蕾初现 ,犹如初雪薄掩 ,清秀可爱。

“ 啊 ,苏少爷。”

在前面领路的绿袖小声地惊呼道。周雪随着她的视线望去 ,交错的清瘦树木遮住了视线 ,只隐约可见小小的梅林中站着两个人 ,但眼光却自然而然地落到其中一人身上。

那人身材修长 ,穿着一件深绿色锦袍 ,举手投足间隐溢富贵之气。虽离得远 ,又是低声说话 ,但只要注意听还可以听得到他的声

音低沉微哑 ,似乎是什么东西掉了而在斥责保管东西的下人。

周雪慢慢行走在回廊上 ,可以看到两人的角度也在慢慢改变 ,原本只可见到绿衣人的背部 ,现在却绕得近了 ,连他衣角上的花纹都可看得见。似乎也觉察到有人看他 ,绿衣人抬头看过来 ,周雪与他远远打个照面 ,只觉他面如冠玉 ,漂亮之极。周雪心中一动 ,手由袖口滑出 ,捏住因风吹拂飞落而下的梅瓣 ,轻声道 :“苏公子 ?他便是苏意怜吗 ?”

绿袖怔了一怔 ,才知自己无心的低语被别人听了去而脸颊飞红。她有些害羞地低下头 ,但随即又抬起头道 :“不。苏意怜是大公子 ,这位是二公子苏意秋 ,意秋公子整日在外奔忙 ,今日在家中见到 ,反而觉得有些稀奇呢。这次到灵纱院来 ,想必是向母亲问安了。”

“哦 ,果真青年才俊呢。”拈起的花瓣又飞旋着飘落地上 ,周雪手缩回袖中 ,视线也从苏意秋身边移开道。她只是直觉地认为漂亮的男子便就是苏意怜了 ,能超越苏意秋那种让她都蓦然一震的美貌的话 ,那么 ,被人称为“仙姿秀逸”的苏意怜究竟有多美呢 ?在计划之外 ,她竟对别人的容貌也产生了淡淡的好奇哩。

回廊折了几折通向主厢房 ,庭院旁的玲珑山石掩住了她们的身影。

梅林中 ,被训的人面无表情地盯着她们行走的地方 ,直到苏意秋怒吼着 :“张义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他才收回目光。

刚才那一闪而逝的凄厉杀气是他的错觉吗 ?



踏上青石板搭建的小桥 ,进入依湖而建的八角亭阁 ,苏夫人已端坐在石凳上 ,容姿端丽 ,雍荣华美 ,梳得一丝不乱的发髻下是张绝美而冷漠的脸。石亭内还有分别穿着绛红、墨绿、青紫三色罗裙的俏丽丫环 ,正在焚香 ,煮茶。

周雪才坐下来 ,穿着青紫罗裙的丫环忙奉上香茶 ,周雪接过放

在面前，苏夫人挥了挥手，三名俏婢连同绿袖都退出亭外，站在苏夫人身后。

“郡主，昨日因妾身有事未及回府，怠慢了郡主，还请见谅。”

周雪状似不适地轻咳一声，随她一起来的秋雁忙机灵地拿出水红色的帕子递给她，周雪低眉顺眼掩唇道：“不要叫我郡主，叫我琉璃便可以了；苏姨。”

苏夫人一愣还没有接话，周雪依旧轻轻柔柔地道：“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对不对。”不，苏夫人一点都不好奇，但周雪显然没发觉她的真实心情地继续讲下去：“因我的母亲名叫柳霓，父亲初见母亲时便把她的名字叫错成‘琉璃’，还赞她‘璀璨琉璃，玲珑剔透’。所以从我生下来后，为了纪念两人的初次相遇便叫了这个名字，真的很感人对不对？”

“……琉璃郡主，其实我们对于没有接郡王府的生意一直很抱歉。”苏夫人和亦文亦雅的娘长得极为相似，但是听她说话直接而犀利便知她与郡王府家二夫人故作的温柔娇弱不同，多了分强韧和华丽。

“即使是亲戚也不可通融吗？”周雪清丽的眼盯着苏夫人柔声道。

苏夫人迟疑一下，即使是周雪面无表情的请求，她竟然也心一软差点脱口说可以。“抱歉，绡舞坊都是根据绣工的最大工作量接订单的，实在没办法进行变更了。”况且周雪的身份为有着“平乐”封号的郡主，她的婚服可不同于平民百姓那么简单，衣料要为绵、绮、罗、丝制，颜色至少青绛黄红绿丹等九种，霞帔绣凤凰吉鸟图，以翡翠为华云毛羽，以白珠缀饰。光绣成婚服就需要一个有着娴熟技能的绣工绣半年时间，别说还需要帐幔被褥等寝具了。虽然也有解决的方法，但她实在没有重要到让苏夫人停下绡舞坊所有绣工现在进行的工作，全都为她赶工制嫁衣的地步。

“哦，这样啊。”周雪亲口听到拒绝的话脸色丝毫未变，她拿起面前的淡青瓷杯抿了一小口茶道：“清纯滑润，不愧为洞庭东山碧罗春呢，说起来，我也好久没喝到这种好茶了。”

“如果郡主喜欢的话，让下人到库房领去一些便是。”

周雪浅浅笑起来，不露皓齿。她长得极为美丽精致，就连笑也不像真的。苏夫人原本对美丽的人全都已经看习惯到麻痹的程度，但仍被周雪毫无温度的笑容所震慑。

“苏姨真的很大方呢。不介意我在这里住上几日吧？”

“……当然不介意。”周雪光衣服首饰就带了几箱子，丫环也带了两个，摆明了有长住的打算，苏夫人对她的身份也有些忌惮，不能摆明着要赶她走，只得不情愿地同意她住下。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苏姨，今日我一出门便遇到了有趣的人呢。”周雪似乎要和亲戚话家常的样子，却没有最低限度的热络表情。她修长纤细的手指指着有几株生长在湖边的梅树说道：“刚才就在那片梅林，我见到了苏二少爷哦，”周雪眼波流转如一汪湖水，冰冷而美丽；看到了他我便想起了我那两个可爱的弟弟，便觉得苏府很有亲切感才决定留下来呢。”

“可爱的……弟弟？”苏夫人冷漠的神情终于变了一变，小时候，住在苏府的亦文、亦雅两兄弟一听到要回周府总是害怕得大哭的样子她还清晰地记在心底。她把意秋和周氏两兄弟并提是什么意思？

“对啊，我说要住到苏府再顺便见识一下素有‘神之巧手，仙姿秀逸’的苏意怜是什么样子，也许可以恳求他为我缝制嫁衣呢。结果他们两人却威胁我不要碰苏意怜，他们激动的神情还真是可爱啊。”周雪即使提到了自己的弟弟也是像提到陌生人般冷漠生硬，连她的笑容也是能把苏夫人的心冰冻的冰冷；苏姨，什么时候可以让我见一下我的那些更可爱的表弟呢。”

“……意秋，在中午用餐的时候我就可以介绍给你们认识，至于怜儿……他，老爷前两天才带他到东京去玩，半月后才会回来……”

“哦，若是到了苏州苏府，却连苏意怜的面都没见过，就好像白来一趟呢。我一定会耐心地等上半个月的。”周雪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却因为尝到的是苦涩滋味而皱了眉；凉掉的茶果真很难

喝。”她想也不想就把茶水往地上泼，手因翻转的关系，手腕内侧一痛，茶杯竟也脱离手指掌控地在地上摔得粉碎，周雪一怔，而秋雁反而先反应过来的忙上前一步蹲在地上，把碎瓷片一个个拣起来放在手绢里道：“小姐，你不要乱动哦，这些碎片别伤着你了。”

“绯纓，再给平乐郡主沏一杯新茶。”

是隐含怒气的声音，见苏夫人的脸色有些难看，周雪垂下眼帘，掩住清冷目光道：“不用了，我打扰了苏姨不少时间，也该回去了，不用再毁了一个杯子。”

穿红色罗裙的丫环见周雪已站起身来，拿着倒好的茶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我还从未告诉过苏姨呢，我呀，从小就是个嫉妒心和独占欲很强的孩子，喜欢的东西，用过的东西都不喜欢和人分享，不能成为我的干脆毁掉算了。”周雪再次看向苏夫人；还有，我从小想要什么东西便一定要得到，无论那东西是别人珍视的，喜爱的，不舍的，只要我看上了，便是我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有过不能到手的东西。”周雪的视线由苏夫人身上移到亭外碧水奇石，嘴角含笑道：“苏府好像比南阳王府大得多了，不愧是豪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定在苏府玩得很愉快吧，现在光想想就兴奋不已呢。”

连“告退”也不说了，周雪轻移莲步下了石亭，秋雁也目无旁人地快步跟了上去。

而绿袖、绯纓、墨珠、紫纱四位女婢见周雪对夫人不敬的表现都极为气愤。

“夫人根本不必对她那么客气呢，她竟敢威胁夫人，真是太过分了。”

绯纓终于忍不住说道。周雪虽为郡主，但苏府在官场所运营的人脉也不弱，即使得罪了郡王也有可商榷的余地，别说只是家世虽显赫，其实无足轻重的女儿家了。

“她不是威胁，而是宣告。”周雪就像看不出任何欲望和执念的漂亮人偶，无论眼神、表情、语言还是心灵都似乎比冬夜的冰雪还清冷，看不到一丝杂质和尘埃；“玲珑剔透”应该用在她身上才对，

光看外表……根本无法相信她是在几年前把妹妹逼得差点自杀而神情恍惚逃回家中的人。

苏夫人眉头紧皱，却看不到一丝不安，她冷静地吩咐道：“墨珠，你去通知意秋来一下，我有事要交待他。”任谁也无法看清她心底的叹息，妹妹，招惹和挑拨这样的危险人物，你，又是何苦。

### 3

走进绮心园，树影淡淡地洒落在砖石路上，周雪远远就发现走时紧闭的主厢门扉半掩着，是乔回来了吗？

推开半掩的门扉，光线也一点一点陷进室内，主厢房的厅堂，中间是雕龙漆金大屏风，两旁数把红木椅相对而设，满墙皆是依古玩玉器之形制成的销金嵌玉的花架，内悬琉璃瓶、玛瑙环、水晶钵，金瓶银瓮，华奢之极。

“乔——”周雪跨进门槛叫道，内室有声响传来，她侧头看去，锦帘掀开，露出一张美丽少年的脸，周雪怔了一怔，少年见了她极为高兴地笑了起来，连上牙龈都露出来的笑容，看起来极为傻气。

“你回来啦。”少年走出来，一身橘色的衣服就像一把火烧炙了她的视线，周雪头脑轰然一响，她倒退两步伸手指向他，惊吓不已地叫道：“妖，妖男，你怎么进来的！”

少年却困惑地皱起眉：“人家不叫妖男，人家叫灵啦。”

“谁，谁问你的名字了，你干什么缠住我不放……”

“因为我想见你……”

“……”周雪震惊不已地后退几步，见少年追上来，她连忙凄厉大叫道：“你，你不要过来啊！”这家伙是怎么找到她的，为什么每次总是她独自一人遇到这个不知道是花妖、石妖还是火妖的少年啊……慢着，莫非是因为她的美貌才引起这个妖怪的觊觎之心的吗？

人长得太美丽果真要有心理准备接受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啊。

周雪的脑子早已乱作一团 ,思考也几乎偏离正常的范畴。她的人生虽不是自然顺畅 ,又有常遇到怪人的体质 ,但好歹师父和乔还都是人类。她遇到乔以后 ,无论再遭遇到什么奇特诡异的事情也都学会了顺其自然 ,得过且过 ,但这次她的人生脱轨得也太过离谱了……竟然遇到个妖怪。

“小姐 ,你怎么啦。”

听到小姐不寻常的尖叫 ,留在房外的秋雁连忙跑进屋内 ;“你是什么人 ?”原本因屋内多了一个男子而惊吓质问的秋雁却在灵看向她时猛然失声。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容颜呢 ,毫无瑕疵的脸 ,完美的五官 ,修长的身子略嫌瘦弱 ,却反而有种让人怜惜的弱态美 ,秋雁失神地看向他 ,眼中已容不下其他事物。

在周雪眼中却只看到秋雁才冲进屋里说了句话 ,就像被钉住似的呆呆瞪住灵 ,脸上表情呆滞而迷惘 ,根本没有她平时的聪慧机灵 ,就像失了心魂的样子……莫非灵刚刚施了邪术 ?

灵的目光只在秋雁身上停留一秒又移向她 ,周雪心中一震 ,就在他又移步上前之际 ,袖中蔷薇疾射而去 ,只是想钉住他四肢的举动 ,但其实也在怀疑人类的攻击对妖怪有没有效用。

身侧突然掠过一道急风 ,周雪侧移 ,手中又扣上蔷薇 ,正想施发时 ,却发现浅青色的人影极为熟悉 ,而纵跃到妖男面前的人 ,用半宽的袖子截住上面两朵蔷薇 ,并用脚踢飞下面两朵暗器 ,瞬间便破坏掉周雪的攻击。

“琉璃 ,你疯了吗 ?干什么用武力伤害不会武功的人。”

蔷薇随衣袖带出的气流卸下力道 ,乔以手托起花朵皱着眉看向周雪不赞同地道。

“什么不会武功 ?他是妖怪 !”周雪气极败坏地说道。听灵气息短急 ,便知他不会武功 ,但妖怪不是凭武功而是妖力吧。“他使用妖术使秋雁心魂迷失 ,现在还一脸呆滞 ,不知用什么方法能救得醒呢 ?”

“但我怎么看秋雁姐姐只是一脸迷醉啊。”乔在秋雁身边打着圈观察地说道，秋雁姐姐不是因为妖术，而是因为少年令人震惊的美貌才迷失心魂的吧。

相比之下周雪的精神状况才令人担心呢，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啊，竟然相信世上有妖怪，还一脸认真的样子，莫非是因为离家太久了，反而不习惯奢华的生活，连幻觉都出现了。

“乔，你不相信我吗？这家伙美得根本不像这世上的人，还有你看，他还想吃了我耶，现在还疼得要命啊！”周雪挽起袖子给乔看她右手腕内侧清晰的牙齿印，虽然血早已止住了，但却红肿得厉害。

“……他要想吃你的话应该咬咽喉才对嘛。”手腕上半月型的牙印就像隶属什么的标记……乔只有这种感觉最强烈。



并没意识到周雪和乔正在讨论他，灵专注地盯着周雪白皙的脸颊却不敢接近。他的手和唇都蠢蠢欲动，想摸摸她，咬咬她。

周雪当然不会知道灵的脑子里想些什么，但他眼中透露的危险讯息令她的肌肤都觉得刺痛。虽说说开了便知妖怪什么的全是自己的臆想，但对方妖男的形象依旧在脑中挥之不去。

而乔已叫醒失神的秋雁，让她拿些糕点过来，听说是灵要吃的，她根本就不在乎是乔的指派而满脸欢喜地出去了。

而后乔又小心地拉着周雪的衣袖蹲到墙角边嘀嘀咕咕起来。

“我从外面回来，路过绡什么馆的时候，他突然从树后面蹦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拿琴的姐姐’去哪里了，拜托，我出去得早，哪里知道你去哪里啊。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和你相识，他说他在门口看到我从绮心园出来，但我出来时却根本没察觉到院外有旁人的气息，不过也许是我没注意周围吧……原本我不想理他的，但后来又改变主意把他带到这里来，你猜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了他的容貌没想到什么吗？”

“啊，我知道了！”周雪一脸震惊地看向乔；原来你肖想他的美色！”

“拜托，我们被蛇蝎美人害得还不够啊，我现在一见到美丽的男人退避三舍还不及，谁还敢肖想他们。”

听到乔不知是可惜还是愤恨的语气，周雪也心有戚戚焉地点头。虽说所有事物皆有它美丽的特性和程度，但对于人的皮相之美所引起的欢悦之情却是最直接的。可恼的是这世上偏偏有美若天仙心如蛇蝎的人，害得她和乔现在即使见到美少年也无法好好欣赏。

“琉璃，你，从未想过吗？在苏府，只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美貌。”乔极欲获得认同地看向周雪。

周雪“啊”了一声，惊喜地猜测道：“你说他是……”但下一秒她又皱眉道：“可是苏夫人说他和父亲到东京玩去了……”

“你摆明了就对苏家人不怀好意，苏夫人会说实话才怪。他本人在这里，你就问他的名字叫什么好了。我问过他，可是他都不理我。”只要话题一离开“拿琴的姐姐”他就变成了哑巴，对任何问题都充耳不闻，真是不可爱。

“他说他叫灵啦。对了，你刚才怎么不在屋里，还把灵让进内室。”她们在绮心园虽是借住，但即使是苏府的人，只要是男性，连让他们踏进园门都要三思。这里不比江湖，乔把男生随随便便地带回绮心园，若让旁人看见了，还不知要怎么编派平乐郡主的是非呢。

“刚才有个男人在门口问你在不在，结果那个家伙，”用手指了指站在房子另一边的灵，乔继续说道：“他一听声音便吓得往内室里钻，我拦也拦不住。我听到那男子脚步轻盈，几近无声，连呼吸也微不可闻，应是名武林高手，便觉得有些在意地偷偷跟了上去，没多久便听到有人叫住他，才知那人是苏二少，于是我又便急急赶回来，幸我回来得及时，平常人可消受不了你的艳丽蔷薇。”

周雪恨恨地瞪了乔一眼。“还不是因为你。”若不是昨夜乔无

心的胡话 ,即使橘衣少年举止再怪异 ,她也不会以为世上真的有妖怪。

不过苏意秋为什么找她 ,真的想不透。

扭头看了站在木椅旁的灵一眼 ,他光是静静站着就有夺人呼吸的魅力 ,也许乔的设想很对。

“ 灵 ,你的全名叫什么 ?”

原本只是静静地看着周雪和乔躲在墙角聊天的少年 ,听到周雪同他说话时 ,眼神立刻变得热切起来 :“ 我叫苏意灵。”最后一个字咬字不清晰 ,不知是“ 灵 ”还是“ 怜 ” ,不过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苏夫人只有两个儿子 ,除去苏意秋外 ,只剩下苏大公子苏意怜了。而最具说服力的便是他光华照人的容貌。

“ 琉璃 ,”乔难掩兴奋地用力握住周雪的手道 :“ 我们有救…… ”

“ 啊 ”的一声惨叫 ,周雪犹如被火炙一般用力甩开乔的手后退几步 ,而乔喘息着 ,脚一软地跌坐在地上。

犹如小火星在肌肤上跳跃烧炙的感觉 ,周雪难受地闭了闭眼。“ 你 ,你干什么碰我 ,忘了我们不可相触了吗 ?”身上的力气就像慢慢融化一般 ,周雪连瞪向乔都觉得累。

“ 对不起 ,忘记了嘛。”乔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从怀中掏出细颈琉璃瓶 ,从里面倒出一粒碧色的药丸塞进嘴里 ,现在连做这些简单的动作都觉得困难之极。

周雪虽未跌倒 ,但身子的平衡感也变差 ,她伸手想扶住旁边的茶几 ,却摸到一片清凉顺滑的布料。“ 你怎么了 ,脸色好难看。”不知什么时候到她身后的灵……不 ,应该是苏意怜 ,一脸焦虑地扶着她说道。

清冷混和着薰香的体味令周雪心中一震 ,突觉得有些不合规矩 ,她挣扎了一下 ,冷淡地说道 :“ 男女有别 ,放开我。”

“ 但是你不舒服啊。”苏意怜歪头蹙眉的模样惹人怜爱之极 ,令在近距离的周雪又一次看呆。周雪迷惑的神情比她无表情时更柔和温暖 ,苏意怜无邪的表情慢慢消失 ,眼中又染上热切的不明的渴

望——她擦了胭脂如水晶般莹洁的脸颊像荔枝果般 ,纯黑色的眸子像紫葡萄一样 ,而微张的嘴唇就像多汁的红艳艳的草莓 ,好想好想咬一口 ,好想好想吃下去。

受到诱惑 ,苏意怜的唇慢慢靠近 ,而周雪被他的容貌迷惑住 ,只是呆呆看着他接近 ,而跌坐在一旁的乔 ,手中还紧握着琉璃瓶 ,她都忘了调整内息 ,紧张无比地看着眼前无论视觉还是感觉都美丽得无法形容的两人之间迸发出奇妙而炫目的电流 ,她还是纯洁无比的好孩子 ,从未见到过别人“ 啾啾 ” ,所以激动万分也是应该的。

苏意怜意眩神迷地贴近周雪晶莹剔透的脸颊 ,张开唇去咬柳霓雪 ,却在才碰到她的脸颊之际 ,双颊被用力捏住 ,牙齿根本无法合上 ,周雪手劲使力 ,苏意怜“ 呀呀 ”呼痛 ,她却毫不怜惜地冷笑道 :“ 你当我是白痴啊 ,被你咬过一次 ,我第二次还会受骗吗 ?”

“ 呜…… ”没尝到甜美的滋味 ,失望染上苏意怜晶亮的双眸 ,像是乌云遮住艳阳一般 ,少年的脸色变黯 ,可怜的神情令任何人见了也会心生不忍 ,但对周雪却无任何效用 ,她冷冷威胁 :“ 下次若你再敢咬我的话 ,我会把你的牙齿全部拔掉。”

恼怒不已的反而只是旁观者的乔 ,她几乎口吐白沫地瘫倒在地上 ,明明气氛那么好 ,琉璃就是让美少年咬一口又如何 ,千载难逢的亲密镜头啊 ,竟然因为苏意怜和琉璃诡异的举动朝奇怪的方向发展 ,害她的期待全落空。

.....

不多久 ,秋雁拿了几碟糕点甜品回来 ,乔让她先招呼着苏意怜 ,而后叫了周雪一声 ,让她到内室相谈。

坐在浮雕花纹圆凳上 ,乔不觉挺直脊背 ,吐出一口长气 ,如溺水般手脚僵直沉重、呼吸不畅的感觉已经不在。看来毒性已经过去。

“ 这种不知什么时候毒发的感觉好讨厌 ,就像关在无形的笼子里一样 ,好想早点解脱。”

被蛇蝎美人所下的“ 水火不容 ”的毒不解开 ,到江湖上行走就

像失去了獠牙的狮子一样危险。她们在江湖上树敌虽不多 ,但却深知“落井下石”的道理。

江湖人都知金尊乔天师是武当派前任掌门的关门弟子 ,与四大门派之一的武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任谁也想不到琴尊柳霓雪是官家小姐 ,因逃婚而换了母亲的姓名行走江湖。两人商量下来 ,为了安全 ,她们决定躲到柳霓雪父亲的郡王府中 ,府内有許多护卫 ,她们小心一点 ,只要不暴露身份 ,做个普通的官家小姐 ,应该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

而从扬州南阳郡王府移到苏州苏府 ,更不会有人得知周府大小姐和她的贴身丫环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这些都是为了保命不得已的做法 ,但在其中 ,柳霓雪不止要变回周雪那么简单 ,平乐郡主的身分及附带的不可再推延的婚约 ,全都成为她必须承担的责任。虽然这样说 ,但无论柳霓雪还是乔天师对平乐郡主的婚事都没什么真实感 ,塞进她们脑子里的 ,只有怎么备好蛇蝎美人所要的贺礼 ,以求把身上的奇毒清除而已。

“苏意怜就在外面啊！我们怎么能让他主动答应帮我们绣制婚服呢？”

乔咬着手指苦思不已 ,这个动作因为太危险而被她师父纠正过多次 ,但这次又无意识地使了出来。

“用威逼的手段好了。”周雪手抚着下巴冷冷说道。威武不能屈的人很少 ,她就不相信苏意怜能逃过她的终极逼供术。

看着周雪因面无表情而更显冷静深沉的气质 ,乔天师搔了搔后脑勺喃喃自语：若我说其实你有时的性子比我更激烈任性 ,一定没人会相信。”琉璃只是厌烦多余的情绪而已 ,却自有一种冰雪无垢的清灵 ,就连冰冷无比的微笑也会让人不知不觉痴迷。

就连站在有天人之姿的苏意怜身边 ,琉璃的容貌都不见有丝毫逊色 ,苏意怜的艳丽反而更衬出她的冷漠空灵来。

别说男人 ,有时连她细看琉璃时都会看呆。

“啊！我想到了！”乔突然跳起来打个响指 ,指着周雪说道。

虽然习惯了乔的惊惊咋咋 ,但周雪还是吓了一跳地仰头道：“什

么？”

“用美人计！”



对秋雁的殷勤招待听而不闻，苏意怜双肩低垂地坐在椅子上，微侧着头发着呆，偶尔抬眼向内室瞄去，见没有动静，又继续发呆。

乔掀开锦帘，看到的就是苏意怜这种情形，对乔来说，他就像一幅匠气过重的工笔画，完美得极致，反而少了灵性。虽然最初曾因他的天人之姿而震撼不已，但此时苏意怜在乔的心中也不过是长得极美的美少年而已，并无其他深刻印象。

但就在突然之间，苏意怜整个人就像注入了灵魂一般，无神的眼眸变得晶亮清澈，呆滞的神情也因唇角上扬的弧度而变成了和上一秒截然不同的光彩夺目，低垂的肩背又挺直起来，神采飞扬的苏意怜令他的美貌美得更加惊心动魄。

“好像乌鸦变孔雀哦。”

身后周雪听不太清楚地追问一句道：“什么鸦雀？”

“不，我只是有些感慨鸟类的本能罢了。”在自然界，雄鸟总是展示自己如锦似缎的绚丽羽毛吸引雌鸟的注意，不知为什么，和苏意怜的感觉好像。

周雪找了张离苏意怜最远的椅子坐下后，还未开口说话，苏意怜已站起身欢喜地叫道：“姐姐。”

“别叫我姐……”椅子轻颤，是乔踢椅腿提示的结果，她连忙轻咳一声，换上自以为温和的表情道：“什么事？”

“姐姐，”苏意怜展开大大的笑脸道：“我好喜欢你。”

“被你喜欢真是不幸啊，不，真是荣幸啊，嗯，你坐下来说话就可以了，不用走过来。”

真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只见了两面便开口闭口说“喜欢”的人，虽是唐突之语，但从苏意怜口中说出来便觉得不会令人厌恶排斥，一定是因为他美得极为中性的关系。

苏意怜隔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灿亮的大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她，周雪背部竟产生一阵恶寒，她不由自主挥了挥手，苏意怜也随着她的动作动了动视线说道：“姐姐，怎么啦。”

“不，没什么。”只是觉得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丝线要缠过来的感觉；还有，叫我琉璃便可以了，不要再叫我姐姐。”总觉得苏意怜叫出的“姐姐”甜甜媚媚的太过亲热了。不过也许只是她多心的感觉而已。

椅腿又被踢了踢，周雪作势轻咳了两声，想想该用什么措词说出来才觉得当。她对怎么威胁别人、挑别人的弱点攻击最拿手了，请求别人帮忙还是第一次。

“嗯，那个，苏意怜……你最近，咳，不忙吧，不，我是说你对绣制婚服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可以学习一下，当做是个经验嘛……”周雪头昏脑胀地抚住额头，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干什么非要请求他帮忙不可，最好的办法应是把苏意怜掳走，关在小屋里，奴役他让他缝制婚服才对。

“苏公子，我们家小姐说她想穿你亲手绣制的衣服哦。”头顶上响起乔略带童音的话。其实周雪认为谁绣制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赶在姓莫的男人和姓花的女人成婚以前完成他交待的婚衣任务并且顺利拿到解药！真不明白那个蛇蝎美人怎么想的，强调只要绡舞坊的绣衣，其他绣坊免谈。

“是吗？姐姐。”除非有必要，根本不会搭理别人的苏意怜向周雪求证道。

谁知道你绣制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心里这样嘀咕着，但周雪还是微扯嘴角，露出她自以为亲切的笑容：“听闻你的绣品绣工精细，针法活泼，图案秀丽，色彩雅洁，我一直都想见识一下呢。不知，呃，你会为我绣一套衣服吗？”

“没问题。”

“呃？”因苏意怜答应得太干脆，周雪和乔反而愣住。

“那个，绣一件衣服要四五个月，好像。”周雪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会在五月十六日前绣好吗？”在毒尊的婚礼前绣好便成了。

“我绣得很快哦。”苏意怜讲过后又为难地咬了咬下唇；不过……”

“你后悔了？”周雪神情一冷。果真还是威逼他才是对的。

“不，不是。”苏意怜低下头不敢看她，脸色微红害羞羞羞地说：“我，讨厌一个人呆在绣楼里，你可不可以陪着我。”

周雪光滑的眉尖打个皱褶：“你怎么这么麻烦……”突听“咔嚓”一声，周雪身子猛然一斜，她手忙按在椅旁茶几上才不至于跌倒出丑。

见苏意怜和秋雁都吃惊地看着她，周雪手从茶几上拿开，面无表情地掩唇轻咳一声又正坐好道：“陪着你，那是应该的呢，毕竟你是为我做衣服啊。”

笨乔，她只不过发了发感慨而已，又不是说不陪他，干什么激动地踢断她坐的椅腿啊，害得她只得蹲马步维持形象。



绕过缀珠掐钹的四扇围屏，便看到厅内摆着信仙桌，苏家几人已在座。在规矩严苛的大家，男女并不同席，苏家虽不拘于此，但苏夫人还是坐在下首，身边还坐了个穿着淡紫色襦裙的娇俏少女。右首坐着的容貌俊美的男子，正是绿袖曾指给她看的苏二公子。上首是空着的，没有人在座。周雪被安排坐在左首，苏夫人先向周雪介绍了苏意秋及坐在她身边的少女，是意怜意秋的妹妹苏茵洁。而后苏夫人身后的美婢墨珠端上银质的碟、盏、碗、筷等餐具，绯绡递来温热的布巾，周雪虽在出门前已洗过手了，但还是不得已地擦了两下。

等一切洗漱好，却不见人叫菜上来。苏茵洁不时转头望望屏风处，似乎还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厅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跑进来的是一名青衣小厮，他气喘吁吁的似乎跑了不少路，说话还上气不接下气的：“夫人，莫先生说他身子感到不太舒服，没办法过来吃饭，让夫人不用等他了。”

莫先生？

就像讨厌蜘蛛的人见到“网”便觉不舒服，害怕蛇的人看到“草绳”便悚然一惊一样，周雪现在一听到姓“莫”的人，便会想起某个貌若天仙心如蛇蝎的少年，对未见面的“莫”先生，也本能地排斥和不喜欢。

“莫先生不舒服？严不严重，要不要找大夫来看看？”

轻脆如银铃的声音，听语气似乎惯于发号施令。周雪扫眼望去，为莫先生担心的人正是苏茵洁。

“先生说他只是老毛病，只要躺着休息一下便可以了。中午他会和齐少爷和彩云小姐在书院一起用饭，不用特别给他准备膳食了。”

“哦。”少女挥了挥手让青衣小厮退下，满脸的失望之色。

“娘，既然莫先生不能来，我们就开饭吧。”苏意秋不以为然地说道。莫先生不过是西席先生而已，根本没必要请他上桌吃饭，不来了也好。见苏夫人点了点头，他便做了个手势，通知女婢上菜。

“上首没有人坐耶。”周雪脊背直挺，双手放在膝上正坐着，规规矩矩地开口：“既然多了个位子，可不可以让我的朋友过来。”

“朋友？”苏意秋的神情原本就极为不耐，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非要盛情招待这个曾把他表弟欺负得惨兮兮的女人，还要他作陪，“听闻郡主从不接交比自己身份地位低的朋友，我到想见见呢。”

周雪美目冷冷地看过去，只一个眼神就令苏意秋心中一凉。她的声音有种绫绡般的透彻感，却是无任何抑扬顿挫的生硬：“那真谢谢了。说实话，我连吃饭他都要跟着，真的让人很困扰。”只是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有丝毫被困扰的影子。

周雪拍了两下手，用比平常说话大一点的声音叫道：“乔，让他进来吧。”

站在门口的丫环小厮惊讶地叫了一声，但随即没了声音，苏家三人好奇地朝门口看去，掩住门的围屏上映出来人修长的身影，苏茵洁不觉瞄了周雪一眼……缠住周大小姐的“朋友”明显是个男人啊。

橘色的衣角露出 ,犹如一团流动的火焰一般让人眼角一跳 ,人从玉质的屏风后慢慢出现 ,容颜光艳胜玉 ,体态柔美风流 ,眼波轻转 ,如黑水晶般清澈纯美 ,连声音也如上好的玉琴般醇雅。“娘 ,弟弟 ,妹妹 ,你们吃饭也不叫怜儿一声 ,幸亏姐姐带怜儿来呢。”

苏家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突然出现的苏意怜 ,呆了半晌 ,苏茵洁才首先反应过来地跳起来叫道 :“哥 ,是你这两天不知跑哪里去了 ,害得二哥一阵好找 ,我以为你又变成……”

“茵洁 !”苏夫人冷斥一声道 :“别这么不知规矩的 ,让外人看着笑话。”

苏茵洁连忙噤声 ,她有些慎戒地看了周雪一眼才又端庄地坐下 ,但苏意怜的一句话又把她炸得跳了起来。

“大哥 ; 姐姐 '是谁 ?”

.....

对苏家三人凌厉的目光没有任何感觉的周雪悠悠轻叹 :“我让我叫我琉璃啊 ,但他偏偏叫我姐姐 ,明明知道我不可能做个好姐姐 ,我本人也很苦恼呢。”即使加重了叹息的语气 ,周雪冷漠的表情也令她的“苦恼”不足相信。

“你 ,你是怎么欺骗大哥的 ?”苏茵洁也顾不得礼貌了 ,她瞪大眼睛质问着周雪。

“美色啊。”见到苏茵洁一瞬间露出错愕的表情 ,周雪心情大好又道 :“他还答应帮我绣制嫁衣哦。”

这下连苏意秋都脸色一变。

“大哥 ,你忘了你还有十块绡帕、十二个扇面、三幅屏风要绣吗 ?怎么可以不想清楚就随便答应帮外人绣东西。”而且还是最难的嫁衣。之前还要经过挑丝、染色、调经、画样等十几道工序 ,他记得平乐郡主的婚期是四月初六 ,二个月的时间绣成 ,难道大哥想累到吐血 ?

“那些东西我才不想绣 ,我只想给姐姐绣衣服。”因苏意秋严厉的脸色而变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苏意怜 ,在看了周雪一眼时又固执地说道。

“大哥！”苏意秋焦虑地站起来急怨叫道。苏意怜的绣品千金难求，即使他只绣扇面屏风也是供不应求。除了苏意怜绣工如神外，此外还因物稀而贵。因为苏意怜虽有一身好绣艺，却极讨厌绣东西，他宁愿干坐在外面发呆也不愿一个人进屋里埋头刺绣，每次还需娘诱哄着他才绣些帕子扇面交差。原来苏意秋也想是不是大哥讨厌一个人做工而想让旁人陪一陪他，但却因为大哥太过美丽，无论男女，他都不敢让人和大哥独处一室。

比起生意，大哥是最重要的。

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从讨厌刺绣的大哥口中听到心甘情愿为谁绣嫁衣的话，明明前日下午大哥还对他带去的丝线锦布又扔又撕的。

总是小心翼翼守护的人，竟然会对别人，会对别人……

“有什么事需要站着讨论吗？大家坐下吧，要不下人无法上菜呢。”

下人们手捧着菜碟，全都躲在屏风外，周雪冷冷地提醒着。虽然欣赏苏家人惊慌吵闹的场面很有趣，但她感到饥饿时，任何事情都要缓一缓。

苏意怜的注意力立刻被周雪夺去：“我要和姐姐坐在一起。”

“随你……”

“大哥一直坐上席的。”苏茵洁打断周雪不耐的话语抢着说道。

周雪冷睨了苏茵洁一眼，冰冰冷冷地笑了：“苏意怜，坐在我旁边吧，若没有人保护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下这顿饭。”



席间，因为周雪说不喜食荤，所以苏意怜让素菜全摆在她面前。他一边扒着饭一边抬头看着周雪用餐，一直看着，一直看着，眼中只有周雪而已。

饭菜极为美味，周雪即使被几双愤怒的眼眸盯着，也没有食不下咽。

“啪”的一声，苏夫人把筷子重重放下，抚着额头说：“怜儿，娘头有点疼，你扶娘回房去好吗？”

“啊，好的，娘。”苏意怜愣了一下。随即放下只扒了半碗的米饭，起身乖巧地向苏夫人走去。

就在苏意怜扶起苏夫人时，就又听“啪啪”两声脆响，周雪不看掉在白玉石地板上的银筷，而是抬眼看着苏意怜：“我的手好痛，没办法夹菜。”故意半挽的宽袖，雪白肌肤上红肿的齿印触目惊心存在着。

苏意怜为难地停住脚步，苏夫人催促道：“怜儿。”

“娘……”苏意怜拉长声音地叫道。柔柔婉婉得令苏夫人心中一惊，恳求着看着她的少年，心明显地已跑到别人身上。

从小捧在手心里疼的怜儿，在她所不知道的短短时间内竟要挣脱她的呵护而想飞走了。

根本就不该让周雪住进来的。后悔一瞬间吞噬着苏夫人的心。

孤僻得近乎自闭的苏意怜竟会对才出现的周雪痴迷得令她始料未及，最令她担心的却是怜儿痴迷的人是摆明了要利用他的态度。

“平乐郡主，你已订了亲，最好避一下嫌吧。”

“苏姨，”周雪挽下衣袖，把皱褶抚平，双手平放在膝上面无表情地说道：“虽然不用跑到东京去找，但遇到一个愿意给我绣制婚服的人还是极不容易哩。他让我陪着他，我怎敢有半点不愿意。”

被人当面揭穿谎言，苏夫人不觉羞红了脸。而苏茵洁早已看不惯周雪的态度，冷声说道：“郡主，欺负苏家的人让你很愉快吗？”

偷偷咋了咋舌，苏家人说话都这么直接吗？她真有点不习惯呢。

“苏意怜。”周雪直接找上当事者问道：“我让你为我绣衣服是欺骗了你吗？”

苏意怜摇了摇头：“姐姐才没有骗我，她很清楚地问了我，我很清楚地同意了。”

“你，你，”看着对周雪露出了讨好的笑容的哥哥，悲哀一瞬间袭入苏茵洁心底，不知为什么好想哭，为什么都不懂的哥哥，为卑鄙地利用了哥哥弱点的周雪，她站起身护到苏意怜身前朝周雪怨怒地叫道：“大哥答应的所有事情都不算数，你别以为我们都和大哥一样好欺骗。”

“哦。”对苏茵洁的激动情绪，周雪只是美目上挑地看她一眼道：“我不知道苏意怜所作的决定还要你批准呢。”

真想一拳揍在周雪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苏茵洁双手紧握地咬牙道：“那当然，我要保护哥哥！”

周雪嘴角扯了扯，却是讥嘲地笑：“你当你哥是笨蛋啊，连朋友都替他筛选着。”

“……你不知道？”

“什么？”

“原来你不知道哥哥是……”

“妹妹！”苏意秋站起身厉声阻止道：“别说……”

但仍阻止得太迟，苏茵洁已说了出来：“……哥哥是白痴儿的事情。”

“哎？”周雪以为听错而错愕地张大眼，这是苏家人第一次见到她露出可称为“正常”的人类表情，丝毫看不出上一秒的可恶来。

“二哥，你干吗不让我说。自从上次什么姓孙的官家小姐强迫性的求爱不成反被大哥推进碧罗湖后，大哥脑子有问题的事情早已传遍了苏州府，她早晚会知道的。”

周雪的目光移向苏意怜，相对于妹妹的激动，他反而变安静许多，偶尔抬一下头，看到周雪盯住他时又连忙移开视线。

“哥哥是天生的痴儿，除了刺绣是天生的才能外，他既学不会识字也学不会和人沟通，他的心智只停留在六七岁的时候，这样的哥哥根本无法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

“是吗？”周雪低语。她并没有觉得和苏意怜在一起有什么无法沟通的地方，即使他有时说话和举动有些奇怪，但她曾遇到的怪人比苏意怜更不通世俗到极点。

而且即使只有六七岁的心智 ,也明白他妹妹所说的话的内容吧。娇俏少女身后的橘衣少年 ,一脸泫然欲泣的表情 ,几乎绝望地看着周雪 ,他是在求救吗 ?

.....那么说 ,只要伸出手的话 ,只要拉他一把的话 ,这个人的心以后就会变成自己的了。只要这样想想心中就兴奋不已啊 !

“ 即使是白痴又如何呢 ?”周雪浅浅笑了 ,宛如冰雪消融 ,春来花开般温暖美丽 ;即使是这样的苏意怜 ,我也有非要他不可的情况。”

“ .....琉.....琉璃。”结结巴巴叫出口的名字 ,原本以为记不清的名字其实就深刻在脑海里 ,这个人一定和其他人不同。虽然早就知道 ,但现在更加明白。一直祈求着可以得救 ,一直祈望着即使是长处也好 ,可以让人毫无理由地爱上.....温柔的琉璃 ,美丽的琉璃 ,为了自己而展开笑脸的琉璃 ,一定是自己一直祈盼的人。

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 ,苏意怜只是站在原地 ,一遍一遍用衣袖抹着眼泪 ,一遍一遍地说着 : 琉璃 ,琉璃 ,琉璃..... ”

见苏意怜说哭就哭 ,周雪不觉困惑地皱了下眉 ,她是不是为自己惹了个大麻烦了呢 ,但是些微的后悔又在看到苏家三人吃惊而慌乱地安慰着苏意怜的事情时消失无踪。

她本来就不在乎苏意怜是天才还是白痴 ,她本来所需要的只是苏意怜的绣艺而已。

## 4

扬州三月。

少年一袭淡青色金线滚边的锦袍 ,腰坠镂金青玉 ,高髻金冠 ,横插尾嵌金珠的白玉簪 ,为平常富家子弟的打扮。他状似悠闲地倚在临水栏杆前 ,湖面倒映着长堤绿柳 ,亭桥白塔 ,犹如一幅山水

画卷 ,即有天然景色 ,又有扬州独特风格的园林 ,让人不觉雅性大发 ,想赋词吟诗一番。

“ 冬季柳树枝条秃 ,春季柳条冒新芽。

如若一年季颠倒 ,冬季冒芽春季秃。”

少年周围立刻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掌声 ,离锦衣少年最近的身着草绿色绸缎外袍的高大健壮的少年抚掌笑道 :“ 这首诗非但平仄 ,有着均匀而多变的节奏 ,就连想象力也是高人一等 ,赵兄的文才进步这么多 ,令李某羡慕不已啊。”

“ 不知道赵兄是不是新换了夫子师傅啊 ,介绍给我和钱兄如何 ?”站在被称为“ 赵兄 ”的少年后面 ,穿着浅黄色锦袍的少年潇洒地弹了弹衣袖 ,微笑着说道。

“ 孙兄 和夫子没什么关系 ,赵兄本身就是天才呢。”被称为“ 钱兄 ”的男子穿着浅褐色的衣袍 ,看起来极为文静。

“ 哪里哪里 ,钱兄孙兄李兄真是过奖了 ,都是因为扬州的山湖美景激发了我的诗性…… ”赵兄 “ 看似谦虚 ,实则得意地说道 ,却在还未说完时 ,便听到旁边“ 咕咕咕咕 ”一阵怪笑。

怪笑也就罢了 ,可恼的是那人也吟诗道 :“ 平平复仄仄 ,想象成笑话 ,离我三尺处 ,四个大傻瓜。”

阳春三月 ,扬州景色清瘦秀丽 ,游人如织。湖边长堤春柳 ,湖中建有方亭 ,以曲桥与湖岸相连 ,也是游人喜爱游览观景的地方 ,赵钱孙李四人正站在入亭处的栏杆旁 ,周围游人来来去去的 ,他们好一会儿才看到发出怪笑做诗嘲笑的人就坐在方亭内的栏杆上。

“ 你说谁是笨蛋 !”

穿着淡青色锦衣的“ 赵兄 ”一发现目标便冲进厅里 ,单足“ 砰 ”的一声踩在亭栏上 ,把小小的嘲笑者困在亭栏与他瘦长的身子之间威吓道。

身着青色棉衣 ,梳着双髻环 ,不知是哪户人家偷跑出来的丫环愣了一下 ,她眨了眨圆圆大大的眼睛无辜地说道 :“ 我没说笨蛋啊。”

赵兄以为威吓奏效地冷哼一声 ,却见她突然又抿着唇“ 咕咕咕

咕”怪笑道：“我只是说你们四个人是傻瓜而已。”

小丫环笑起来两腮鼓鼓的，就像一只小青蛙，赵兄的大手忍不住捏住她的脸颊往两边一扯，恐吓道：“你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

小丫环没想到会被人捏住脸而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布满红晕，当然不是害羞，而是气怒：“男、男女授受、不亲。”穿淡青色锦衣的少年竟还过分地按住她的脸颊，令她话都说不完整，她手上加力才用力掰开他的手腕，若不是看着人多怕有人认出她的身份，她还真想一脚把他踹飞到湖里面呢。

“嗤，不过是个小丫环而已，说出你是哪家的，我就是把你要走也没人敢吭半声。”赵兄狂妄地宣告着。

穿着浅黄色锦袍的孙兄也上来凑热闹：“呵呵，赵兄，你终于开窍了，有花堪折终须折嘛，”却在看清小丫环的容貌后他愣了一下才干笑道：“怨不得，怨不得，赵兄你原来喜欢‘小’的啊。”怨不得大家商量在赵兄二十岁生日的时候带他到秦淮河畔，让花楼的花魁帮助他舍弃童子之身，结果那些如花似玉的人儿只要一挨着他的身子，全让他几拳打哭了出去，后来他知道是钱、孙、李三人的主意，认为他们竟敢捉弄他，又把他們暴打了一顿。

天可怜见，谁敢捉弄他这个“混世魔王”，他们是怕他新婚之夜不知道该怎么做才会为他想这么周到啊。后来几人也曾检讨过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者赵兄不喜欢女色……当然给他找个美少年的提议也在三人又怕挨揍的情况下缓了一缓，现在看来，赵兄不喜欢如花似玉的姑娘，幸亏也没给他找美少年，他所注意的原来应该是还没发育完全的小女孩啊。

小丫环显然听明白了孙兄口中的意思，她一脸鄙夷地斜看着赵兄，用力把他推得后退几步道：“谁理你，无耻。”

赵兄没想到小丫环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没有心理准备地被她推得连退几步，而小丫环脸上的讥诮神色更令他生气，见小丫环要走，他想也不想地抓过去，小丫环有些站不稳地微斜了下身子，却恰好避过他的一抓。似乎也觉得不太妙了，小丫环想跑出方亭，“钱坤，李东麓，截住她！”不等赵兄说完，钱兄和李兄已堵住亭口，

游人因为突然的变故 , 亭外的连忙转身走掉 , 亭内的也远远避开他们 , 一看就知是富家子弟捉弄婢仆 , 没有人敢出声相救。

小丫环见出口也被封住 , 后面那个混蛋又不放过她地追上来 , 她无伎可施地跃上亭栏 , 想借力飞纵到曲桥上 , 而青涟涟的水色映入眼中 , 却让她不觉头晕了一下 ; “ 乔…… ” 岸边响起男子的叫声 , 她抬眼去看 , 相约的人已经来了 , 她不觉放下心地笑了一下 , 突听背后风声疾响 , 她身子侧了一侧 , 但风声又变顿击在她的腰上 , 她双臂乱舞的 “ 呀呀 ” 叫了两声 ; “ 扑通 ” 一声落入湖中。

原来穿淡青色衣袍的少年见小丫环跃上亭栏 , 心中本就怒她出言不逊 , 见她又想着法子逃走 , 当即心头火起 , 想也不想就出脚踹去 , 小丫环开始就看轻赵、钱、孙、李四人 , 在亭栏上又犹豫了一会 , 竟大意地没有躲过少年的背后偷袭。

落入水中的小丫环四肢沉重 , 无处发力 , 身子重重向湖底沉去 , 以水为诱因 , 她体内的毒瞬时流过四肢百骸 , 胸口像是被重物死死压住 , 肺部像要爆炸一般 , 快要窒息的预感令她生出强烈的求生欲望 , 但是麻痹的四肢却不配合。什么也听不到 , 除了下坠的感觉什么也无法感觉到 ,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她一人。

“ 我快要死了吗 ? ” 没想到她乔天师一世英名 , 竟会死在一个武功低劣的纨绔子弟手中 , 真是太不甘心了。

突然一股大力扯住她向上冲去 , 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的乔以为经过了一辈子 , 其实才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 有人用力地击在她的胸腹 ; “ 哇 ” 的一声 , 积水由口中吐出 , 剧烈地咳嗽着 , 过了好一会 , 听觉视觉触觉才回来 , 她还是泡在水中 , 有人拖着她向湖岸游去 , 在她的背后还传来那些纨绔子弟意犹未尽的声音。

“ 那家伙竟敢把我们的玩具抢走 , 太放肆了。 ”

“ 我还没见过人怎么淹死的呢。 ”

“ 对呀 , 太好玩了…… ”

游到堤岸的另一边 , 把乔拖上岸 , 让她背靠着柳树干坐着。  
“ 乔老大 , 你没事吧。 ” 长得像女孩子般唇红齿白的少年边把湿漉漉的帽子拿掉边说道。

一时还没力气开口 ,乔天师闭上眼睛躺坐着 ,全身都麻痹着 ,血液都似凝固的静空的感觉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等力量回流一点 ,指头可以动时 ,她就迫不及待地 从怀中把琉璃瓶拿出来 ,颤抖地拨开瓶塞 ,倒了一粒碧色的药丸吃下。

腹内腾升起隐含着痛感的热气 ,全身的血液又活络开来。虽然气怒那个蛇蝎美人 ,但他所下的毒引及以毒攻毒的解药的效用果真不是说着玩的。开始下的“ 水火不容 ”只是毒药引 ,真正的毒药反而是瓶子里装的充满异香的药丸。人在生活中怎么可能不碰水火呢 ?那个蛇蝎美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她和琉璃每日乖乖地吃下毒药 ,而且每次还运功加速毒药吸收 ,真不愧为毒尊。

发着不明所以的感慨 ,乔天师运功完毕地睁开眼 ,正好看到像女孩子般的少年一边缩着肩 ,一边蹦跳着驱寒。虽然已是三月份 ,但湖水还是极为寒冷 ,棉衣湿湿地贴在身上 ,又重又冷。

“ 如七 ,我们先到你住的地方换件衣服吧 ,这样好难受。 ”

并没有让如七搀扶 ,乔天师自己站了起来。如七在前面带路 ,嘀嘀咕咕地说道 :“ 乔老大 ,不是我说你啊 ,你明明不能碰水还非找靠水的地方接头 ,幸亏我觉得不妥早来了几步 ,要不江湖上知道堂堂的金尊是被人推到河里淹死的 ,我们也很没面子耶。 ”

“ 哼 ! 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吗 ? ”乔天师牙恨恨地说道。赵钱孙李四人的样子她已经记得清清楚楚了 ,尤其那个姓赵的 ,她绝不会让他好过 !

如七所住的地方是扬州布内普通的红砖青瓦的房子 ,有着小小的中庭 ,也是依河而建。如七一个人住 ,也无下人伺候 ,他烧了两大锅热水先让乔天师沐浴换衣 ,而后他才简单地擦了擦身换上衣服。

等一切都弄好后 ,时间已到中午 ,如七又重新烧锅 ,蒸了一锅米饭又炒了只鸡招待客人。两人吃好后都已过了未时。

“ 查查平乐郡主的未婚夫是什么人 ? ”

泡了杯糙茶 ,如七盘膝坐在床上 ,听到乔天师这样说时不觉愣了一下。

乔天师双手围住大茶杯 ,感受着杯口冒出的温湿热意。“ 还有一个 月就要到四月初六了 ,琉璃一点紧张的样子都没有 ,即使听到她未婚夫到扬州拜见她父亲的事情也是无所谓。虽然她说没有办法的话结婚也不错 ,但她至少应该知道未来的丈夫是什么人吧。我不想看到琉璃以后的小孩也变成琉璃这样对什么也不在乎的性格。我曾隐约听到风声 ,说她未婚夫不像是什么好人。所以我才跑过来看看 ,如果她未婚夫真的是个差劲透顶的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破坏这桩婚事 !”

说得激动了 ,“ 叭 ” 一声 ,乔天师竟把瓷杯捏碎 ,水溅上手背 ,身子又一阵麻痹。

如七见她张口却无法呼痛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他咳了两声 道 : “ 我知道了 ,明天早上一定给你消息。 ”

“ .....那好 ,关于酬劳..... ” 恢复过来的乔天师首先想着杀价问题。

“ 如意门从不做免费服务 ,对不起了呢 ,乔老大。 ” 如七笑咪咪地说道 ; “ 但我却可以给你七折的最低价 ,要不要 ,老大 ? ”

“ 要 ,怎么不要。 ” 乔天师认命地从怀里掏出银子数给他。如意门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别说她只是他们的老大了 ..... 说真的 ,她一点便宜也占不到 ,当初为什么会愿意当上老大的啊 ,很奇怪耶。



琴案上面放着一把通体雪白的玉琴 ,周雪趴在旁边 ,紧闭的双眼下有着淡黑色的眼圈 ,不知是不是忘了擦胭脂的关系 ,脸色显得极为苍白 ,红唇也变成淡粉色。她侧着脸压在右手臂上 ,大概只想小憩一会 ,却不知不觉睡熟了 ,呼吸均匀而微弱。

她穿着宽袖长摆的外袍 ,闪亮的锻子衣袍沿着她身体的曲线 ,柔顺地滑下 ,拖在地上 ,而迎春花早已迫不及待地由半开的窗子伸进来 ,在周雪头上怒开着 ,春风拂过 ,花枝抖落两朵小黄花 ,令周雪染上一身清香。她的姿态就像醉卧花丛中的美人图画 ,慵懒清

华，别有一番风雅。

突听“呱”的一声厉叫，周雪眼还未睁开便猛然抓住玉琴，身子反射性地寻找遮蔽物，同时手指按下七弦，只要遭到偷袭立刻可以反击，等她张开眼时向窗外看去，只看到长了新叶的树枝上蹲着一只全黑的大嘴鸟类，黑色的乌瞳看过来，似乎在嘲笑她的反应过度。

真是只讨厌的乌鸦。周雪由当作遮蔽物的琴案旁搭着料丝线的小屏风后走出，对正在绣架上绣凤凰羽翼的苏意怜说的“发生了什么事”而以“没什么”敷衍回答的周雪又坐回席上，把琴放回几案的同时，不动声色地猛然松开手指，七道气流划破空气，朝树上的乌鸦射去。乌鸦觉察不对后几乎是滑翔着飞下树去，气流撞击在乌鸦原先立足的树枝上，“啪”的一声，树干断裂，一大蓬绿枝掉落在地上。

“真的是那只乌鸦，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不知何时苏意怜已走到她身后，也伸头朝窗外看去。

“苏意怜，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哦。”对苏意怜时不时的突然接近已经习惯了的，周雪转过身，对身后的美貌少年说道：“一般人家不都忌讳乌鸦这种凶鸟的吗？为什么你们家还养这种鸟，而且还不止一只。”在后羿还未射日之前，乌鸦虽被当成太阳之子的化身，但现在的乌鸦不过是报凶的不祥鸟而已。

“是啊，我也说乌鸦毛黑漆漆的好难看，让娘养些画眉、黄鹂来，可娘让我不要多管。”

苏意怜嘟着嘴说道：“而且我总是觉得那只最大的金色乌鸦总爱盯着我看，一被它盯着看了，就是我遇到不好事情的开始。”

“金色乌鸦？你说的是那只黑得泛着金光的乌鸦吗？”一般乌鸦羽毛黑中泛绿，因此那只乌鸦显得很特别。

“是金色的。”在临睡前看到的金色灿亮的乌鸦，因为竟觉得它很美丽，反而觉得害怕得不敢入睡。

“那你见过那只乌鸦身边的少年没？黑色的几乎拖拽到膝部的长发，穿着明黄色的单衣，脸上似乎还抹了粉，讲起话来很狂妄

的样子 ,武器是长长的金链铃铛 ,讨厌和女人相处 .....你见过这样的人没 ?”

苏意怜摇了摇头 ,他除了家人和琉璃 ,其他的人他都记不清容貌。“ 那个人是琉璃重要的人吗 ?”因为琉璃描绘得很详细呢。

周雪愣了一下 ,她连忙摇头道 :“ 不是。”只是有点在意而已。最近有几夜她总是有被人窥探的感觉 ,等起身推开窗 ,只见明月星辰 ,根本就不见有丝毫人影 ,而她一醒便不易睡着 ,所以这几日她睡眠严重不足 ,心情也变差好多。

“ 哦。”苏意怜不再说话地歪头看着周雪。处得久了 ,便知道苏意怜不明白如何提问和控制谈话及聊天时要说些什么。不过周雪也不是多话之人 ,她反而觉得她问他答的情况简单又干脆。不用勾心斗角 ,因为苏意怜连平常的小伎俩都不会懂 ,也不用害怕展露弱点 ,因为苏意怜比任何人都弱 ,不用冷笑、冷言、冷哼 ,因为那对苏意怜没有任何影响。

惟一令周雪困扰的是苏意怜没事就会盯着她看 ,热切的 ,渴望的 ,火热的 ,想忽略都忽略不了的深具侵略感的视线。

“ 你又盯着我干什么 ?”把手脚全都缩回到衣袍里 ,若有面纱的话她也会毫不考虑地戴上 ,苏意怜的视线令她肌肤如刺 ,坐立不安。

苏意怜扯开连上牙龈都露出来的傻傻笑容道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一看到琉璃就很安心 ,很快乐。”

“ 整天对着一张脸看你烦不烦啊 !”

“ 不会啊。琉璃雪白柔嫩 ,看起来就很可口哦 ,好想再咬咬看呢。”

若不是知道苏意怜弱智 ,周雪几乎以为他要意图轻薄。而这些话 ,周雪已由开始听到时的寒毛竖立到现在只到皱眉程度的不适 ,不能不说习惯的可怕。

“ 我最喜欢琉璃了。”

像口头禅一样总挂在嘴边的话 ,也让周雪听到麻痹的程度。

周雪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能让苏意怜喜欢信任的 ,

只是从苏意怜由树上掉下被自己接住的短短时间里 ,她竟然从“ 陌生人 ”上升到“ 被喜欢的人 ”。自己虽然有让人“ 一见钟情 ”的容貌 ,但却没有维持继续让人钟情的性格 ,而且她更没义务为了让人继续钟情下去而改变自己 ,即使被许多人骂“ 冷血、不解风情 ,还不如石头有感情 ”的话 ,她也只是觉得别人有病。那些人硬把她不需要的感情强加在她身上 ,等不到回应时又脸色一变地自以为是受害者的委屈不已 ,才让她感到好笑哩。

“ 但我不一定非要喜欢你不可。”现在先说清楚 ,省得到最后又有人哭哭啼啼地骂她冷血 ,天知道她什么事都没做过。

“ 嗯 ,我知道。琉璃在我身边静静地呆着我就很高兴了。娘说过重要的人只要看一眼便知道他与与众不同 ,我以前不明白现在却明白了 ,我很高兴喜欢的是琉璃哦。”

苏意怜笑了一下 ,但却像在哭泣。他知道自己与常人不同 ,别人见他总是惊呆于他的容貌 ,他也知道自己很美丽 ,但是他宁愿以这种美丽换来聪明的头脑 ,让他变成能让琉璃喜欢的人。

如果他愚笨得连如何是“ 愚笨 ”都不知道的话就好了 ,如果他不明白母亲的担忧、弟弟的担待、妹妹的担心就好了 ,如果活在纯粹无知的情况下是不是更开心呢。

“ 如果我变聪明的话…… ”苏意怜神色黯然地切切低语着 ,如果能变聪明啊……

“ 变聪明 ,你 ? 不太可能吧。”周雪看了他一眼 ,毫不容情地说道 : 而且你变聪明要干什么 ? 读书 ,中举还是做官啊 ? ”

“ 只是想走出小屋子而已…… ”苏意怜有些受伤低下头 ,他是认真地在苦恼着啊。别人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他都不懂。就像隔在所有人之外一般 ,他独自一人坐在黑漆漆的屋里 ,看着窗外的人欢喜或者悲伤 ,大部分时间虽没什么感觉 ,但偶尔便觉得很沮丧。

尤其遇到琉璃后 ,这种感觉更明显了。

周雪重重地叹了口气 : 你真的很任性耶。你说讨厌一个人呆在屋里 ,我不是什么都不干地陪着你了吗 ? 现在你又说要出去。

而且你又不是真的白痴 ,因为白痴才不会像你想那么多事情。”

因苏意怜单纯而信任的眼神 ,令周雪有自己是不是在欺负小孩子的感觉 ,冷冽的语气也不知不觉变得柔和起来 :“人只有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而已。比如我对女红一窍不通 ,但你在这方面却是公认的天才。而且不会读书又会怎样 ,世上多是不会认字的人。我最讨厌和人打交道了 ,有没有交流都无所谓。你又何必在乎这些呢 ,变聪明又不会变得比较幸福。就像现在就很好啊 ,就连苦恼的事情也是一眼便可以看得到 ,不用费心猜测 ,很轻松很舒服哦。”

“琉璃就喜欢这个样子的我吗?”苏意怜喜滋滋地说着 ,乌云尽去 ,露出最明媚的笑脸。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便可控制他的悲喜。

“嗯 ,我讨厌心机深沉 ,三句话说出来也不知他本意的人 ,”简单来说她讨厌同类 ;“我讨厌揣测别人的心事 ,不喜欢太有压力。”简单来说就是懒 ;“苏意怜 ,你可以听懂我的话吧?”

“是 ,听得懂呢。”不只是琉璃说的话 ,她的神态、语气、动作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分毫不差。若琉璃挑左眉 ,那表示她不耐烦了 ,若是她轻扯嘴角 ,表示她生气了 ,若是她以袖掩唇 ,表示她要说假话 ,若是微扬下巴 ,表示心情很好呢。

现在琉璃就是心情很好的状态 ,是听了他的回答的缘故吗?她小巧的下巴微扬着 ,嘴角的弧度也慢慢上挑 ,不同于她惯有的冰冷的可令心灵冻僵的笑容 ,只是像平常人一样带有点点暖意的微笑 ,却让苏意怜想细细珍藏着了。

真庆幸他能陪在琉璃身边 ,看到她不常显露的另一面。他喜欢琉璃 ,但那种喜欢和喜欢家人不同 ,有点点不安 ,有点点茫然 ,有点点惆怅 ,有点点悲伤和有点点喜悦揉和成一团的感觉 ,临睡前胸中全是她的影子 ,一睁开眼 ,想看的人就是她 ,就像许多喜欢叠加成满溢的程度 ,心口涨涨的几乎到疼痛的感觉。

“我最喜欢琉璃了。”苏意怜喃喃地再次说道。他没有智慧 ,想不出如何讨好打动琉璃 ,只能一遍一遍地说出喜欢的话 ,即使只有一点点也好 ,让他的喜欢渗进她心里 ,浅浅地 ,慢慢地令琉璃也能喜欢上他。

周雪暧昧地笑了一笑 ,视线又调回窗外 ,黑色羽毛在阳光的映射下发出金色光芒的大乌鸦 ,不知何时又蹲在高枝上 ,监视般地看着他们。

“真令人不愉快啊。”

周雪低语着 ,手指轻触琴弦 ,发出悦耳厚醇的琴音。乌鸦被惊动了猛然厉叫一声 ,绕枝三匝 ,乘风而去。



是夜。

猛地睁开眼睛 ,周雪轻掀锦被 ,屏住呼吸慢慢从床上下来 ,窗原本就是虚掩的 ,她猛地推开窗 ,向窗外一纵 ,只听头顶“哗啦啦”一阵声响 ,一抹黑影以树枝为支撑点跳跃飞去 ,周雪想也不想就在黑影身后急追 ,踏过树影 ,龙墙 ,屋檐 ,周雪使出全力追赶 ,竟然无法缩短和前面人影的距离 ,令她不觉暗暗吃惊。

周雪眼睛微眯 ,突然出声冷喝道 :“鸦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整夜偷窥我吗?”

前面黑影脚步猛一错踏 ,整个人差点从屋脊上滚下地去 ,幸他只是晃了晃身子 ,稳住了脚步。咻然回身时 ,发现周雪已追近他有三四步距离 ,又吓得后退两步 ,但见周雪已停止追击 ,他也不好意思再逃 ,但该说清楚的还是要说清楚。

“谁 ,谁在偷窥你呀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是监视 ,监视你懂不懂。”

月光下的少年今天是月白色的单衣 ,被黑暗渲染成深青色。少年的眼圈黑黑的 ,描成向上挑的模样 ,脸白如玉 ,唇红似血 ,有些诡异的装扮 ,但又透露出极度娇媚的意味。

对于苏意怜动不动就说喜欢的攻势 ,周雪虽说困扰还不至于讨厌 ,但是欺负那样全身弱点的人没什么成就感 ,所以她极近奇迹地和一个男生以她的方式和平相处着。但鸦就不同了 ,和他娇媚的气质不符的羞涩性格 ,令周雪忍不住想捉弄他。

“监视吗？”周雪抚了抚下巴道：“顺便再看看我美丽无比的睡姿对不对，我了解，我了解。”

“你，你别厚脸皮了好不好。”不知是不是粉擦得还不太厚的缘故，鸦的脸变成粉红色“苏意怜都比你美丽得多，我才不会看上你的。”

“苏意怜？原来你想偷窥的是他！”

对周雪故意表现出的恍然大悟，鸦咬了咬牙道：“你只会想到这些事吗？”

“当然不会只有这些，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你只是偷偷看着我，而不向我告白呢，真是好可爱。”

“……”周雪的口才不见得多好，但鸦更像是没和别人交谈过似的口拙，他听了周雪的话，只会腮帮子鼓鼓独自生着闷气，许久才进出话来：“总之，你不许再接近苏意怜了。”

“……那个，”周雪极其为难地道：“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是他缠着我耶。”

“也对，他不过是我的祭品而已，竟敢奢望他不配得到的东西。”鸦双目微眯，暗夜之中只可见到他两眼发出冷寒的光芒，哪还有刚才羞涩无措的样子。周雪没想到他如此喜怒无常，不觉凝聚心神，暗自戒备。

“你并不只是平乐郡主那么简单的人物，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熟……你就是几个月前夜闯苏府的那个白衣女子吧，没想到你竟然依持身份混进苏府来了，还利用苏意怜给你做事，我都不禁为你的心计鼓掌了。”几个月前在月光下非……礼了自己的看不真切容颜的女子……再次相见时，他竟再没有强烈的憎恨之心，反而有微微的期待感，他不讨厌她，但她是苏家的贵宾也就算了，却最最不该是苏意怜喜欢的人。

“祭品？”

苏家尊贵的大公子又怎会与这两个字牵扯在一起，而鸦的模样即不像苏府的护卫更不像苏府的下人，看他在苏府纵横来去，身边又有两个武功高强的侍卫，他到底是什么人？

“没有错，苏意怜的心灵、身子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他一生所能奉献的人只有我。”

妖媚而高傲的姿态，理所当然说出这句话的少年不知为何让人觉得生气。

“原来你对苏意怜抱持的是那种感情哦，真低级。”周雪轻扯嘴角讥笑道：“还有现在苏意怜比较在意我耶，每天都说喜欢到我想厌烦的程度。”

“你说什么？”鸦描得大大的眼睛一瞪，天上细碎的星子仿佛都吸进他眼里一样，发出炫美的光芒，一道金光闪过，“叮铃”一声，金链就像有生命力地围绕在他周身，蓄势待发。

而原本就小心戒备的周雪如飞鸟般骤然展翼，由袖口伸出的手指夹着红艳如血的蔷薇，护卫全身，不让鸦有抢先进攻的机会。

月光下对峙的两人，就像静止般地站立着，风吹过，周雪手中蔷薇的花瓣非但未吹散，反而有风吹铁器般引发的啸音。“叮铃”一声，鸦后滑几步，竟很干脆地结束对峙冷然道：“我才不信苏意怜会开窍，被他喜欢上你真是可怜呢。”

周雪没想到鸦竟不战而退，在她一怔之际鸦已旋身没身于暗夜之中，眨了眨眼，她又连忙追了上去。

听到身后衣袂翻飞的声音，鸦不觉回头怒道：“你又追上来干什么，找打啊。”

“不是，我不认得路，你负责把我引出来，至少要把我送回去，我可不想睡在外面。”

周雪无辜之极的声音几乎把鸦脑部血管气爆：“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们是敌人耶！”

“我就喜欢得寸进尺，你又能怎么样！”

“你别以为我刚才后退是突然无法下得了手，惹怒我的后果很严重的。”

“你想用苏府曲折幽深的道路打败我吗？太胜之不武了！”

两人一边对骂着无聊的话，一边在苏府房顶树枝上互相追逐着，途中再顺便解决了几个不长眼跑到苏府撒野的小毛贼，除有几

道一闪而逝的灯火外，苏府就像以前的每一夜一样，黑暗深重，悄无人声。



唇边有着热热的触感，周雪轻轻张开一只眼睛，苏意怜半弯着身子，手指划过她的唇，柔柔笑道：“你咬到头发发了。”

“唔。”周雪又闭上眼，唇随苏意怜手指的动作而开启，试到他的手指碰到她的牙齿时，她猛然张开嘴用力咬过去。

“好痛。”

猝不及防的尖叫，却因怕惊吓了周雪而压抑着音调。而周雪口腔内的温热慢慢渗入他的肌肤，舌碰着的指尖有种不属于疼痛的奇特感觉钻入心底，令他心猛地狂跳，身子也奇怪地燥热起来。

周雪还是没睁开眼地松开牙：“知道痛了吧，你咬我的时候可比这狠哦。”苏意怜手指抽回，用另一手握住，不知不觉把手指上的齿印放在唇边，用舌头舔了舔，心几乎快跳出胸腔外般激烈。幸亏周雪没见到他脸上迷惘又沉醉的神情，要不她绝对后悔咬了他。

手指停停放放，苏意怜歪侧着头傻笑着。趴在琴案上的女子，沉睡的样子没有清醒时那么冰冷，她眉长而弯，睫毛长长的，枕在手臂上的脸颊有些变形，薄薄的红唇微微嘟起，可爱得让人几乎想一口咬下去。绾起的发上只简单地插着金步摇，缀珠的穗子贴在脸颊上，脸比玉珠更光洁润华。苏意怜又忍不住地弯下腰，目光由她的眼睑，她的红唇，她的玉颊一遍一遍巡视着，但最终只是在她细若绢丝的发上轻吻了一下。

无论手指上的齿痕还是他的轻吻都是不可忘却的宝物呢。苏意怜又傻笑了一下，突听门口一声轻喘，他慌忙看过去，有些气怒旁人的打扰，却见掀开锦窗向屋内看的女子眉眼间几分熟悉，正是他的妹妹苏茵洁。

“大哥，你竟然……”偷偷轻薄人家姑娘家。但在看到大哥仿若孩童的纯澈眼神，她不禁又要怀疑刚才是不是眼花了，看错了大

哥的动作。

“妹妹。”苏意怜只是叫了一声，并无下文，苏茵洁知道哥哥不知要和她说什么，便接话道：“哥，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郡主哦。”

“不许，她要一直陪我的。”紧握着手指，苏意怜认真说道。即使妹妹也不行，琉璃只能和他呆在一起。

“哥，你以为谁都稀罕让她陪啊。”除了大哥，苏茵洁想不出还有谁受得了周雪冰冷兼恐怖的性子；娘只是想同她说一些事情罢了。”

“什么事？”在苏意怜想问出口时，他身后已响起懒洋洋的声音，在满室鲜艳闪亮的锦锻之间，周雪手按琴几支起上半身，还不至于清醒地问道。娇弱无力，柔若无骨，略显松乱的发髻令周雪有着夺人呼吸的娇美，连苏茵洁都不觉看呆了。

“……郡王府送来急信，说明王已到了郡主府，过两天就起程到苏府见一见你，亦文、亦雅也会陪着他来。”

“哦，是传说中尊贵的未婚夫啊，我到要好好见一见呢。”

周雪微扯嘴角冷然笑道，一点也没有听到未婚夫消息的震惊和欢喜。那种明明是无可奈何的敷衍却又暗藏恶意的语气令苏茵洁再次了解周雪有着如何恶劣的性格。

“而且还有我那两个可爱的弟弟要来。我几乎要迫不及待了。”周雪站起身来，锦锻制的深衣，因她的坐卧而有些皱褶，她只是顺便抚了抚，走到苏氏兄妹身边道：“苏意怜，要认真给我绣衣服哦，我马上就回来。”等转身面对苏茵洁时，她脸上表情未变，但苏茵洁就是觉得周围空气冷了几分。“苏小姐，麻烦你带路了。不知苏夫人这次是以什么名茶招待我呢。我好期待哦。”



天上轻纱般的白云悠悠飘过，刮着仍感觉到清冷的春风，有两三只风筝在天上飞，色彩艳丽得令周雪都不觉升起好奇心，而伸手

遮阳地眯着眼看了看。

“那是莫先生做的风筝，他这几天总是带着彩云和小齐到后山放风筝。彩云和小齐是父亲妹妹的孩子。姑姑生了小齐后不久便病逝，不久前姑父新娶，父亲怕两个孩子受委屈，便接他们到苏家住。”

周雪奇怪地瞄了苏茵洁两眼，不明白她为何给她说这种事，谁会关心“彩云和小齐”是谁谁。不过那两个人听着年龄就不像多大的样子。

“小孩子真是好啊，没有太严谨的男女之防，和莫先生一起放风筝一定很快乐吧。”周雪微垂下眼睑淡淡说道，没有听到苏茵洁反击的她不耐烦地又抬起眼，却发现苏茵洁又惊又喜地看向走廊的另一边。

“莫先生，真的好巧啊，在这里遇到你。”

苏茵洁毫不掩饰她的雀跃小跑步向前跑去：“我以为你正教彩云和小齐放风筝呢。”

“是哑奴在教他们，我身子有些不适，所以先回来了。”

男声阴柔而又有独特的磁感，被抛在身后的周雪听了眼角一跳，心口一跳。

不祥的预感。

“春天易染病呢，莫先生一定要小心了。”

“这个我会注意的，茵洁小姐，你也要好好招待客人哦。”男子偏了偏头越过苏茵洁的身子看到了周雪不觉打趣道。

而周雪终于见到男子容颜，不觉怔了一怔。一头银白滑顺的长发梳成长辮垂在胸前，微上挑的凤眼，挺鼻，薄唇组合成绝美的容颜。人物秀雅，气质静洁，令人遗憾的却是他不便于行地坐在轮椅上。但男子眉宇之间却无丝毫抑郁之色，让人惋惜之余又不免对他的坚毅怜爱敬重几分。

而当周雪走近时，莫先生微笑的神情猛地变成困惑，但他只是一瞬间而已。“这位小姐有些面熟呢，是姓柳吗？”

束成马尾的发变成绾起的发髻，白旧的绸衫变成绚丽的深衣，

他原本就不太记清她的容颜，认出她只是因为她身体散发的诱人的冷毒香气。他绝不会闻错的，莫飞纱的毒。

“莫先生认错了呢，我姓周。”琉璃神色不变地走近莫先生，似乎不经意地抬头，看向天空上相互追逐的艳丽风筝；倒是莫先生好有童趣，这些风筝比起信鸽来又漂亮又隐蔽，但注意线不要断哦，要不风筝不知会飞到哪里去呢。”

“在下自会省得，劳柳姑娘费心了。”

两人相错而行的瞬间，空气似乎悄悄地爆裂一声，不会武功的苏茵洁只觉呼吸窒了一窒，差点站不稳，以至没发现莫先生脸土如金地离去，而周雪摸出粉红色的绢帕轻咳一声，又把沾上血丝的绢帕若无其事地塞进怀里。

不自量力地想和她比拼内力，莫如幽你等着回到房内狂吐血去吧。



“平乐郡主，你认识莫先生？”

“郡主大门不出，又怎么会认识苏府的西席。”周雪想也不想地否定道。

苏茵洁抿了抿唇，她并不愚昧，怎会看不出周雪和莫先生两人对话都有着奇怪的含意，但被否认后她又没办法追问到底。周雪是她所不能理解的人，虽贵为郡主，但却无一丝大家闺秀婉约温柔的样子，面冷心寒，言语尖刻，偏偏又让人忽略不得地想靠近她。

“真有趣呢。”周雪微挑起下巴，像是心情很好地笑起来；不管那个蛇蝎美人是敌意还是无心，如今事件的发展真是越来越有趣了。”见苏茵洁戒慎无比地直盯着她，周雪笑意更深了；“对不起，原谅我如此失态呢。”笑容柔化了她的冰冷，让她猛然变得可爱可亲起来；“我差点忘了苏府怎么说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豪富啊。”

无论做什么事，没有钱财的支撑是万万不能的。失去了毒尊的布天门一定更了解这一点。而她呢，会端杯好茶在旁边好好地

看戏 ,看事情如何演变。

苏茵洁戒慎的神情在看到周雪的笑容时不知不觉地放松。她继续领着周雪向灵纱院走去 ,沉默之中 ,苏茵洁终于忍不住说道 :  
“ 其实开始我们也不对 ,对你的态度很是恶劣。”

“ 没关系 ,别人的态度对我一丝影响都没有。”周雪满不在乎地说道。

“ ..... ”下面的话几乎接不下去 ,但苏茵洁还是一挺脊背地道 :  
“ 其实我应该好好谢谢你。”

不解地歪头看着苏茵洁的背部 ,这句话是反讽还是讥嘲啊 ,因为看不到她的脸 ,所以无法猜测呢。越过梅林 ,灵纱院就快到了吧 ,而苏茵洁的声音也清晰晰地传到耳中。

“ 不管你是不是利用大哥 ,这段时间一定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 ,无论你有什么目的 ,但你的确是把他当作正常人看待地和他接近 ,真的谢谢了。”

周雪脚步猛然一顿停住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般敲碎她想看好戏的好心情 ,心情不知道为何变得焦躁烦闷起来。“ 谢谢 ?”她做事全是以自我本位考虑 ,才不会想别人的心情 ,就这样也会得到感激 ?等再次追上苏茵洁的脚步时 ,她终于得出结论 :苏家人的智商都有问题。

## 5

“ 如七 ,你的消息没有错 ?”

“ 乔老大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格 ,但不能质疑我的职业道德。我会翻脸哦。”

“ 哦 ,那真对不起了。”没什么诚意地道着歉 ,乔天师打着伞姿态婀娜地走在烟雨霏霏的扬州街市上 ,她身后跟着戴着大斗笠、担

着竹筐、打扮成下人的如七 ,两人的目标是离他们七丈左右的四个少年。

今日正是扬州南大街一月两次的集市 ,虽下着细雨 ,但附近镇乡的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书籍等还都是运到这里销售 ,人声鼎沸 ,交易繁盛 ,若不是前面四人太过显眼 ,乔天师也没有把握跟得上他们。

“看来‘老天有眼’这句话还是对的。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他们四个可爱的小东西哦。”

如七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有些受不了地道 :“乔老大 ,你别一兴奋就说些奇怪的话可不可以 ,而且请你动手之前想想他们的身份啊。”

“我知道嘛 ,是赵、钱、孙、李啊。”

就是昨天把她踹进湖水里 ,还想看她淹死的四个混蛋。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赵、钱、孙、李。那位穿淡青色锦袍的赵兄是现今圣上的十三弟赵晋 ,封明王 ,并加太保。那位钱兄的父亲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而孙兄的爷爷是知审刑院事 ,至于李兄的大哥为同知枢密院事。除了明王外 ,其余三人虽即没封爵也未取得功名 ,但他们在家都为幼子 ,受尽宠爱 ,恣意妄为惯了……”

如七的介绍还未完 ,就听前面一阵骚动。等乔天师小心凑上前看时 ,赵晋已经把不小心撞到他的商贩揍个半死了 ,而钱、孙、李三人用力踩着小商贩担子里的鸡蛋 ,玩得不亦乐乎。

如七在乔天师耳边轻声说 :“钱、孙、李三人虽是纨绔子弟 ,但最恐怖的还是明王赵晋 ,在建康府 ,他可被那里的百姓称为‘混世魔王’和‘混世太保’哦。他曾把教他读书的一名老师的肋骨打断 ,害得圣上大怒呢 ,但由于皇太后极疼爱他 ,连圣上也无可奈何。”

握住伞柄的手青筋直冒 ,乔天师面无表情地看着赵晋扔开小商贩又吆三喝四地继续逛街 ,众人已见过他的不讲理 ,莫不都避得远远的。而赵晋还一付沾沾自喜地左顾右盼的样子 ,与一般小混混的德行无异。

琉璃的未婚夫竟是如此没品的人 ,像琉璃那般冰清玉洁般的

女子，赵晋怎配得上她，她绝不允许。

见了乔天师难得认真的表情，如七知道她动了真气，当下也噤言默默跟在她身后。

赵、钱、孙、李四大公子继续在前面横冲直撞着，踢翻人家的水果摊子，顺手摸走瓷器而后扔掉，布料抖开浸入泥水里，整个街市就像他们的大游乐场，只是单纯地享受着破坏的乐趣。行头被人找来阻止他们，也被其中一人笑嘻嘻地攥住领口道：“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而被打得满脸鲜血地退回去。

“简直与未经驯养的野兽无异！我不是佛祖，因此我对付野兽的方法只有一种。”

细雨在油布伞上汇聚成水珠延伞缘滴下，断断续续的令乔天师的脸色变得有些模糊，看不清她的神情，只听她说话的语调平平缓缓，有种令人心惊的平静。

“乔老大……”

以为乔的思绪已飘向远方，如七不觉出口唤道，但乔天师却立刻侧过头，朝如七笑了一下道：“不用担心，我不是鲁莽的人。咦？不知不觉，雨已停了呢。”

乔天师移开还滴着水珠的油布伞，扬起大大的笑脸看向天空。太阳由浅灰色的云边悄悄露出头，泻下的浅浅金光落在乔身上，透透澈澈的，几乎以为她下一秒就会不见。

“真是老天有眼。”



心情不知为何焦躁起来。

苏意怜似乎也感受到她情绪不稳定地在刺绣的时候偷偷朝她这里看。

懒洋洋地坐在窗台上，窗外迎春花星星点点的煞是好看。金色的大乌鸦依旧呆在最高的树枝上监视着他们，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但心情却是无法抒解的郁闷烦躁。

乔昨天也回来了 ,很仔细地对她说了她未婚夫众多“丰功伟绩” ,让她仔细考虑要不要嫁。

虽然说是对外未婚夫的人品没有任何期待 ,但她却在听了乔的话后不能否认地受了很大的冲击。她的一生啊……十五岁时订下的婚事 ,对方也不过才十四岁而已 ,期间经过外族来犯 ,先皇驾崩 ,婚事也就慢慢往后延迟了 ,当然她逃婚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现在她已二十一岁 ,贵族中像她这么大的新嫁娘根本就没有吧。而决定回家时 ,她就对无论嫁给什么样的夫君都有接受的觉悟了 ,那么 ,为何在听了乔的话后 ,不 ,也许更早前 ,胸口的这种狂暴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 ?

周雪闭上眼睛 ,阳光透过树影轻洒在她身上 ,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在苏府的这一个多月 ,时间就像在身边静止一般。不用受饥饿冷寒的威胁 ,没有步步陷阱的险恶 ,不用担心暗算和算计别人 ,即使只是静静躺着 ,就能获得华服美食和安全的环境 ,连人的存在也可有可无了起来。

还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思考也多了起来了呢。

有脚步声朝厢房走来 ,周雪知道现在斜坐在窗台上的姿态不合适宜 ,但就是不想动。“姐姐。”意料之外的声音令周雪睁开眼 ,午间的阳光刺入眼中 ,令她初看人时也是模模糊糊、白茫茫的一片。过了一会 ,她才看清来人。

站在青石板路上的两个俊俏少年 ,几日不见 ,似乎又长高了 ,真奇怪 ,为什么他们总是学不乖 ,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总是叫“姐姐”呢。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

意识到猛然叫错的两人全身僵直地要听着随之而来的讥嘲 ,结果等到的却是周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亦雅愣了一下 ,小心地说道 :我 ,我们来看一下表哥。”

“他在给我缝制嫁衣呢 ,暂不见客。”

因对方是弟弟 ,周雪毫不避讳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 ,她却不知

道 ,同弟弟已分开了五六年 ,不尖酸刻薄的周雪远比他们所认识的官家小姐美丽可爱得多 ,对她所展露的慵懒芳华 ,即使知道她是姐姐 ,并且内在与外表的美丽完全不符地可恶 ,兄弟俩还是羞红了脸。

不过说起来姐姐为什么坐在窗台上 ,似乎察看着每一个要接近厢房的人。对他们来探望表哥的事情也是想也不想地回绝 ,怎么说也是他们和表哥有血缘关系耶 ,姐姐凭什么独占着表哥 ,不让他们相见啊。

况且扬州到苏州的距离并不近哩。“ 我们有近半年没见到表哥了…… ”

周雪眼睛微眯 ,冷然道 :“ 想让我话说二遍吗 ?”

亦文、亦雅两人身子又是一僵 ,恨恨地瞪了周雪两眼后 ,没有办法只得又走回去。

哼 ,原本还有些可惜姐姐要嫁给那种无赖 ,现在看来 ,姐姐和那个笨蛋小王爷真的很相配 ,一个残暴一个奸恶 ,真想知道他们的结婚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 说真的 ,琉璃 ,你喜欢让别人憎恨你吗 ?”

身子倒挂在屋檐下 ,乔天师一手拿着糯米饭团 ,一手拿着牛肉片说道。

对乔如蝙蝠般的突然出现周雪没有半点吃惊的表情 ,倒是苏意怜看向窗外时 ,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花针不小心扎在手指上 ,渗出的血珠只有哭丧着脸自己吸吮。

“ 是啊。”周雪依旧冷冷淡淡地道 ;“ 我不像母亲 ,与其被人忽略 ,不如遭人憎恨。”

咬了一口饭团 ,乔天师咿咿呀呀口齿不清地道 :“ 你那两个弟弟对你是又恨又怕啊 ,真不明白 ,你又没做什么 ,他们为什么那么怕你。”

“ 嗯……嗯……大概他们还记恨着小时候的事吧。”想不出现在完美的自己有让人憎恨的理由，周雪只好朝前追溯。

“ 小时候？”

“ 对呀，闹得比较大的一次，也不过是我把亦文骗到树上呆了几个时辰，结果我放开手让他跌到头破血流的事情……啊，对了，还有把亦雅推到湖里，差点让他溺死的事，还有把他们骗到祠堂里锁了一夜的事，还有把父亲最喜欢的白玉马打碎陷害他们的事，父亲朋友的孩子来了先暴打一顿然后推到他们身上，令父亲与他朋友反目的事……这样说起来，我的童年过得还蛮愉快的嘛。”

“ ……”乔张大嘴巴直直从房檐上掉下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只用一个手指支撑住身子，而后轻轻跃起，她先把饭团塞进嘴里，按地的脏手指就在衣服上擦了擦地走近周雪。琉璃小时候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种人吗？根本无法想象嘛。

“ 怨不得他们对你所说的话虽不说言听计从，但至少不敢反抗。”一定是童年的阴影还留在他们脆弱的心底吧。连乔都不觉同情起那两个娃娃脸兄弟了……有这种姐姐，童年一定很辛苦吧。

“ 对了，琉璃，今天早上你的未婚夫已住进苏府了哦，你怎么没去看看啊。”她可是一听到苏府大门前不同于以往的嘈杂声，便极其期待地躲在一边偷偷观看呢。原本以为赵晋因他凄惨的模样多少有些遮掩和收敛，结果他依旧顶着被揍地青紫的大黑眼圈和“ 变胖 ”的猪头大摇大摆地走进苏府，低估了赵晋的羞耻心是她的不对，她要好好反省才可以。

周雪意兴阑珊地闭了闭眼道：“ 没有兴趣。”

“ 琉璃，你真的连人类最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啊。”

“ 不是。”她是怕抑制不了脾气，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似乎也感受到了周雪的沮丧，乔爱笑的眸子也变得黯然起来。“ 我还是喜欢柳霓雪呢。”她喃喃说道。那是没有任何封号和背景的少女，一入江湖，便引得各方人士惊才惊艳，成名战是在小雪初晴的长江边，对方曾是江湖三大邪宫之一的青夜宫，在那一役中，柳霓雪独斗青夜宫里精挑出的十八位绝顶高手，她以古琴曲《流

水》中一段《长江万里》和二段《一派千寻》中澎湃乐音配合长江激烈流水震破对方奇经血脉，并以琴中雪柳剑刺穿十八人的肩胛骨毁了他们的武功。而她只有后背和小腿受了点伤。经此一役，被正道人士深恶痛绝的以买卖妇女为业的青夜宫绝迹江湖。

而这便是“江水霜寒涛怒碎，绝世雪衣，剑魄琴心”的由来。

虽然乔天师和她交往以后才知那次战役的起因是青夜宫宫主的儿子不长眼地看中了独闯江湖的柳霓雪的美色，原本想在客店迷倒她，先奸后卖，结果当然没有得逞，还被柳霓雪毫不留情地阉了。青夜宫当然不甘心，下了“狙杀令”派座下十大暗杀者去解决柳霓雪，柳霓雪被骚扰得不耐烦，为绝后患就干脆挑了青夜宫。听了柳霓雪不得已的语气，乔天师只有暗叹青夜宫自作孽不可活。

在江湖上与乔天师在一起的柳霓雪冷情无忌，自信张扬，但柳霓雪的冷情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绝情，只是她本身情绪不易显露的性格而已。能说出“两个人在一起，什么事也能做得到”这句话的柳霓雪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热情。

但是现在的周雪身上已看不到那种热情，就像被什么事情困扰一样，她就如要自我保护一般坠入水潭最深处，保持着波澜不惊、宁静深寒的姿态。乔天师看在眼里，虽然焦急，但却无法可想。

“与其被人忽略，不如遭人憎恨。”

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呢。

“因为我是多余的存在啊。”

乔一惊地看向周雪，看透了乔心中所想的女子笑得飘忽虚幻：“我从未和你说过呢，对母亲来说，我只是她作为王妃必须要生子的义务，对父亲来说，我只是他可有可无的小孩，对亦文、亦雅来说，我是他们避之不及的恶姐，而对二夫人说，我是不能存在的不小心看到了她的秘密的人吧。”

“……秘密？”

“啊，”飘忽的眼神猛地清明起来，周雪手肘压在膝上支腮笑道：“大户人家中都会有一些不想被别人知道的龌龊的事情呢，南阳郡王府中又怎么可以例外。只是孤独的人都会做的事而已，她

却像犯了天大的过错一样寻死觅活的，真是好笑呢。”不好笑的是她渐渐的偏执。

“哦。”乔已经不是小孩子，自然知道周雪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世上我只有乔一个人而已。”周雪微微地扯了扯唇；至于别人的爱或不爱，我根本无所谓。”

食欲一瞬间失去了。她为何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声音，听到琉璃的心中说着：想要有人爱她，以她为第一顺位的许许多多许多许多的爱意。

有些悲伤地移开目光，不经意地看着室内，坐在绣架前锈衣的苏意怜痴痴地看着周雪，不知已看了多长时间。



“砰”的一声巨响，周雪惊吓地坐起身来，她只来得及抓住屏风上的外衣披在身上就连忙冲出寝室。

她最先跑到乔睡的小隔间看了一下，乔根本不受外界影响地呼吸甜睡着，周雪激跳的心才慢慢缓和下来。

盘花锦帘“刷”的掀开，周雪侧头看去，穿着单衣、长发及膝并未梳髻的少年脚步重重地踏进来，室内并未点灯，窗户紧闭，月光也只投射进淡淡的光影，周雪眼力虽好，也只隐约看清少年的轮廓。

“鸦……”周雪讶然地低语着，没想到他在外面偷窥也就算了，如今竟得寸进尺地登堂入室……

“你有未婚夫为什么不早说！”

鸦用力大喊着，愤恨的语气却使周雪不及细想忙捂住他的唇低叫道：“说话别那么大声。”会吵醒夜行妖。

“唔，唔，”鸦拨不开周雪的手，只得紧攥住她的手腕用力按下，“干什么不让我说，是你心里有鬼吧！”

“我干吗心里有鬼？”周雪讶然反问，却被鸦认为顽固抵抗地冷哼道：“你自己心里明白，竟敢欺骗……欺骗苏意怜的感情。”

“啊……”这是哪里和哪里，她怎么听不太懂。

“苏意怜是我的祭品，他的感情就是我的。”看着周雪哑口无言的样子，鸦更加情绪激昂，竟然敢欺骗我，若不是宗宁对我说今天你的未婚夫来的事情，我还傻傻地被人玩弄着，太过分了，你一定看着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人被你玩得团团转的样子而在偷笑吧！太可恶了！”

朝耳边怒吼的话几乎令周雪耳朵震聋，她缩了缩脖子向旁边移了移，手被紧握着，连掏掏耳朵都不成。她一定要冷静，一定要睿智地把鸦为什么在深更半夜跑到她的闺房朝她无礼怒吼的事情弄清楚，于是她开口道：“我玩弄谁？”

“我。啊，不，是苏意怜！”

“好，就算你们两个好了，”周雪冷静地道：“我怎么玩弄的？”

“你、你、你，你知不知羞啊，竟让我说出来。”鸦的脸上飞上艳红，幸亏屋暗，周雪看不出来；你、你、你，你有了未婚夫了，还不知耻地诱惑我们……”

“等等！”周雪眨了眨眼，有些惊诧地张大嘴，而后一字一句地慢慢问道：“我……诱惑？谁？”

“就是……”

“明白，明白，就是你和苏意怜两人嘛。”周雪似乎终于捉住了症结所在地严肃地问：“我是怎么诱惑你们的。”

“你、你、你，你知不知羞啊，这种事还让我说出来。”鸦的脸滚烫滚烫的，头顶几乎要冒烟地害羞，他结结巴巴地道：“你、你不是一见面，一见面就非礼我吗？还、还有，你答应陪苏意怜，你、你还调戏我，我跑你也不放过我……”

“所以？”

“我以为你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鸦羞涩地微低下头轻声道，但他似乎想到什么，情绪又激动起来；“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女人了，但因为是你我才对你另眼相看的哎，谁知道你竟欺骗我们。幸亏是我，要是金乌的话，一定会杀了你的！”

周雪并没觉得鸦对她另眼相看过，况且被鸦另眼相看也没什

么值得高兴的地方。还有关金乌那只乌鸦什么事 ,不过——“ ..... 我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 ..... ”这种事她本人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 鸦又是怎么感受出来的 ?

凝视住她的眼睛 ,在黑夜中仿佛凝缩的星河一般璀璨闪亮 ,认真非常。

周雪暗叹了口气 ,有种泥足深陷的预感。“ 我就是骗了你又怎样 ?”

越解释只会越描越黑吧 ,与其残酷地揭露他的自作多情 ,她还不如干脆扮演薄情女的角色 ,哎 ,她真是越来越好心了。

“ 还有 ,你不是说我们是敌人 ,还说被苏意怜喜欢上的我很可怜 ?”

“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鸦的声音不复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掺入了极大的委屈感 ; 我宁愿你欺骗我 ,也不想听你说出这么残酷的话。”

冷静冷静。周雪深吸了一口气 ,她是个智慧而沉着的人 ,和鸦这种有着幻想症和自恋狂的人不同。绝不能被鸦的胡言乱语而打乱了步调。作好心理调适后 ,她清冷冷地咳了一声道 : “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

眼睛早已适应了黑暗 ,至少可以看清对方三分表情 ,鸦紧咬着下唇 ,一脸泫然欲泣地看着周雪 ,周雪除了感到滑稽外 ,脊背还一阵寒凉 ,若不是手腕被紧紧握住 ,她也许想逃。

“ 难道你的未婚夫比我好吗 ?”

“ 啊 ?”周雪怔了一下 ,她又没见过 ,没比较过 ,不知道耶。

“ 刚才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 ,长得又黑又丑 ,连我的一半漂亮都没有 ,不过是个王爷而已 ,你若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成为王爷啊 !”

“ 你是皇上的亲戚 ?”怨不得他不像下人也不像护卫 ,又自恋又狂妄 ,原来和圣上有亲呀。

“ 哼 ,谁稀罕和他有亲啊。”鸦不屑地冷哼一声才道 : “ 你知道莫王爷吧 ? 封为平京王的那个。”

歪头想了一想，周雪摇了摇头道：“不太清楚，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其实他若没来找我的话，我也不认得他。后来我让宗宁他们去查了一下，这个莫王爷和江湖上布天门走得很近，而且势力浸入朝廷，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的存在，多天前派人来和我商谈，说事成之后，加官食邑少不了云云，我想问他要个王爷当当应该没问题吧。”

周雪怔怔看了鸦半晌，许久才从嘴里挤出话来：“那、那个，事成之后……是什么事？”

“哦，那个呀，”鸦满不在意地道：“大概是什么谋权篡位吧。”

周雪身子晃了一晃，差点想昏过去，她不了解鸦，不，她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为什么莫须有的事情可以让他渲染成天大的不该，而真正重要的事情他又根本没放在心上呢。她不知道鸦脑子的构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也不想知道。

“这种事情好像应该列入机密吧，你为什么对我说。”周雪气若游丝地问道，她不想成为篡位者的同犯啊；还有，你有什么可帮助别人的。”

鸦犹自不知死活地抬起下巴傲然“哼”了一声：“你以为苏府只凭绣绣花什么的就能成为富甲全国的商户啊。他们如此风光都是因为我啦！光我发现的就有金矿三座，银矿五座，铁矿十二座，铅和锡矿共九座。我只开采了其中三分之一而已，其实我也发现了铜矿，但官府控制得厉害，扔在那里又不会跑，我就当没发现过。朝廷每年才得金一万五千多两，得银二十多万两，我自己开采的只比朝廷的略少而已，我又没有朝廷那么能花钱，所以说我应该比皇上还富一点点，怎么样，我应该比那个丑王爷厉害多了吧！”

朝廷人家还有税收啦——但鸦有钱的程度确超乎人的想象。

周雪想起不经意碰到的布天门门主，原来还以为布天门看上了苏府的财富，现在她才知道，莫如幽想掌控的不是苏府，而是鸦。

这么看的话，鸦的身份立刻神秘莫测起来，照他自己地说法，他的财力完全能为自己打造一座城堡，但他却寄居在苏府，身边护

卫为在江湖中消失三年之久的“刀剑双奇”，而他本身的武功也不可小觑，同时消息网也很灵通，可以查出平京王的底细……

“你知道我是谁吗？”周雪试探地问道。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鸦愤愤然地道：“南阳郡王的女儿平乐郡主周雪，你当我只能晚上出现，什么都不知道啊！”

得知鸦虽惑于她的身手但还是没有特意打探她的身份，周雪的心情不知为何大好起来：“你只能晚上出现，不会是怕阳光吧。”

原本只是顺口说出的话，却因对方长时间的沉默以对，而终于感到了不寻常。

“鸦……”也许他真的有什么隐疾也说不定，周雪为自己口快而有些后悔。

“你到底想好没有？”

“啊？”

“我富可敌国，长得又漂亮，想要的话，封爵不成问题，你想清楚没有？”

“想，想清楚什么？”

“就是我和那个丑王爷你到底喜欢谁啊！”鸦又忍不住大叫起来，他又美又有钱，权力也唾手可得，他已经够降贵纡尊地让周雪选择了，没想到她还给他装傻。

“……”周雪眯了眯眼睛，她刚才为伤了鸦的脆弱心灵而担心是不是就像傻瓜一样。

“你要想清楚哦。”因周雪的沉默，鸦不觉慌乱起来，他从来没有恋爱过，不，从来没有被追求过，不，因为对方是周雪他才准许她追求的，所以他回应一滴滴感情也是应该的。但是周雪即使有了未婚夫，也该为他放下的一滴滴感情欣喜若狂才对。“这世上像我这样的好男人可只有我一个哦，不是我自夸，你该为我的稍微在意而感到荣幸！”

“……”抿了抿唇，冷静冷静冷静，她是沉着智慧的周雪……

“原来你真是热爱权势的女人，罢了，原本我就不想与小人作对但又怕麻烦，帮助平京王无异把金山银山朝水里扔，于是一直拖

延着 ,但是为了你 ,我便帮他罢 ,你有没有很感动 ! 一句话 ,选我还是你未婚夫 ! ”

“ ..... ”

“ 喂 ! ”

“ 你是笨蛋吗 ? ! ”巨大的叫喊声令鸦震惊当场。周雪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 ,她用力地挣脱鸦的掌控 ,伸手拽住鸦的衣领往下拉 ,燃上怒火的眼对上鸦的美目 ; 你别自以为是地说个不停 ! 什么为了我 ? ! 你自己没有是非观念吗 ? 你想谋反自己去 ,你想封爵自己封 ,别和我扯上关系 ,还问我有没有感动 ? 一句话 ,我见了你这种蠢材 ,只会激动 ! ”

“ 你 ,你凶我 ..... ”鸦没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周雪会发起火来 ,而且发火起来那么可怕 ,他不觉畏缩了一下 ,嗫嚅着说道。还说他是笨蛋 ,好过分 !

“ 我就是凶你你又能怎样 ! 而且我有未婚夫关你什么事 ! 他都不问我了 ,你凭什么过问我 ! ”

“ 莫 ,莫非你想抛弃我 ? ! ”鸦惊骇地叫道 ,他 ,他都这么低声下气了 ,周雪竟还顽固不冥地选择对方 ?

“ 你给我闭嘴 ! ”头好疼 ,嗓子也叫得好疼。她揪住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在她的怒视下也不会逃避 ,依旧以黑色火焰般的眼神注视着她 ,为什么会那么自以为是和自信十足。

“ 我才不要 ! ”鸦也回吼过去 ,他是受害者耶 ,连说说都不成啊。

“ 你是不是有病。 ”感觉好无力。

“ 对啊 ! 我就是有病才会喜欢上你 ! ”

赌气似的大叫过后 ,等鸦看到周雪呆滞地瞪着他后 ,才意识到自己不加思索地说了什么 ,自己竟然在周雪没对他说喜欢之前说了喜欢 ,让他有些懊怒 ,但周雪不是感激涕淋而是惊吓住的呆滞表情更让他的心情跌到谷底 !

“ 可恶 ! ”周雪呆呆地看起来无辜之极的眼神让鸦心里一阵骚动 ,而那曾非礼过自己的唇也在咫尺之外诱惑地半启着 ,并不承认自己心里有色色念头的鸦抱持着“ 说喜欢后应该更加重喜欢的程

度”的圣洁想法吻了下去，开始时牙齿撞得生疼而让他皱了下眉，但随即唇所感受到的柔软酥麻令他原谅了自己生涩的吻技，但是甜美迷醉的感觉也只有一瞬而已，周雪揪住他衣领的手变为按在他肩上把他用力推了出去，鸦猝不及防地后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当看到黑暗中突浮出周雪捂住双唇的清晰美丽的剪影时，一种巨大而犀利的感情劈过他的胸膛：“我喜欢你！”只停顿了一秒，鸦又大声加注他的认真坚决。

“我喜欢你！”



心如巨浪般汹涌，周雪捂住自己的唇，除了想消去那种吃了胭脂的艳情感觉，还想阻止自己大叫出来。

“你……”

身后突然响起奇特的木质碎裂的声音，周雪也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脸色骤然大变，她头也不回地向前掠去，顺势抓起跌坐在地上的鸦，在快接近房门时，清冷气流已迫近颈部，周雪看也不看就长袖一甩，三朵艳色蔷薇击入寒夜之中迤邐出的耀眼青光。“叮叮叮”三声脆响，光色只是滞了一滞，但随即又光芒大胜地迫来，周雪抱住鸦就地一滚，而他们身后门楣悬挂的锦帘瞬间被绞得粉碎。

还未在窗前站稳，凄厉的光色又横划过来，两人险险避过去，身后窗户却因受不了气流压迫，雕花型的木框和玉版窗纸全遭到肆虐的拧断撕裂，皎洁的月光由半摇晃的碎裂的窗子映射进室内，而鸦这才隐约看见明暗交错的黑影中站着一个人材矮小的女子，手平持巨型的镰刀型刀器的长把，如弯月般闪耀着青寒光芒的锐利刀口所发出的冰冷的寒气渗入毛孔。

被对方凄厉的气势所震慑，鸦动也不动地站着，冷汗由额角渗出。风吹过半裂的窗子，一闪一闪的明暗光影在手持利器的女子身上形成跳跃似的诡异，突听“啪啦”一声，窗子完全碎裂，月光直射进来，原本掩入黑暗中的眼睛微一轻眯，是刀器出鞘的清厉和锐

刺。

“叮铃”一声,金色的光色一闪,鸦惊骇之余拿出了金链。周雪大喊:“不要主动挑衅乔啊!”但她显然阻止不及,乔异常晶亮的眸子已锁定住鸦,刀尖轻轻上挑,一招“云上于天”已斜斜劈向他。

周雪绝望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早就告诉你不要太大声嘛。”

恐怖的夜行妖,终于出现了。



和主动逃婚的周雪不同,乔天师是被迫离开武当山的,全是因为她睡着又被吵醒后就会变成见到会动的物体就扑上去嘶咬的野兽般恐怖的个性。

据说她的这个症状是因为小时候和师父学武时,师父为测试她的警觉心和敏锐度而总在夜间她熟睡后时不时地刺她一剑、踢她两脚而遗留下的本能。

在武当山的最后一夜乔为何被叫醒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只知道武当山为了压制她而摆出了三十六天罡剑阵,却被乔冲个七零八落,破解剑阵也就算了,她又把太和殿几乎毁坏掉,把道教主殿毁掉也就算了,她竟然把前来阻止她继续发狂的掌门蓄了二十年的美髯削得干干净净……比敌人来袭还恐怖的乔天师就这样被勃然大怒的掌门师兄一脚踢下武当山,让她去危害江湖,不是到江湖上磨练磨练,消除些锐气。现在的乔已不像初入江湖那么恐怖,但被打扰睡眠的乔的破坏力还是极为惊人的。

“轰隆”一声,被逼无奈的鸦冲破屋顶,乔随即跟上,不再是“华丽十字斩”令人不知所云的招势。“云上于天,大君有命,不宁方来,有孚盈缶,五用三驱,城复于隍,天地不交,系于包桑,君子有终。”乔使出来的是足可当教材的武当派最为正宗和朴实的卜卦九剑。

若不是相击的铃声对半清醒的乔的动作仍有些微的牵制作

用 鸦早已不知落败几次了。清冷的月光下 ,长发飘扬的鸦和手持巨大利器的乔并不沾身的相搏不像是战斗 ,更像是妖者的舞蹈。

“ 奇怪…… ”在鸦冲破屋顶时 ,周雪已顺手摸了杯凉茶由窗口跃出去跳到旁边树上喝茶看戏了。在屋里时还没发现 ,但是在明亮的月光下 ,没有化妆的鸦脸面熟悉得让人心惊。

“ 我要好好想想了。”

周雪低声道 ,她轻飘飘地跃上屋顶 ,袖中蔷薇又疾射向乔 ,红色花瓣被斩碎飘飞 ,落入地上却是瓷器碎片“ 叮叮 ”作响 ,那是同蔷薇暗器一同打飞出去的茶杯碎片 ,杯中茶水已全激泼在乔的脸上。

“ 呃—— ”



身边似乎有细细地说话声 ,乔被吵醒后并不想起 ,她“ 嗯 ”了一声 ,转过身脸在枕上蹭了蹭继续睡 ,不过枕头怎么会这么凸凹不平 ,蹭得脸颊生疼 ,被褥好像也硬硬的 ,睡得极不舒服 ,又磨蹭了一会 ,乔才睁开迷茫的双眼 ,想看看为何睡不安生 ,不是雕花的木格墙板 ,而是半塌的房屋的景象令她震惊地一骨碌爬起来道 :“ 这是哪里 ,我不是应该在床上睡的吗 ?”

“ 床都让你用阎牙砍碎了 ,能睡人才有鬼。”

冷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乔天师扭头看去 ,周雪正背靠着大树坐在地上 ,她身边坐着一个身穿单衣、长发及膝的男子 ,正揉着眼打着呵欠 ,不知是刚醒来还是未睡 ,乔天师仔细看了两眼 ,才惊讶地道 :“ 苏意怜怎会也在这里 ?”她抬头看了看天 ,天色微明 ,卯时应还未到吧。

“ 别管别人 ,”周雪冷哼一声 ;“ 绮心园叫你毁成这样 ,你自己找人来修理 ,我可不会帮你。”

乔天师已完全清醒 ,她站起身拍了拍睡衣上的叶屑泥土 ,眼前绮心园的毁坏情况连她都不禁咋舌 ,主厢房屋顶塌落 ,墙壁塌陷 ,连旁边两棵梧桐树的树冠都被削掉。里面的金器摆设更不用说地

全毁 ,偏厢好一点 ,只是靠近主厢的几间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

“ 秋雁呢。”想起偏厢住的小丫环 ,乔问道。

“ 我让秋雁去找管家拿些衣服饰品过来 ,我可不想穿着单衣外出。”周雪冷冷说道。她的几箱子衣服首饰全都埋在砖土下 ,就是还能穿戴她也不想伸手把它扒出来。

“ 嗯 ,嗯。”乔天师的目光又投向被肆虐过的园子 ,有些为难地道 : 我不认识泥瓦匠耶。”

“ 那个随后再想。乔 ,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游戏 ,你有无兴趣 ?”

“ 哎 ?”乔天师心一跳地向周雪看去 ,穿着白色单衣的女子依旧面无表情 ,但似乎又有什么不同。

“ 乔 ,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做不成呢。”

冰湖下流动的不是寒流而是红炽的火焰 ,乔已隐隐可听到冰凌碎裂的脆响 ,她扬起大大的笑脸 : 琉璃你难得这么有兴致 ,怎么可以少了我。”

“ 就这样说好了。首先拜访一下苏夫人呢。”

院门口有声响传来 ,乔忙把抱着睡的阎牙迅速还原成拼装前的状态塞进贴身放的布袋里。

秋雁走进院门 ,身后还跟着两个捧着装着衣服首饰的锦盒的丫环。

周雪拉起身边犯困的少年淡淡说道 : 鸦 ,不 ,苏意怜 ,梳妆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去见你的母亲吧。”

## 6

掀开珠帘 ,临窗是可坐可卧的床榻 ,床内侧摆着红花罗锦褥 ,

床中央放了一张小几，上面摆着紫砂茶盏和银质碗匙。房间两侧摆着四张楠木椅子，周雪和苏意怜坐了左侧两张。

坐在床榻上的苏夫人把早茶放在小几上，朝随侍屋内的丫环说道：“墨珠，绯缨，你们先下去吧。我有事自会叫你们进来。”

两位丫环福了一福身退下，苏夫人又对昏昏欲睡的苏意怜道：“怜儿，你若是困得厉害，就先到内室里休息一会呢，我和郡主的谈话还要一段时间。”

等苏意怜拖着脚走进内室，厅堂里就剩苏夫人和周雪两人了。

“平乐郡主，请坐在我旁边，有些话实在不宜大声说出来呢。”苏夫人自嘲地笑了一下，周雪也不推辞，走上前去坐在床榻上小几的另一侧。

“苏夫人，看来你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苏夫人笑了一笑：“昨夜绮心园发出的声响大得连苏州城外都可听到，再装聋作哑也不可能了，说真的，苏府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了。”

“……苏夫人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呢。”

“不管妹妹怎么说，但我就是感觉和你投缘……”见周雪面目一冷，苏夫人也不再客套地道：“郡主，请你把问题说一下，容我整理一下极乱的思绪。”

“你知道鸦吗？”

“啊？鸦，不是叫金乌吗……也许我记错了，我只听夫君说过几次……”

“金乌是鸦的宠物。”周雪解释道。她可忘不了鸦和那只金色的大乌鸦相亲相爱的情景。

“是这样吗？”苏夫人低声道。为什么她觉得夫君的口气说的是人呢？“不过不管是鸟还是人他对你都是另眼相看啊。他并不屑与女人说话，有什么事也只是让他的两个护卫告诉我或直接找夫君商量。其实我也想多见见他啊。”

苏夫人只是随口说出的话，却令周雪想起黑暗之中，鸦大声说着“我喜欢你”的认真，她不自然地低下头轻咳一声，而后又若无其

事地抬起头道：“我曾问过苏意怜，他对鸦的事一概不知，反而鸦对他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还说苏意怜是他的祭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超乎常理之外的事情呢？”

“如果发生这种事是诅咒的话，也是我的错……平乐郡主，”苏夫人严肃地盯着周雪道：“我会什么都说给你听，只要你认真回答我一句话。”

“什么？”

“你讨厌这样的怜儿吗？”

“啊，”周雪一脸疑惑：“我干吗要讨厌他？”

“……不在意便好啦。”苏夫人喃喃说着话，她的视线移向窗外，几株桃花开得正艳，但她视线的焦点却全然不在桃花上，而是穿越空间到更遥远的地方；那还是我只有茵洁那么大时，在太阳热得足可把城池烤化的炎热夏季，所发生的事情……”



那时苏家还不在苏州，而在杭州。明明应是温湿多雨的夏季，在那一年夏天却不正常地干燥，连太阳都炽亮得太过妖异，在那妖异的太阳下，不经意在西子湖畔邂逅的鲜衣怒马的英俊少年，不知不觉成为她的情人。

得知她怀孕后，少年高兴得欣喜若狂。少年的父母双亡，便拜托他远亲中的老人做主，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成了婚后他就住在苏家。虽无所事事，但柔和良顺的他也颇得父母欢心。生下怜儿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季，几乎热昏过去的天气里，不知由什么地方飞来几千几万只乌鸦，几乎把杭州城都掩遮住，产房外面，树枝、屋顶、龙墙甚至连地上都布满乌鸦，见人也不躲，直到三日后，乌鸦才渐渐散去，因此怜儿从出生起便被认为是“不祥之物”。

而孩子的父亲在孩子生下来时却连看也未看一眼，只在还半昏迷躺在床上的她的耳边说了一句“谢谢你”便离开苏府，从此不

见踪影。

丈夫失踪了 ,还有着被当成不祥之物的小孩 ,在父母的劝说下 ,她不得已搬到苏州来住。日常生活并不用她操心 ,她也决定无论找不找得到丈夫 ,她都会独自把最爱的他的小孩养大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年时间 ,但他对她的温柔及疼爱她全记在心底 ,所有的艰苦她会慢慢撑过去。等到慢慢习惯了苏州生活 ,慢慢习惯了寂寞 ,她却在路上遇到了成婚时男方请来的远亲 ,她走上去问老人是否听过她丈夫的消息 ,老人却吓得直向后退 ,觉得蹊跷的她不顾一切地追问下去 ,才知老人根本不是她丈夫的远亲 ,而是她丈夫用三十两银请来冒充男方长辈的陌生人。

苏家在杭州也算是豪富 ,在丈夫才失踪时也花银请人找过 ,但全无消息 ,只到那一刻 ,她才想是不是她丈夫的所有资料全是假的 ,所以才会找不到人。老人也觉得极为愧疚地提供了一些线索 ,说似乎听到她丈夫身边的仆人叫他为“七郡王”。她当即抱了孩子找了马车 ,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回杭州 ,让父亲再花钱查一查她丈夫是什么人 ,她可以忍受寂寞痛苦思念 ,但绝不忍受欺骗。

.....

这次查找得很顺利 ,不到三个月 ,已经有符合她所说的大部分条件的人的资料送到她手上。

在看了资料后 ,她震惊不已。她把孩子放在家中 ,不顾父母劝阻地独自北上 ,在悬挂着“北齐郡王”扁额的底邸对面的小巷中等了两天两夜 ,终于见到回府的陌生却又熟悉的意气风发的少年 !

一切说透了都是那么荒谬好笑。精细规划的骗局由相遇之初便开始了。

他姓齐 ,父母全在 ,是外姓的王族。但直系三代不知受了什么血咒 ,长子生下来全是痴儿 ,那些痴儿从六七岁便开始关在府内的偏僻废园中 ,除了让两个老仆照顾着外 ,一直到老死都不让他们与外人相见。爵位食邑全都由二子当作长子继承。一般这种家族密闻都是死守着 ,根本不会泄露出去的 ,但仍被交恶的另一派王族知道了 ,在朝廷上攻击他们一家全都是傻子 ,辱枪舌剑之后便开始打

赌 赌小郡王的长子会不会再是痴儿。

一切只是这样而已 ,她所以为的深爱的人的孩子 ,不过是怕输了赌注而应下血咒生下的痴儿。对她的突然出现 ,他先是慌乱 ,后来又涎着脸笑道对她又不是没有感情 ,只要她愿意把小孩子扔掉的话 ,他会把她这个商人女迎回府里做妾。

而爱情就在他说要把孩子扔掉的一瞬间冷却下来 ,所有刻骨铭心相思成狂全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的丈夫应是温柔体贴的那一个 ,而不是这个自私冷血的人。爱情没有了 ,所有坚持就成为可笑。他只让他做一件事 ,随她回杭州 ,在官府内办了离休书 ,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带着孩子的她不是说与人做填房 ,便是做妾 ,这两种她都不想要 ,干脆她寻了个老实的穷人入赘苏家。而她怀胎十月所生下的小孩 ,即使是痴儿 ,她也会细细疼爱着的。

原本只是无可奈何所寻的入赘丈夫 ,虽口拙言讷 ,不善言辞 ,却是孝敬老人、疼爱小孩的好人 ,父亲曾因她前夫的恶意欺骗而气得中风 ,行动不便都是入赘丈夫照应着 ,渐渐地 ,苏家的生意也由他担起来 ,那时苏家的商号还不是日中金鸦……

“啊 ,抱歉呢。”苏夫人像是猛然惊醒般地回过神来 ;“我竟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

“不 ,”周雪的脸上看不出丝毫不耐 ;“我很荣幸能听到这样不一般的人生。不过 ,世上真有血咒这种事情吗 ?”她这次要问清楚 ,省得再发生类似“妖男”事件 ,徒惹人笑。

苏夫人沉吟了一下 :“无论前夫他说的是真的还是骗人的谎话 ,我都不想再寻根问底了 ,因为怜儿即使被诅咒了 ,也是我可爱的小孩……也许一切都是牵强附会……你就当听故事吧。”看到周雪认真地点头 ,苏夫人不觉笑道 :“嗯 ,在怜儿九岁时 ,苏府曾遭贼人放火 ,怜儿当时就睡在我们隔壁 ,我怕仆人们照顾不好 ,便自己在身边照顾着。等我和夫君被摇醒时 ,才发觉府后院已经火光冲天了 ,那时连夫君都不免有些慌乱 ,反而是怜儿冷静地领我们找出正确的路 ,冲出火场 ,一路上他曾嘟囔着说如果家人不见了那家伙

一定会哭,让祭品哭可不好之类的话,后来又说祭品没人伺候着可不成,又把仆婢厨子也带了出来。那场大火虽被及时发现扑灭,又无人伤亡,但苏府后院仓库中的布料全被烧了个干干净净,苏府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苏家有妖孽的流言又开始流传,夫君同我商量一下,干脆把生意也搬到苏州去。

“苏家一搬到苏州就买了现在的宅子,虽然当时的面积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是这十几年扩建的,但仍是一笔极大的数目,我曾问夫君钱是哪里来的,他只笑不答,被问得急了,也只说他以前挣的。商号也让夫君改成日中金鸦,我们继续做织缎生意,自从搬到苏州后,苏家就如神助般生意越做越大,不只织缎,连绣坊也插了一手。

“怜儿也有了单独的院落,而且不让任何人进他的院子里……我想也许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变了吧。对了,他在十二岁的时候还被人绑架过,但是不到一天又全身是血地回来了,还带只大乌鸦回来,他身上没受到任何伤害,问他身上为什么会染上血,他也说不上来。我曾经想,怜儿是不是一遇到危险就会改变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作不得准。夫君经常带他出去玩,一去就是几个月……我没见过夜中的怜儿,对我来说,疼在心里的还只是会单纯地依在我身边的痴儿吧。”

“即使一辈子这个样子,郡主,”苏夫人虽力持冷静,但还是可以感觉到有些气息不稳,“你会不会还是不讨厌怜儿呢?”



又到了讨厌的午时。

秋雁擦了擦额角的汗拿着食盒才踏进绮心园,不知是谁看见了欢喜地高叫一声道:“秋雁妹妹来了哦。”在园子里堆砖的、和泥的、刨木的、量地的全都扔下手中的工作,呼啦啦地围过来。

秋雁吓得后退一步,这时小厮正好推着两大桶饭菜赶进园里,她连忙站到小车的另一边四处张望着。

先挤到车前的一个穿着土黄短衫的男子把忘了丢掉的泥灰刀顺手插进裤腰，又从腰后掏出一把纸扇故作潇洒地扇了扇，邪里邪气地笑道：“秋雁妹妹，你在找乔老大吗？她不在这里，早就出去一会了。”

风扇过来一股汗臭味，秋雁露骨地皱了皱眉后退一步。

“符九，给我让开。”另一个人赶到，一屁股把拿纸扇的邪气男子挤了过去。小眼、尖鼻、翘牙，长得就像只老鼠的男子涎着脸出现在秋雁面前：“雁妹妹，今天是什么饭菜哦，闻起来好香呢。”

“米饭和毛豆炒肉。”秋雁冷冷地回答道。

“何五，你别吓着人家女孩子。”这时又有一个长得像女孩子般的男孩一拐子把灰老鼠顶走，他伸头朝木桶里看了看，皱了皱眉说道：“又是毛豆炒肉，已经吃七天了，厨师不会换个花样啊！”

秋雁冷哼一声，顿顿有肉给这些泥瓦工吃都不错了，竟还挑三捡四。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伴随着佛号声，一张符“砰”的一声贴在木桶上，长得英俊无比却剃着光头的少年双手合十地低眉诵唱道。

“不杀和尚，你贴这符纯粹不让我们吃是不是。”女孩般的男孩怒道。每次吃饭都一贴符，真是破坏人吃饭的好心情。

“如七，此言差矣，我是不杀生，又不是不吃肉，别人杀的和我没什么关系。”不杀和尚无耻地辩解着。

“那你为什么贴道符？”

“表示我要很抱歉地吃它们啊。”

秋雁不见乔，就又拿着食盒走出园子，符九伸长脖子痴痴地追看着。

“喂，符九，”老鼠男何五一把握他的脖子，在他耳边说道：“我有极乐迷魂香呦，你要不要？”

“什么，我这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怎能用这种下流东西。”符九推开何五义正辞严地说道。但随即又换成他搂住何五的肩，嘻嘻淫笑道：“不过有了爱情就不同了，兄弟，要不要便宜点卖？”

不满意小厮慢吞吞地盛饭，如七从怀中掏出盆大的木碗，几勺子便盛得堆尖高，又舀了两勺毛豆便蹲在一边吃了起来，但才吃了两口他又唉声叹道：“乔老大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不抢她的菜吃得很没劲呢。”

.....

另一方面。

仰头看着天上相互追的风筝：“真是好兴致呢。”乔喃喃说道。

树下传来嘈杂声，乔天师不感兴趣地向下看了一眼，没想到竟是故人赵、钱、孙、李。

“赵兄，我们已在苏府呆了近两个星期了啊，怎么还未见你未婚妻长什么样子？”

对钱兄的遗憾孙兄也深有同感：“是啊，赵兄，你四月初六就成婚了，在婚前还不知未婚妻长成什么样总觉得心里很不踏实啊。赵兄如此风度翩翩，若是娶的妻子.....”

“去，是我娶妻，还是你们娶妻！就是我娶个无盐女在家里供着也不碍你们的事。”赵晋心烦地叫道。府里催得急，让他快些回到家中试穿婚服，预览宾客名单，管谁爱来不来，他还没玩够，根本不想回去。

见赵晋大发脾气，钱兄和孔兄连忙噤声。一直安静地呆在旁边的李兄却摇了摇头道：“赵兄，这么说不对，丑女根本没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利。平乐郡主娇美如花，温柔似水，赵兄一定会娶到一个美娇娘的。”

赵晋冷哼一声又道：“谁管她长得漂不漂亮，只要别挡着我玩乐便可以了。”要不是娘一见他就在耳边叨唠着他这么大了怎还不成亲，若他再拖延就让他皇兄下旨赐婚云云，他才不想让个不认识的女人住进他的锁澜府。

“对呀呀，赵兄，女人算什么。”钱兄见赵晋根本没什么谈话的兴致，话题连忙从女人身上拉开：“赵兄，我们离开苏府吧，这里无聊得要命，根本没什么好玩的。”

“没错没错，开始到苏府时，我还以为可以见到苏意怜呢，结果

根本碰不到他。”

“孙兄，你说的是被称为‘仙姿秀逸，神之巧手’的苏意怜吧，我曾听说过他是傻瓜呢。”

“嘿嘿嘿嘿，那欺负起来一定很有趣。”李兄阴笑道，但随即又泄了气；可就是见不到。”

“能让你们见到才会有鬼。”乔也是去到绣房找琉璃的时候才发现的，苏意怜所住的仙绫院院外不知潜伏着多少护卫保护着他，连她都是好不容易才潜到绣房的屋顶。

苏家对苏意怜的保护由此可见一斑，明知这几个人有嗜虐性格，又怎会让他们见到苏意怜进而欺负他呢。

四个人毫无顾忌叙着话渐渐远去，乔天师的视线又移向天空。白云迅速移动变幻着，风由背后吹来，是凶是吉呢？



风向改变了，是凶是吉呢？

周雪仰头看着苏府天空上的风筝，过了许久她才转过头看向室中央坐着刺绣的长发及地的少年：“苏意怜，衣服绣得怎么样了。”

苏意怜迅速抬头，欢欢喜喜地笑着：“才绣了一根尾翼，再过几天这只凤凰就完全绣好了。”

仔仔细细地看着苏意怜的笑脸，没有一丝勉强的神态，周雪张了张唇，终于说道：“苏意怜，你绣的是我的婚服。”

“我知道啊，琉璃从开始便说了。”

依旧是纯澈又热切的眼神，周雪心中又升起不明所以的焦躁：“那是我要同别人成亲时要穿的衣服。”

“成亲？”

“嗯，是两个人通过正式的仪势成为夫妻。”

“……成亲后琉璃还会陪着我吗？”

焦躁过后是深重的悲哀，她终于有些了解鸦所说的‘被苏意怜

喜欢上还真是可怜”这句话的意思了……被那样深切地说喜欢啊，一生之中再也不会遇到这么纯洁的少年，再也无法听到那种毫无保留的语言了吧。

但喜欢只停留在喜欢上而已。

原来那就是焦躁的原因啊，无法更进一步，不能更深一层，明明吹皱了一池春水却还是无伎无求的模样，但想象着会开窍的苏意怜这种事……就像会悲哀的自己一样可笑吧。

“……不会了，就像你的父母一样，从此以后我也只会陪着那个成为我夫君的人。”周雪自嘲地笑了一下，淡淡说道。

笑容消失，苏意怜震惊地张大双眼：“成，成亲后就像爹和娘那样……”形影不离吗？

“对啊。”

苏意怜猛地站起来，慌乱而用力地叫道：“我，我不许你成亲！”

“不许……”周雪喃喃低语。他“不许”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感情呢。“如果只是孤寂，只想找个陪伴的话，一定会找到全心全意为了你而陪着你的人吧。”

周雪仍和以前一样面无表情，但苏意怜却仍可看出她的情绪低落，全身陷在灰暗的气息里，似乎要放弃什么，而她要放弃的东西一定足以让他发狂。

“不许……”苏意怜浑身发抖地直握着拳，光是想象着琉璃离开他的视线的情景他都无法忍受了，更别说琉璃永远离开他去陪着另一个人；“不许成亲……”眼光蓦然被眼前的婚服震慑住，以往在他眼中只是衣料只是丝线只是图案的礼服，现在看来却是红艳得慑目，闪亮得刺眼，妖美得惊人……琉璃就是要穿着这身衣服离开他啊，如果这件衣服毁掉的话……苏意怜不加思索地抄起绣架旁的剪刀用力剪下去，“咔嚓”一声，凤凰绮美的羽翼全断。

想再下剪时，手腕已被紧紧握住，苏意怜泫然欲泣地抬起眼，周雪的怒气渐渐散去变成无奈。“苏意怜，”比往日低哑的女声引起他身体一阵轻颤；“我们私奔吧。”

“……私奔？”

“我们离开父母亲人朋友私自逃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不管苏府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管其他人，就只有我们。”黑色的眸子紧紧地盯着苏意怜，红唇中吐出诱惑的低语：“你愿意吗？”

惶惶然地看了看四周，苏意怜有些犹豫地道：“父母……”

“全都忘记！”

“弟弟和妹妹……”

“全都丢弃！”

周雪干冷的语气不容反驳，苏意怜游移不定的目光看向窗外，记忆中从未离开过的家园，疼爱着自己的父母，保护着自己的弟妹……如果离开的话，这一切都会失去了吧……即使如此，即使如此……

“苏意怜。”认真叫着他名字的女子，清冷的眼神催促着他的选择。逃走后有怎样的未来，凭他有限的智慧根本无法想象出来，只知道如果有机会和她一直在一起的话……视线瞬间模糊了，心中涌现出激烈渴求又冲动之极的莫名感情：“琉璃，琉璃，你喜欢我吗？”

周雪迷惑地看着他静静地流出眼泪，手伸了几次，她最终还是忍不住用衣袖轻轻擦拭着他脸颊上的泪水。唇紧闭着，但并未让他等太久，周雪发出因为细小而显得不太确定的声音：“……喜欢啊。”

这样便足够了。唇角尝到咸涩的泪水，苏意怜露出和他平时欢喜的傻笑所不同的美丽而忧郁的笑容。“我跟你走。”

无邪的心已沾凡尘。



天上无星。半圆的月亮发出朦胧的光芒，温温润润的如一块青玉。厚厚的青色云层堆积着，在风的作用下相互挤压，快速地掠过青玉般的缺月，整个大地都在暧昧的闪烁不定的明暗中。

越过大片被风压的低矮的稻田，进入高大稀疏的树林，新长出

的绿叶遇风发出沙沙的轻响，周雪用力甩出一鞭，拉车的枣红马更奋力地向前奔跑着，她身上半旧的白绸衫被暗夜渲染成青灰色，毫无顾忌地迎风飞舞着。

寂静的夜里只听到急骤的马蹄声和马车木轮的“咕噜”声，周雪抿着唇，在苏州东城门外惟一的官道上御车奔施着。

快出树林时，周雪突感危险地骤然拉起缰绳，两匹枣红马扬蹄悲嘶，周雪放开缰绳，转身掀开布帘，拉起马车中所坐的橘衣少年向树顶掠去，只听“轰隆”一声，马车由内部震裂，木料碎片和着硝烟四处迸飞，两匹马嘶鸣未止，又向前狂奔，随着一声尖啸，两柄长枪由林中射出，刺穿了它们的身子。

周雪抱着少年才至树梢，一张大网却铺天盖地地朝他们罩下，周雪猝然出招，伸出五指扣住网眼，试到网绳是不怕刀砍剑伤、伸缩自如的牛筋绳编制时，她心思快速回转，竟使用千斤坠的功夫在空中回旋着加速下坠，网中心在她的旋转拉扯下拧成一股粗绳，脚才碰地时，内力由丹田发出，沿着网线震向捕猎者，只听见声闷哼，由树上跌落两个黑衣人影，重重摔在地上。

听到东部林中有声响，她扯开胸前布巾的活结一抖，一把通体雪白的玉琴由她背后跳出跌入她手中，单手五指扣紧七弦，伴随一串古雅乐音的响起，七道气流扑向林间，却像石沉大海，悄无声息。

周雪非但没有放轻松，反而更为紧张地盯着东北方向的林子。

“琴尊果真是琴尊，刚才那些小伎俩果真伤不到你呢。”阴柔又清雅的声音过后，伴随着木轮轻响，一名绝美的男子进入周雪可及的视线内，青色的月光淡淡俯照下来，男子全身也蒙上一层诡异的青色，就如同精细的青瓷人偶般美得不像真人。

“莫如幽？”周雪的语气泄露了她的惊讶。他不应该还在苏府吗？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出现？

“柳霓雪，真没想到你真会带着苏大公子私奔呢，”莫如幽淡淡地笑道，“现在，连我都不禁感到爱情真伟大了。”

周雪脸色一变，护住橘衣少年，沉声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莫如幽却诧然不已：“不知道才奇怪吧，你知道我在苏府布了

多少眼线吗？”

“这么说连护卫中也有你的人了。”

对周雪的质问莫如幽根本不回答而是看着她身后的少年：“苏公子，不，应该叫鸦少爷呢，既然你舍弃了家人，一定也用不了太多钱，你的财产若是捐给布天门的话，莫如幽不胜感激哦。”

真是劫匪也做得如此文质彬彬啊。“若是不给呢？”周雪代少年答道。

“鸦少爷，请不要为难我了。”莫如幽苦笑道：“被我们看中的人家若不给予配合的话，只有一条死路可走，鸦少爷，对你，我们布天门已尽了最大的耐心，至少我们未用毒控制你的家人……”

“那是因为你们无法确定苏意怜的家人在鸦心中的地位，一个不好，反而惹怒鸦就得不偿失了。”周雪在旁边凉凉地打岔：“而且苏府的防卫并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松懈无用，随你潜入苏府的布天门门徒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控制苏府，所以最近才升起风筝请求援助吧，看来你的耐心也并不足以夸耀。”

“……柳霓雪，你真很聪明。”莫如幽不怒反击掌笑道：“没错，像苏府这样的商家消失一两家对布天门根本无关紧要，我们所看中的只有鸦而已。也托你的福，鸦终于离开了保护严密的苏府。不过我很好心，还是让你们有个选择吧。”莫如幽伸开双手，让周雪他们看清他手里拿的东西：“我的左手握住的是红色烟花，右手是蓝色的，鸦少爷，若是你主动归入布天门的话，我会发出表示停止的红色烟花，反之便是表示进攻的蓝色烟花，你家人的生死便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真是让人为难的选择啊。”接话的还是周雪，她抚着下巴做沉思状：“不知道闯入者会不会也让苏夫人作这种选择，说如果不想让她的儿子受伤最好束手就擒之类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为了怕苏夫人犹豫，我已经让人先在后院放了火，唉——让布天门的人背黑锅我内心也很不安哩。”像应证周雪的话一般，就听苏州城上空一阵长啸声，而“轰隆”一声，烟花在深暗的夜空中爆裂，洒下蓝色的花一般的光雨，在乍亮的瞬间，映出莫如幽凄白的

脸。

“还有，欺骗了你也是我的不对。”风渐息，被吹到脑后的长长的刘海又滑下周雪光滑的额角，遮住她的眉眼；和我私奔的不是苏意怜或鸦少爷哦。”

“.....”

“惊讶得不知该说什么了吧。如七，不用躲在阴影中了，把莫如幽引出苏府原来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不用羡慕我的演技，布天门门主，你所需要感谢的只是你的那些忠心耿耿监视着苏意怜的门徒。”

莫如幽瞪住向前走了两步的橘衣少年，如今细看了，才看出他虽也长得眉清目秀，但哪有苏意怜天姿秀逸的姿态。

“.....柳霓雪，你莫忘了你已中了‘水火不溶’的毒。”莫如幽沉下脸，阴阴冷冷地说道，竟是已动了杀意。他不喜欢节外生枝和做事做绝，因为不知现在的敌人会不会成为要网罗的人，但琴尊明显地多管闲事了。

看到莫如幽身后渐渐浮现的憧憧暗影，周雪眨了眨眼，像终于想到什么地“咦”了一声；是布天十魔吗？好久不见啊。”

莫如幽牙齿暗咬，终道：“.....布天十臣，灭掉琴尊。”



在跳跃中，衣袍隐现绿色磷光，周雪心中一凛，手攥住衣领往上一提，身子由宽袍中退下，她一拎长袍甩向攻击者，在与空气的急速摩擦中，衣袍骤然着火，发出青白色的火焰，罩向布天十臣中面蒙黑纱的其中一人，像是也知道可自燃的毒火的厉害，对方停止攻击急速后退。

额角渐渐渗出冷汗，对方总是以毒雷弹、毒磷火对她进行攻击，玉琴怕火，而她还要照应着如七别中了毒，指头发黑而僵直，是刚才抓住牛筋网而疏忽了上面所抹涂毒药，几乎弹不了碎雪。

手掌反复间，由袖中飞出的布帛缠住玉琴向背后甩去，霎时又

把琴系在身上，在左手与琴身相错间，从琴体内抽出一柄长一尺二寸，宽二指，通体雪白，薄刃轻巧的短剑，剑身所发出的冰冷寒气令围攻的布天十臣齐齐退了一步，这次连在一旁冷眼观战的莫如幽都不觉脸色大变地手指扣紧回旋刀向周雪掷去。像背后长了眼睛，雪柳剑甩离手掌直刺向莫如幽，而满天花瓣飘舞，是蔷薇暗器与薄若叶片的回旋刀相击的结果。

莫如幽手一按轮椅扶手，翻身向后跃去，原以为可以躲过雪柳剑的攻击，但足可引发皮肤战栗的冷气又从另一角度追上他，随着他的反击和闪避而随之改变的挑、劈、刺、斩等招势，根本不逊于高手亲握剑柄的相搏，甚至更奇诡。

御剑术！

周雪还可分心与布天十臣缠斗，但已明显地采取守势。而下一秒莫如幽已无法分心看周围的形势，他祭出长鞭专心对付刁钻的剑技，但无人可伤的情况下，也是闪避多于反击。

情况进入僵峙状态，周雪的身子如柳絮遇力便飘浮，在掷出毒雷弹而伤了自己人之后，布天十臣已不敢轻举妄动，而周雪的面无表情更掩饰了她的力竭，心火上升，血脉惊痛。



“琉璃，你怎么可以偷跑！”

凄厉的叫喊比急骤的马蹄声更先传入耳中，周雪脸色一变扭头看去，在稀疏林子的西头，不一会便出现两匹急驰的骏马，在前面大呼小叫的少年，不是鸦还会是谁！

不是交待乔要好好看住他的吗？又怎会在这里出现？！

在周雪心中产生动摇之际，闪避的动作慢了一慢，一名黑衣人潜入她身后，一拳击向她的后心，周雪像没有重量似的被高高击起，御剑也受到牵引地飞回，刺入偷袭她的黑衣人后背。

在鸦策马上前时眼中所烙下的便是这一幕，他目眦尽裂地冲入布天十臣的包围圈，接下跌摔下的周雪。怕布天十臣伤了鸦，莫

如幽忙一阵清啸 ,带着受了重伤的丙戌 ,几人洒下毒烟隐入树林阴影中。

“琉璃 ,琉璃 ,你醒一醒啊。”

身子被摇得几乎散架 ,周雪勉强睁开眼 ,有气无力地骂道 :  
“你 ,你是笨蛋啊……干什么到这里来。”

“是你说过要和我私奔的 ,怎么可以不负责地自己走了  
……”

这时如七凑上前来 ,紧张地看着脸色惨白、一脸虚汗的周雪 :  
“柳霓雪 ,你千万不要出事啊。”要不乔老大一定会杀了他的。他所擅长的只是收集情报而已 ,拳脚功夫仅可自保 ,不但帮不了琴尊 ,反而成为她的累赘。但是中了毒的琴尊 ,为什么会有勇无谋地和莫如幽对上 ,而且连伏兵也未安排 ,一点也没有以往的心思缜密。像只是为了引开莫如幽而引开他一样。

鸦像是才注意到如七地瞪大眼睛在如七和周雪之间看了几遍 ,像是要哭泣时 ,眼神却蓦然一变 ,他一脚猛踹向如七的心口 ,如七根本无任何防备地受了一踢 ,直到撞到树身才止住去势 ,试了几次都没爬起来 ,胸口巨痛 ,竟是肋骨被踢断了。

“敢和我抢女人 ,你活得不耐烦了。”鸦半垂着眼睑说道 ,坐在马上的穿着明黄色单衣的少年 ,长长的头发遇风狂舞着 ,低柔的话语 ,青色的月光 ,被发掩住若隐若现绝美的脸形成无形的魔魅的网 ,罩向众人的心底。

被鸦抱在怀中 ,周雪并未见到他残害同伴的动作。“为什么你 ,会来……咳咳……”

一口气没提上来 ,周雪用力地咳嗽着 ,黑血沿着嘴角流下 ,她抬起袖子抹去 ,棉质的单衣也染上点点血花。如火炙的感觉由皮肤燎起 ,渗入血管 ,而后聚集到胸口烧成一团大火。犹如窒息般的呼吸困难和被烈火包围的炙热感焦痛感逼的她几近发狂。“药 ,药……”张开被汗水润湿的酸涩的眼 ,周雪低叫道 ,红润的唇一瞬间变得干裂 ,她不知不觉用了全力 ,上了心火 ,奇毒引发快得超乎她的想象。

怀中抱着轻得几乎感受不到重量的身体，明明出着汗，但手只感到冰冷，鸦急切地撕开周雪的单衣，手探在衣服内侧掏出一尊玉脂瓶，把里面的药丸全倒进手中，周雪抬起手想接过，但使出全身的力气也不过动了动手指而已，突然唇边感到一阵清凉，她不由自主地张唇，有温热的舌尖卷着清香微甜的药滑入她口中，她张开迷茫的大眼，只看到鸦羽般的泛着绿光的黑发。

“鸦少爷……”莫如幽淡淡笑着；“我们一直在找你的弱点，原来你的弱点就是琴尊。”

只穿着单衣的长发及膝的少年抬起眼，狂傲地笑道：“谁是个笨蛋？！”

冷酷无情的眼、染血的唇、飞舞的黑发令莫如幽心中一惊。每次和鸦联系时，他都隐入暗夜中，身前还站着刀剑双奇，只感到他声音妖媚异常，令人绮念丛生，这种如刀清锐的气质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喂，”记不清带他来的人叫什么名字，少年抬高下巴傲然地指示道；“你下来，不要离我太远，好好照应着琉璃，若她有一丝闪失，我便杀了你。”

少年翻身下马朝莫如幽走去：竟伤了琉璃，不可饶恕，很久没出来了，今次就好好玩一玩吧。”

“……鸦……”火燎般的痛苦已渐渐消去，躺在秋雁怀中，周雪用手指抹掉眼边酸涩的汗水，终于看清背对着她的少年的背影，月光下被染成亮黄色的单衣肆意飞扬着，及膝的发被风吹拂着震荡出绿色的光泽，因走路的姿式有别于苏意怜的轻灵和鸦的优美，令周雪心存不安地低喊一声。

“不要叫我鸦。”像是要加重周雪不安的，少年连回头也没有地冷冷说道：我的名字叫做——金·乌。”

# 7

夺人心魄的金铃 ,伸缩自如的金链和布天门中人缠斗的姿态不像杀人反而像跳着崇拜图腾时期求神的舞蹈 ,神秘 ,妖异 ,凄厉。

“ 我刚才什么都没听到。”现在的少年不是纯洁的苏意怜 ,不是妖美的鸦……拒绝接受现实 ,周雪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秋雁眼见周雪的单衣被撕开 ,露出玉脂般莹洁的皮肤 ,她连忙俯下身子整理起周雪的衣领 ,却极不小心地 ,秋雁的长指甲被盘扣纠缠住 ,在周雪颈下划破一道血口。

“ 对 ,对不起。”秋雁连忙从怀中掏出粉红的帕子压在她伤口上 ,同时为自己的不小心道着歉。

“ 不要紧 ,因为毒药对我没有作用 ,秋雁。”

“ 哎 ?”

周雪张开清冷的眸子看着秋雁的手忙脚乱 ,“ 刚才鸦喂我的便是至阴至毒的药丸 ,所以你下的毒对我根本没有作用 ,对中了‘ 水火不容 ’的毒的我来说 ,无论所焚的毒香或喝的毒茶或指尖上的毒粉 ,对我都没有任何作用。”

“ ……小 ,小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 你不需要怀疑自己的演技 ,我只是从不相信郡王府家的人而已 ,所以伺候着曾逼死过丫环的主人的你的镇定表现及发现主人并不是传言中的病弱郡主却一点也不好奇的表情 ,不过是加重了那种不相信。”

慌乱消失 ,只有周雪能看清的距离 ,秋雁的脸变成阴冷。  
“ ……你早就知道为何还让我当你的丫环 ?”

“ 堂堂的一个平乐郡主身边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梳妆打理的人 ,

比起要自己动手的不便来 ,被人毒杀不过是小事一桩。”

秋雁一咬牙 ,由袖口滑出的匕首冲动地抵在周雪颈间 ,刀刃青湛湛的 ,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巨毒。“敢看不起我 ,若我这一刀猛刺下去的话 ,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真不明白二夫人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般不顾危险地杀我。”

“这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原来真的是二夫人。”对秋雁因说漏了嘴而脸色变得煞白的模样视而不见 ,周雪反而有些失望地叹口气 :“原本我还期待着会不会是亦文、亦雅呢 ,总是叫嚷着让我消失 ,却一直不见动静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不会让人担心地心狠手辣啊。”

从来没有觉得和周雪的对话会这么艰难 ,秋雁深吸了一口气 ,稳了稳握住毒匕首的手才道 :“……你从不好奇二夫人为何杀你吗?”

“我从没兴趣探讨偏执狂的心理 ,”周雪冷冷地扯着嘴角笑道 :“她让你带什么去复命 ,我的眼、舌、耳、手还是心脏?”

“……全尸。”

“那么 ,”被威胁的女子依旧面无表情 ;“你已经做好杀害琴尊后所面对的报复了吗?”

握刀的手细微地颤抖着。睡在绮心园偏厢的她对夜里发生的打斗一清二楚 ,开始虽有些奇怪周雪会武 ,但亦想贵族中让自己的子女随武师学武以能自保的风气还是有的。况且周雪对她每日下毒的事毫无所觉 ,她也便安心呆下了 ,今次才知周雪对她的小动作全看不在眼里 ,明明周雪处在全身瘫软、身中巨毒的绝对下风 ,是杀了她的最佳时机 ,但因为周雪和平时无异的冷漠 ,秋雁反而犹豫不决起来。

没错 ,现在很容易便可以杀了这个女人领取赏金 ,但是领取赏金之后呢?想起苏意怜转身时看她的冷冷一眼 ,她不觉打了个冷颤 ,是谁说苏意怜是笨蛋的 ,笨蛋怎么有那种令人恐惧到骨里的冷冽眼神 ,她赶到时正好看到苏意怜不知为何把如七一脚踢飞的情

景，令她毫不怀疑她只要伤害了周雪绝躲不过苏意怜的疯狂报复，但如果不杀周雪，她这几个月的隐忍等待，又不顾危险地带着苏意怜找周雪又算什么？

“别杀她。”

周雪突然看向她身后说道，秋雁心一惊地向后看，但随即又想是不是周雪的小诡计而又连忙转过头，但眼一扫之际她已看清身后真站个人影，再次回过头时，正看到以前她每次送饭时都会抱怨一通的仿若女孩子的男孩已贴近她身后，垂在身侧的手里拿的是宽两指，长一尺二寸的刃锋薄利，通体雪白莹洁的窄剑，只是和平时一样漫不经心的表情，靠近她时没有泄露一丝波动，更别说杀气了。

“为什么不让我杀她？若她杀了你，乔老大绝对会让我殉葬的。”

“她犹豫了。”周雪依旧维持无防备的姿态道：“秋雁，你走吧。作为回报，我不会让如七去调查你的一切，我们就当从未遇到过。”

心中不甘比愤怒更甚，她怎会让人蔑视至此，秋雁握紧匕首，才道：“你……”突听头顶细微声响，只觉手腕一痛，不知周雪用了什么手法竟把毒匕首夺去，看也不看地向上投去，只听一声闷哼，过了一会，才听到“哗啦”一声，有人刮断树枝跌落在地上，但随即黑衣人又一挺身，一瘸一拐地投入黑暗中。

秋雁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指，这，才是纵横江湖的尊者的实力……“我……”

远处又突然传来奇怪的震荡声，这次连周雪都不解地扭头向树林上空看去：“趴，趴下。”几乎变调的大喊令还没看清发生什么的秋雁和如七不加思索地趴倒在地上，只听一阵巨大的风啸声从头顶滑啸而去，整整持续了几秒钟时间。

用手臂埋住头趴在地上的三人，微微抬起眼，令人吃惊异常的画面就展现在眼前，几百只，不，几千只长翼大嘴的乌鸦就在东部树林中飞舞着，细看才知它们是绕着身着明黄色单衣，以金铃击出有节奏声响的少年身边飞舞。

“这 ,这是怎么回事 ?”

从未见过这么诡异的事情发生 ,对不了解的事情所持的恐惧感站了上风 ,秋雁浑身发抖地问道。曾记得第一次见到苏意怜的时候 ,周雪曾激动地说出“妖男”这个词 ,但她当时被苏意怜的美貌迷惑住而没放在心上 ,现在看来却是真的。

“如七 ,江湖上有没有以驭鸟成名的人 ?”

周雪的冷静安抚了秋雁和如七的慌乱 ,如七想了一下点了点头道 :“有。滇南有三痴。花痴肖白衣 ,音痴唐潜 ,鸟痴公孙鸟鸟 ,据说鸟痴可驭百鸟……”

“那么有这种情况也并不稀奇了。”不待如七说完 ,周雪已独自下了结论。如七歙了歙唇最后还是选择沉默地闭上嘴 ,怎么可能不稀奇 ,公孙鸟鸟武功不高 ,却是凭一身驭鸟术在江湖上占有一席之地 ,各大门派传讯的信鸽有七成之上是向公孙鸟鸟订购的。公孙鸟鸟多是与鸟沟通 ,但像这样一次唤鸟儿几千只的情景却是谁也没有见过。

布天门中的人显然也被这种情景震慑住 ,长翼大嘴的乌鸦在少年身边不时亲密地轻啄起他的单衣和长发 ,但更多的乌鸦是在他身边崇敬地飞舞着。少年昂起下巴手叉着腰狂笑着 :“哈哈哈哈哈 ,我差点就忘了我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我最重要的帮手 !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就不奉陪了。”金链叮叮当当缠在手臂上 ,少年对千只乌鸦说的是人话而不是鸟语 :“因为这些人伤害了琉璃 ,所以你们不用顾忌地玩吧。”

话音才落 ,乌鸦便飞旋了几下 ,一窝蜂地向藏在树后树梢暗处的布天门徒扑去 ,而少年已转过身向周雪奔来。

“琉璃 ,我们走吧。”伸手把周雪从地上扯起来 ,少年理所当然地说道。

“……到哪里 ?”

“私奔啊。”

“啊。”有些吃惊于如七骤升的敌意 ,以至于周雪没有听清少年说什么 ;我说鸦……”

“金乌。”思绪从手中金链用力缠住站在周雪身边像女孩般的男孩的脖子上的残酷想象中扯离，少年不可一世地纠正着周雪的错误；别把我错认成鸦那个笨蛋，比起他来，拥有无双美貌和坚毅性格的我才更适合你。你说我们私奔到哪里，我一直都想在更广大的世界中游历一番呢。”

周雪呼吸窒了一窒，脸色空白了许久才变幻不定地道：“……那个，我突然想到还有很多事会因私奔而变得更糟糕，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了。”

“你想让我强暴你吗？”

“啊？”

“你耍我啊，害得我这么期待。啊，我明白了，”金乌先是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然后充满杀气的眼刺向如七；是这个娘娘腔在诱惑你吧！我就知道，怜和鸦一点危机意识也没有，平时不紧缠着你，一遇到事情就会让我来收拾烂摊子！如果可能，真想用力地揍他们一顿。”

“什么强……你对郡主说话客气一点！”如七怒瞪向口无遮掩的金乌；郡主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有你质疑的分。况且你不想跟着郡主走的话，随你自由活动！”

“滚！”金乌又一踢长腿，而这时如七已早有准备地伸手格挡，金乌收腿，手臂上的金链骤然伸展开来，缠住如七的腰身，单手一抖便把他扔了出去。

这时一抹白影由金乌眼前轻掠过，接住由空中跌摔下的如七。  
“琉璃！”金乌责怪地大叫道。

身上只剩下白色单衣的女子冷冷地回过头：“不管你是谁，别太过分了。”

金乌张大嘴惊呆住，而后毒蛇般的锐利眼光死盯住周雪；你，你竟然帮助外人……”气得发抖的声音配上咬牙的“咯吱咯吱”声，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会愤恨地掐断周雪的脖子；你若敢抛弃我，你若敢抛弃我，”金乌咆哮着说出威胁；“我就去死！”

这下换成周雪张大嘴像看怪物一般地看着他！

“不行，这样死太没尊严了，我要告官，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薄幸而唾弃你，而后我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进碧罗湖，即使你后悔也见不到我了！不，不对，应该是我做鬼也会缠着你，诅咒你永世不能和别人在一起！”金乌鬼气森森地阴笑着，春夜凉寒的树林更泛起丝丝冷气。

“我，没说要抛弃你啊。”而且他所说的死法没一种有尊严吧。彻底败在金乌的被害妄想症下，周雪差点以为自己真是罪人了。“我只是仔细想了一下，”周雪因为面无表情才更显义正辞严；“我的未婚夫是个王爷，若我们私奔的话，他一定不甘心，一个弄不好，南阳郡王的爵位也都会不保，亦文、亦雅有可能贬为庶民，而苏府的财产也会全部充官，到时你的父母和弟妹全流落街头，你忍心这样吗？”

“不，不忍心。”金乌低下头小声说道，父母和弟妹那么疼爱他，亦文、亦雅对他也不错，他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呢？“那我就同你回去吧。”金乌想通了地双击一下掌抬起头认真而坚决地道：如果要痛苦的话，就让你未婚夫一个人痛苦好了！”



红漆大门被炸得粉碎，庭院内房屋花草就像遭到飓风肆虐一般残破零落，空气中还残留着令人不快的凝窒气味，远处一缕灰白色烟尘袅袅升至幽灰的天空中，再往里走时正好见到苏意秋陪着两个衙门内的官吏走过来，他见了金乌惊喜地叫了一声“大哥”，金乌有些疑惑地停下脚步，皱了眉想了半天才“哦哦”地点了两次头，问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生硬的疏离感令苏意秋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金乌的面容，他竟一瞬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意秋？”不耐的语气叫醒了他的怔忡，苏意秋有些慌乱地看了一下穿着皂衣的官吏，含糊其词道：“夜里有匪徒想抢劫，不过被护卫们赶走了。母亲和妹妹都安好，就是

有几个护卫和下人都受了伤。”

“下人受伤？乔……我的小丫环呢？”

虽然看不出周雪内心的焦虑，但她的语气比以往急促许多，官吏凑着月光向她看去，朦胧光线下的女子看起来清美空灵，冰洁尊贵，却不知为何衣衫不整，发髻凌乱。再看苏意秋的大哥也是只穿着单衣的模样，两位官吏的神态不觉暧昧起来。见几人走远了，他们才向苏意秋打听道：“看苏大公子和那女子的模样，苏府喜事将近了吧。”

“啊。”苏意秋先是不解地挑了下眉，但脸色随即阴沉下来，刚才那名女子为平乐郡主，是暂居在苏府的明王未婚妻。这种毁人名节的话还是少说，若是传到明王耳中就不得了了。”

两名官吏自是听到过混世太保的厉害，当下脸色一白立刻噤声。

苏意秋神色难看地瞪着周雪几人离去的方向，不知该用什么表情表达心中的混乱惊骇。虽然家人都知道大哥身中血咒，有几个人格相互转换的事情，但那时候父亲都会把大哥带走，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不是痴儿的苏意怜，强烈的陌生感和冲击力几乎把他的神志击垮，他，真的无法接受除了苏意怜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即使、即使，一样的面容和身体！

……

“喂！赵晋在哪里？！”

用力地踹开半开的大门，金乌大踏步地走进绡绫馆前厅，整个厅堂已经变成了疗伤休息的场所，伤者大部分是中了轻微的毒，边坐在地上歇息着边喝着解毒茶，重伤者躺在地上，身边也都有人照顾着。视线在大厅内转了一圈，金乌推开惊喜地围上来叫着“大少爷”的下人，他被坐在屏风前楠木椅上有着炫妙波诡的凤眼，红织绝丽的衣衫，无以伦比存在感的红衣少年擒住目光。“就是你吗？”金乌微扬下巴不加思索地朝他走去，也只有这样的绝妙人物才配当周雪的未婚夫，他的情敌！

“你找我有什么事？”

极度傲慢和不快的声音由旁边传来，金乌愣了一下，用眼角轻睨了一下答话的人，对方正蹲在地上帮一名光头少年擦拭背上的伤口，动作粗鲁得令光头少年哭丧着脸紧咬牙关忍受着比伤口还疼的痛苦。他仰着一张小脸，偏偏有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一只眼圈青紫，身子瘦瘦弱弱，皮肤黑黑的，简直是无法入眼的普通，知道长得普通也就罢了，偏偏他还横眉竖眼得让自己的脸变得更丑。

金乌嫌恶地皱了一下眉，冷哼一声道：“闪一边去，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地污了我的眼。”

“你说什么？”赵晋哪受到过这种轻蔑对待，他把手中沾上污血的布巾猛地摔在地上，捋起袖子站起身凶狠地叫道：“敢对我这样不敬，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啊。”

轻轻松松便避开赵晋击来的一拳，金乌出脚踢在他小腿骨上，赵晋站不稳立刻摔在地上，抱着差点被踢断的小腿痛得哀嚎起来。

看也不看地踩过赵晋的身子，金乌直接走到红衣少年面前，指向他命令道：“遇上这么出色的我是你的不幸，很抱歉，你的未婚妻我要定了！”

.....



一瘸一拐地转过回廊，就看见绡林馆前厅聚着一群人探头探脑地往屋里看，就连赵、钱、孙、李也在其中，乔天师火大地冲上前去朝赵晋的后背用力一拍叫道：“喂，我不是让你给伤者擦伤喂水吗，你干吗偷懒跑出来！”

吓了一跳地回过头，赵晋反射性地先捂住有着青眼圈的一只眼睛，不甘心地大吼道：“臭女人，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手动脚哦，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哼！很了不起啊，我可是拖着伤腿领着护卫在附近察看着还有没有未引发的毒物啊，这样努力地保护着像你这样的人，你至少应该抱着我的大腿痛哭流涕地说谢谢吧？”

“保护王族是你这个地位卑下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别说受伤，即使死掉了，你也不该有怨言！”

“是吗？”乔天师伸出手臂一把勒住赵晋的脖子，阴恻恻地笑道：“嘿嘿，那我一定先把你‘咔嚓’掉才死。”

“乔？”听到熟悉的稚嫩声音，周雪忙回过头寻找，就看到乔天师在人群外不知在欺负着哪个倒霉鬼，她挤出人群惊喜地叫道：“怨不得我在屋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咦，你受伤了？”

“啊，琉璃。”乔天师抬起头也是满脸喜悦：“你回来了，没受伤吧？”见周雪身子一低地要看她的伤腿，乔连忙单足站立笑道：“只是一点小伤而已，没关系。对了，大家怎么全呆在外面，为什么不进屋里休息？”连苏夫人和苏茵洁也是，不过她们并未同其他人挤成一堆，而是呆在离前厅大门较远的廊柱旁，透过窗户向屋内看去，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她记得她去巡察前大家还都在屋内有序地疗伤休息，怎么一回来全变了样，太奇怪了。

被乔压低到胸前的脑袋无法抬高分毫，赵晋只能努力抬眼向上看，在伸手可及的距离内的亭亭玉立的女子，初见竟还以为是个雪彻的玲珑剔透的人儿，盈盈一握的腰身，柔弱的姿态，弯折如柳的眉，粉嫩的红唇，白如润玉的脸颊，不知是不是月光照耀的关系，蒙着纱般的青色，看起来更加古雅美丽神秘。

即使不依靠华服美饰还是美得让人移不开视线的女子，是只有在梦中才会遇到的完美无瑕，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女人啊。

应该说任何女人都好过压在他头上嘀嘀咕咕说个不停的粗暴家伙。

“苏府还未遭袭之前，我让符九和不杀到后院，只要看到可疑人物便准备随时放火，结果一个不注意苏意怜就不见了，我连忙让秋雁姐姐去找，啊，我看见如七了，秋雁姐姐呢？”

“半路上就离开了。”

“……啊。”话语奇妙地顿了一顿，乔天师又接着道：“因为苏府实在太大了，人多也不好照应，我让苏夫人把所有人都叫到绡林馆

来 ,哈哈 ,这就叫大家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更夫敲完三更鼓后 ,布天门的人就来了 ,虽然来者毒技高强 ,但凭我的英勇神武还是把他们逼退…… ”

“ 说真的 ,一个人独斗二十名布天门徒英勇是英勇 ,就是鲁莽了点 ,幸亏飞纱来早一步把他们吓退呢。 ”

近在耳边的笑语令乔天师吓了一跳蹦到周雪身边 ,而赵晋趁机摆脱了她的掌控闪入人群中。 “ 你 ,你干什么悄悄贴在我身后说话 ,很吓人的你知不知道 ? ”

骤然出现的女子犹如一弯温润清华的明月 ,连笑容也是温温和和的。 “ 作为江湖人一定要随时随地保持着警惕心 ,是你太放松了才会被吓到。 ”言下之意 ,和她没什么关系。

周雪的反应却是吃惊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房内 ; 盟 ,盟主 ,你独自跑出来了啊。 ”

“ 那当然。 ”清雅如月的武尊大人微笑着道 ; 男人之间的问题让男人自己去解决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旁边默默地祈祷…… 无论什么时候也好 ,让他们停止这些愚蠢的形为——至少也该把话听清楚再动手也不迟吧 ! ”最后的两句话明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但清雅的武尊大人还是保持形象地微笑未变 ,看得乔天师都不自觉得感觉到累得龇起牙来。

“ 别转移话题 ! 琉璃 ,你知不知道我们完全被武尊他们利用了耶。要不才不会布天门的人一点燃蓝色烟火 ,蛇蝎美人就会赶来。他们一定早知道布天门要打绡舞坊的主意才硬要我们准备绡舞坊的绣品 ,借我们之手对付布天门。 ”乔天师气愤难平地一口气说完 ,却发现周雪歪侧着头有些迟钝地看着她 ; 怎么了琉璃 ,被盟主的卑鄙吓着了吗 ? ”

“ 不 ,不是。 ”周雪缓缓地摇了摇头道 ; 我只是奇怪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何直到结束了才看出玄机来。 ”

乔天师愣了一下才听出周雪说话的意思 ,她大怒道 : 琉璃 ,你是在说我是笨蛋吗…… ”

余下的话语被一声沉闷的巨响吞没 ,厅门口聚集的一大群人

立刻作鸟兽散，恰好令正对着大门的乔天师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房屋内红云大炽，间配以金铃脆响，身着明黄色单衣的金乌和身着红衣的蛇蝎美人在翻腾的红绫和如流星般闪耀的金链中腾跃跳纵，光看招式的犀利和翻涌的气流便知两人在以命相搏，但华丽的武技仍让众人看得目眩神迷，怨不得众人明知危险还挤在门口观看。

“怎么看都像飞鸟在扑腾撕咬的模样啊！”

乔天师喃喃说道。比起蛇蝎美人的华美绝丽来，穿着明黄色单衣的少年更像一只依靠本能反应的野兽，不，野鸟，看起来异常凶猛狠辣，哪还有苏意怜生怯的影子，更迥异于鸦的妩媚。这个人到底是谁？心中不觉会升起这个荒谬的念头，而后任其扩大成问题。“而且，他们怎么会打起来的？”

扭头看了看低头以衣袖捂唇的周雪，乔天师问道：“琉璃，你不出手阻止他们吗？”蛇蝎美人的毒这么厉害，苏公子会吃亏的。见周雪没有答话，乔天师不觉轻轻碰了碰她的肩，又问了一句：“琉璃？”

周雪晃了晃身子缓缓抬起头，朝乔天师无力地笑了一下，而后“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吃惊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看了看倒在地上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嘴角溢血的周雪，乔天师终于惊惧地大叫起来：“琉璃！”



乔天师弯下腰刚想扶起周雪，但却有人猛地撞开她一把抱起周雪道：“琉璃，你怎么了？”乔天师向前踉跄几步，她单手支地才免于差点跌趴在地上的命运，她回头怒道：“是谁……”突感一阵劲风袭来，她连忙打个滚躲开：“你离琉璃最近，一定是你伤害了她！”被琉璃虚弱的模样震飞了心魂，身上披着半块红绫，手腕缠着半截金链的金乌已变成了蛮不讲理的野兽，他见乔天师避过了他的劲踢，却又不死心地抬脚朝地上的乔用力踩去：“你已经没有活

在世上的资格了 ,去死吧 !”

“你 ,你疯了 !”乔天师怕反击会伤了少年怀中的周雪 ,只能狼狈地在地上滚来滚去闪躲。还没有打过瘾就被金乌割断红绫逃出门外的莫飞纱也踏出门来 ,见到金乌怀中的周雪 ,微皱了一下眉道 :喂 ,你如果想让她死得更快的话就更用力地跳跃吧 ,一定会加速她血液运行的速度 ,极快的把毒运送到她的心脏去呢。”

“你知道琉璃中了毒 ?你能看得出来 ?!”金乌立刻停止对乔天师的迫害 ,烟一般地飘到莫飞纱面前惊喜地问道 :那你一定也知她中的是什么毒了 ,快告诉我 !”理所当然的语气根本就忘了他刚才还和莫飞纱为争夺女人而大打出手的事情 ,看不出有一丝尴尬不安来。

“我当然知道 ,因为那毒就是我下的 !”下了“水火不容”的毒引加上每天吃的“焚香”毒药 ,虽要受毒发之苦 ,但这段时间内 ,她们反而不会被其他毒所蚀害。看周雪发青的脸色 ,却像是提前引发了“焚香”之毒 ,明明应该还剩十几天时间的。

“你下的 ?”金乌脸色募变 ;你竟然对自己的未婚妻下毒 ,你是不是人啊 !”

“啊 ?”莫飞纱疑惑的神情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冒出清澈憨纯的气质 ;下毒 ?我疼她还来不及的 ,怎会对她下毒 !”

“你耍我啊 !”金乌又像一头暴龙般地咆哮起来 ;你刚才才说琉璃身上的毒是你下的 ,怎么又翻口不承认 ?”

“琉璃是谁 ?”

“你未婚妻啊 !”指着怀里的周雪 ,金乌心不甘情不愿地大叫道。

“……”在金乌和周雪之间来回打量着 ,莫飞纱脸色变幻不定 ,最终他才忍无可忍地怒道 :你这家伙以为这个白惨惨的女人是我不婚妻 ?”

“什么白惨惨 ,这叫如雪肌肤 !”

“你以为我眼光这么差啊 !同我老婆的美貌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的女人 ,你以为我会多看她一眼吗 ?”莫飞纱飞向人群中把看

热闹的花非花扯到金乌面前傲然说道：“这个才是我美丽无双的未婚妻！”

“的确是云泥之别。”金乌点点头同意：“你的未婚妻是泥！”皮肤黄黄的，像营养不良一样。

“什，什么？！你这个娘娘腔敢质疑我老婆的美貌？！”

“是你这个上挑眼说错了话才对！”

莫飞纱和金乌已经不顾羞耻地互相进行人身攻击起来。

“你们都给我闭嘴！”无法再看下去的乔天师大声喝斥道。她拖着伤腿走到两人面前，先指着金乌大骂道：“你这个家伙，琉璃中毒了你竟只会想到和别人争吵，你有没有想过琉璃有多痛苦啊！还有你！”手指又指向莫飞纱的鼻尖，乔天师咬牙道：“看到中毒的人你不施于援手救助，反而呆在一旁无动于衷，你想让武尊和你一起丢脸吗？”见两人像是了解地“哦”了一声后对视一眼，乔冷哼一声。终于出了被迫害被下毒的一口怨气了，好痛快。

“还有，”这句话是对金乌说的，“琉璃的未婚夫不是这个蛇蝎美人，而是那个身穿青色锦袍，头戴金冠，长相普通，一脸呆滞的家伙。”如此清晰的指证，令金乌顺着她的手指立刻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人。

赵晋。



“嘿嘿嘿嘿，你就是赵晋啊！”把赵晋逼到庭院的角落处，金乌手扶着走廊外侧的栏杆，把赵晋完全压在他的阴影之下：“遇上如此出色的我只能是你的不幸，很抱歉，你的未婚妻我要定了。”

“你，你想怎么样。”看到金乌与莫飞纱缠斗及对待乔天师的无情模样，赵晋不敢以身犯险地抖声道：“你，你不准伤害我！要不我会告诉哥哥让他抄你全家！”

“伤害？我这么知书达理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金乌露出森森白牙没什么说服力地笑道，手掌轻轻握住红漆栏杆，只听“啪嚓”

一声轻响 ,金乌扯断一小截栏杆 ,就在他面前松开手指 ,被握住的圆木变成粉末簌簌而下 ,赵晋发觉金乌的视线在他的脖子上停留过长时间后 ,更是吓得不敢乱动。

“我只要你和琉璃解除婚约便好了 ,像你这样的人还是找个与自己相配的妻子好 !”根本不觉得夺人妻子是无耻的行为 ,金乌没什么道德感地说道。

赵晋的目光透过金乌的肩膀看向中庭 ,好事者不知从哪里搬来一张软榻放在院子里 ,让周雪躺在上面 ,便于莫飞纱给她去毒疗伤。在月光下双手放在胸前平躺着的少女 ,圣洁得就如同冰雪女神一般 ,这样的女子竟然是他的未婚妻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我不会解除婚约 !”

“什么 ?”

只要是男人谁会因为两句威胁便放弃那么美丽的女子 !赵晋鼓足勇气大声说道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才不会解除婚约 !”

金乌闻言连假笑也不维持了 ,他以野兽般锐利而凶狠的眼光盯住赵晋 ,冷声道 :“你想让我强暴你吗 ?”

“你 ,你说什么 ?”比死亡更恐怖的威胁把赵晋吓得面如土色 ,连围一圈在旁边看戏的夫人小姐丫环家丁护卫客人都不禁目瞪口呆呆于金乌的无道德性。

猛拽住赵晋的衣领向上提 ,金乌微眯着冰冷无情的眼对上他惶惶然的大眼 :“你竟敢如此不知死活地拒绝我的提议 ,你也不想想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能配得上琉璃 ,你有我的一根头发丝喜欢琉璃吗 ?你知道琉璃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吗 ?你这个混蛋竟敢想拆散我们这对彼此喜欢的苦命鸳鸯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你执意不解除婚约 ,善良的琉璃一定不忍心拂逆家人而违心和你结婚的 ,她一定会因为思念我而天天以泪洗面 ,最终香消玉殒 !而无论怜还是鸦还是我一定都无法忍受活在没有琉璃的世界上 ,一定会追随她而去的 !你这个害死我们两个人的凶手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放过你吗 ?我现在就要强暴你 ,让你一辈子都无法和女人结婚 !”

金乌说完便开始撕扯赵晋的衣服 ,把赵晋吓得魂不附体地叫道 :“ 救 ,救命 !” 钱、孙、李早已混到人群里当作没听到他的声音。见过金乌那么凶恶的模样 ,谁还敢救他。衣服被撕裂的声音令赵晋“ 哇哇 ” 大叫起来 ;“ 我 ,我愿意解除婚约 ,愿意解除啊 !” 紧攥住被撕开的衣领 ,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操 ,赵晋只得含辱悲泣着同意金乌的条件。

“ 但 ,但是 ,我的婚礼要怎么办 ? 未婚妻是皇太后给我挑选的啊 ! 临近才解除婚约根本不可能的。皇太后也已经说了 ,在琼林苑花宴上要我带新妃去拜见她老人家 ,你把我未婚妻抢走 ,我要怎么办 ? !”

“ 那再送还给你一个好了。”

“ 哎 ?”

说完极不负责任的话后 ,金乌就近在庭院中的人群中寻找起来 ,自己的妹妹当然不能嫁给这个没用的家伙 ,母亲身边的四大美婢少一个伺候母亲都不成 ..... 哦 ,那个蹲在周雪身边的小个子丫环嘛 ,年纪太小了 ..... 等等 .....

这个总是跟在周雪身边寸步不离的梳着双髻环的小个子丫环很得周雪的喜爱 ,以后一定会成为他和周雪相处的阻碍 ,现在正是把她清除出去的好机会 ! 金乌微笑着拍了拍赵晋的肩 ,和蔼仁慈地道 :“ 看见琉璃身边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没 ,和你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的绝配啊。”

直到众人的眼光都移到她身上 ,乔天师才迟钝地知道金乌口中“ 可爱的小姑娘 ” 竟是自己 ,她顾不得擦拭琉璃额角虚汗直接蹦了起来 ;“ 太 ,太荒谬了 ,你们爱来爱去的关我什么事 ,干吗把我扯进去 !”

“ 什么不关你事 ! 婢代主受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反正让你嫁你就嫁 !” 金乌不容反驳地决定了乔天师的人生 ,根本没想到别人也会反对。

“ 不要不要 ,我才不要和地位卑下的人成亲 ,皇兄也绝不会同意的 !” 赵晋用力摇着头凄厉地叫着 ,和地位卑下的人凑在一起的

恐怖仅次于被男人强暴！

“大家不用争吵不休，我有个好主意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莫飞纱只是轻轻的一句话便让所有人都噤声，他炫美波诡的眼绕看众人一圈，除了金乌外，其他人都惊慑于他忘了收敛的邪魅之气而低下头。

“金尊，你是琴尊的朋友，应该可以为了她做一些事情吧。况且可以嫁到富贵之家享受荣华富贵，是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好事呢，只要嫁过去就可获得金钱、权势和地位，金尊，你难道不会心动吗？”

“唔。”乔天师果真认真思考起来。没错，她早就看不惯琉璃竟然要嫁给那个纨绔子弟了。而且她也到了适婚年龄，该是认真对待这种事的时候了。她无法想象自己像琉璃爱上某个人而做出不顾性命的举动，既然不会爱上任何人的话，那嫁给谁都是一样吧。况且荣华富贵谁不向往呢？她面露微笑地点了点头，竟然已经想到衣锦还乡的细节了。

“而明王想要个身份高贵的妻子，这件事我会为你办妥呢。我会让金尊成为连皇太后都不得不承认的儿媳。”对摇着头一点也不感激他反而用控诉的眼神指责他多事的赵晋，莫飞纱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中的又扭过头看向金乌；“苏公子，我会让你和琴尊顺利成婚，为此，我要收取小小的报酬，希望你能同意。”

金乌和乔天师无异议地同意，赵晋说不上口的反对被忽略，另一当事人还在昏迷不醒中，所以莫飞纱的提议被无条件通过。

“现在先办的是退婚，金尊的身份变更和明王的婚事。苏公子婚服应绣得差不多了吧，就送给金尊好了，不需要太感激我，我偶而也想做做好事。”

只有一个人不相信他会这么好心。不过等到她找到机会问莫飞纱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你问我为何会这样做吗？”对自己心爱女子的问话，红衣少年的语气中充满了宿命的悲悯；“你莫忘了平京王是我的父亲，他的反叛之心若有一天被揭露出来的话，我们也躲不过被诛连的命运。”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让其他两位尊者同平京王有互利互惠的联系 ,若平京王的野心真的被发现了 ,我们也好拉两个垫背的——四大尊者要死也一起死 ,这也真是无法抗拒的命运啊。”



在帛香山房深幽的石径小道上偶然相遇 ,但是来到帛香山房并不偶然。被毁的绮心园还在修复当中 ,仙绫院在布天门来袭中也受了一些损害 ,于是周雪和苏意怜就搬到帛香山房内居住 ,所以这几天原本寂静得只有乌鸦栖息的帛香山房热闹许多。

“二哥 ,你也来找大哥吗 ?”看到苏意秋的出现 ,已经准备回去的苏茵洁有些惊讶地问道。

“ 嗯 ,平京王已应莫飞纱的要求前来苏府 ,两人正在绡林馆主厅里讨论一些事情 ,关于酬劳的问题他们需要大哥的意见 ,所以我过来请大哥过去 ,你呢 ?”苏意秋不太有精神地说道。他这几天一直都躲在屋里 ,想强迫说服自己事到如今所有事惟有接受 ,但知道大哥有异于常人的性格是一回事 ,真的要接受的话却比想象中更困难百倍。说话妖妖媚媚没一点男子气概和完全没道德性的那两个……两个家伙 ,他根本一点也不想看到 !

比起苏家的男人来 ,苏家女人的接受力明显强韧许多。苏茵洁笑着说道 :是娘让我来的 ,让我看看大哥和大嫂的相处情况。”

“ 大、大、大 ,大嫂 ?”吃惊于妹妹口中吐出的单词 ,苏意秋张口结舌地道 :你 ,你不要胡乱说话 ,平 ,平乐郡主现在还没同明王解除婚约。”

“ 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们大嫂的。你知道吗 ?娘非常喜欢她哩。我也是 ,虽然有时听到她冷冷硬硬的话很生气 ,但总是不自觉地想亲近她。她身上一定有某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美好 ,现在虽然不知道 ,但慢慢相处下来 ,我们一定会了解的。”

“ 你和娘别想得那么简单 ,”苏意秋冷哼一声 ;“ 你以为有女人会接受……不同的大哥吗 ?”连他这个做弟弟的都无法接受 ,别说

外人了。

“大哥，你这就不懂了，你不知道女人的择偶条件是很挑剔的吗？最好有孩子般的纯真，拥有金山般的钱，更要眼中只有她一人的痴情，大哥这三样全占了，被那么多的爱深爱着，郡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苏茵洁条理分明地认真说道，把苏意秋说得一愣一愣的。“女孩子的心思真可怕，不，我是说周雪真的会同你所想的接受大哥吗？”

“当然……不会。”苏茵洁比刚才更认真地否决道：“孩子般的纯真，拥有金山般的钱，更是眼中只有她一人的痴情，非但是有向极致发展的痴愚和无道德性，而且更是彼此不相融地分成三个人格，因为我是妹妹所以可以强迫自己慢慢接受，但是外人只会觉得恐怖吧。”

“你说平乐郡主嫌弃大哥？”

虽然不赞同郡主和大哥在一起，但郡主有可能嫌弃大哥的事更让他愤怒。虽然现在还无法接受，但不论变成什么样子，苏意怜还都是他哥哥！

“也不是那样说啦……”苏茵洁支支吾吾地说道：“因为郡主总是面无表情所以弄不清楚她心里怎么想……你确定现在就去找大哥吗？”

“什么？”

“你确定你有心理准备要看郡主和大哥怎么相处吗？”

苏意秋畏缩了一下，不，他还没准备好，不论围绕在周雪身边的是哪个人格，他都不想看到大哥为情痴狂的模样。

“我可以领你偷偷去看，但你发誓一定不要出声哦。”

虽然不知为何要偷看，但突然响彻林间的凄厉的“我爱你”的大叫如暴雨一般打熄了他心中好奇的火苗。事实一定比他所能想象的更给人无限的冲击。

“不，我不去了，还是你把大哥叫出来吧。”

他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这个决定。



三月丙申 ,明王府以疑平乐郡主体弱无法生育子嗣而解除婚约。南阳郡王同意退亲。

四月癸亥 ,册封平京王义女乔天师为清乐郡主。同日 ,赐明王与郡主成婚。

四月壬午 ,明王与清乐郡主大婚 ,婚期三天 ,宾客过万 ,贺礼成山 ,设宴千席。半城人都去锁澜府外的流水席上去喝明王的喜酒 ,为建康府那一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大事。

婚礼的奢华热闹自是不用说 ,更引人注目的是新娘子的婚服 ,金红色的绸缎上绣制的闪闪发亮的翩飞彩凤 ,羽翼与底色接合处 ,呈一丝裂痕 ,近似镂空 ,更显出飞凤欲飞的姿态。自此婚礼后 ,绡舞坊的婚服订单如雪花般飞涌 ,其他绣坊也纷纷效仿 ,据说这便是苏州割丝的由来。

而在众人不知道的角落处 ,明王体弱的前未婚妻也在一旁默默观看着 ,她根本无法赞同乔如此仓促地决定婚事 ,但乔却比她想象中更热衷期待着这次婚礼 ,如同办家家酒的小女孩般 ,在她眼中改变身份和结婚嫁娶 ,都只是她从未经历过的游戏而已。即使这样如此不负责任 ,但她还是希望乔能够幸福。

“ 我以后也会给你这么盛大的婚礼。 ”

站在她旁边的少年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 ;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让你幸福。 ”

“ 嗯。 ”

因为她的幸福是乔所换取 ,所以她会更加努力。  
幸福。

## 番 外

雪似飞花迷眼。

踏在厚约寸许的雪地上 ,大地发出咯吱吱的声音 ,假山石和观赏林木也覆上层层积雪 ,天地间只剩下单纯的白色。

越过圆形的拱门 ,后院中微斜的坡道上种满梨树 ,清瘦的枝干上颤颤地挑出轻薄团聚的积雪 ,犹如雪白的梨花盛开。

北风吹过 ,凝成冰晶的雪花飞旋着打在脸上 ,有些疼。身子也迟钝地感受到刺骨的冷 ,用力紧了紧狐裘披风 ,哈了哈冰凉的手 ,白雾般的气息包裹住手心 ,只感受到些微的暖意。

“ 哗啦 ”一声 ,头顶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抬头 ,映落在视线中的是一只巨大的白鸟由积雪的梨树枝梢上猛然掠过 ,雪花簌簌落下 ,有几枚飞入他眼中 ,令他不由得低下头揉了揉眼。

再次睁开眼时 ,所见到的却是一双翦翦水眸 ,清澄地映出他的面容。

“ 这位小哥 ,可以打听一件事吗 ?”

犹如丝绸般光泽润滑的声音 ,却又有着绉绉透彻感。俏生生得如一朵白莲站在他身前的女子 ,被风吹拂向脑后的刘海因风停而丝丝滑落 ,遮住她的眼睛 ,纱般的黑发下是雪一般的脸颊 ,而嘴唇也是淡淡的粉色 ,身上一袭丝缎白衣 ,就像毫无重量一般站在雪地上。

“ 鸟。”没错 ,一定是刚才飞过去的那只巨大的白鸟幻化成人形了。

披风帽沿和领口雪白的皮毛把他捂得只剩两只大眼 ,白衣女子看不见他的面容 ,只当他没听见地再次扯了扯嘴角上扬一定的

弧度 ,算是微笑 : “这位小哥 ,你知道这相国寺的后门在哪里吗 ? 怎么跑来跑去 ,不是竹林便是树林 ? ”

噢 ,是迷路的鸟儿哩。

他刚想回答 ,斜坡的另一边却猛然传出嘈杂繁乱的声音 ,隐隐可听见 “捉住她 ”的狂叫 ,白衣女子脸色一变地转身 ,他连忙抓住她宽大的袖袍道 : “躲到我怀…… ”语气顿了一顿 ,她人形的样子只比自己矮半个头 ,怀里是藏不下的…… “躲到我披风里吧。 ”

依靠着树站着 ,雪白的披风与周围的雪景融成一色 ,即使略有凸显 ,无心人也看不出里面另有乾坤。

杂乱声由远而近 ,可清晰地听到争执的内容。

“大胆妖道 ,竟敢偷我们寺内的供奉 ! ”

“臭秃驴 ,出家人四大皆空 ,你们要夜罗珠做什么 ! 而且什么叫偷 ! 我这是明拿 ! ”

“太放肆了 ,竟敢明抢我们相国寺的珍宝 ! ”

“是拿 ! 拿 ,说多少次你们才明白 ! ”

由互相喊话的音量来看 ,争执的人彼此间拉开不少距离 ,从交错的梨树间隙间可看到先跑过来一抹淡黄的人影。似乎并没有想到这偏僻的树林间还有人呆着 ,来人急施的身影顿了顿 ,身上粗布织成的衣服衣摆 “刷 ”的飞舞起来。 “喂 ,小朋友 ,你刚才看到有个穿着白衣的美女跑过去吗 ? ”问话的时候来人还在二十丈外的距离 ,问完话时却已跑到他面前了。

看着他摇了摇头 ,也并没有非要知道答案的 ,梳着奇怪发髻的女孩子低语着 : “莫非琉璃又迷路了 ? 早就让她紧跟着我 ,她偏不听…… ”

“啊 ,她在那里 ! 不要让她跑了 ,逮住后把她绑到武当山 ,看看那牛鼻子老道怎么说 ! ”

暴喝声如在耳边响起 ,把他吓了一跳 ,但实则说话的人还离得很远。七八个提着大铁棍的虎背熊腰的武僧一边怒吼着一边大跨步地向这里跑来。

“哼 ,真是穷追不舍。 ”撇了一下嘴 ,穿着淡黄色粗布道袍的女

孩子脚轻点一下 ,身如流星般向梨林深处掠去 ,过雪无痕。

不一会 ,冷风迫来 ,武僧们“刷刷刷”急掠而过 ,风如刀割般压在脸上 ,他却动也不敢动。

坠后的一名武僧脚步顿了一顿 ,回头向他看来。

“怎么了?”意识到同伴的迟疑 ,前面的僧人问道。

“刚才这个人好像和那妖道在说些什么?”

“他啊……”意识到打量过来的视线 ,他不觉一阵紧张 ,连忙低下头。啊 ,自己竟然忘了穿棉靴跑了出来 ,怨不得脚这么冷 ,这下又会被意秋骂了。

“你忘了 ,他是苏家的大公子 ,每年都会随母亲到寺里求愿的那个……”

“咦?你是说江南最富的那个苏家?”

“是啊 ,虽有万贯家财 ,但却是个……”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他并没有注意到僧人们的对话和消失。

“喂 ,真谢谢你呢。”

眼前突然出现的阴影令他吓一跳的惊醒过来 ,白衣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他面前向他打着招呼。

清清冷冷的风中有种好闻的香气 ,意识到是从面前的女子身上发出的 ,他不知为何脸色一红。丝缎的白衣随风飘浮 ,纤弱的身子像是要被风吹走一般轻盈。在他还未意识到之际 ,又伸手扯住白衣女子的袖口。

“你 ,你会报恩吗?”

“哎?”

略带些稚嫩的男声令白衣女子想离开的念头停下来 ,歪侧着头不解地看向他。

“因为我帮你躲过了猎人的追捕了啊 ,你会报恩吗?”

穿着雪白披风的少年站在雪中 ,仿佛稍不注意便从视线中跳离的虚幻。

原来是想要谢礼啊。

白衣女子了然地“唔”了一声 ,在宽大的衣袖中掏了掏 ,取出一

朵开得正艳的蔷薇别在少年耳边。鲜艳如血般的红色猛地激活了只有白色的画面,显得真实而夺目起来。

“嗯,很美丽。”

并不是怎么诚心地称赞着,白衣女子光滑的眉尖突然打起褶来看向来时的路,除去雪花悠然飘落的声音,树枝遇风的喀喀声,彼此间细微的呼吸,另一种令人在意的声音撞入耳中,引起了她的不快。

“真是大惊小怪,不过是一个珠子而已。”乔所提出的强取的做法她虽能闪则闪,但紧追不放的相国寺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衣袖一摆,袖子便从紧攥着它的手中扯落;“再见,很高兴见到你哩。”很随便地结束谈话,快得他不及挽留,白衣女子又如鸟一般轻盈地飞起,以梨枝为踏脚处,转瞬便不见。

手中空荡荡的,余香萦绕指间,他呆呆看着白衣女子消失的地方。雪依旧下着,落在他的帽边和肩部,装饰着纯白的少年。

不知何时,身后传来令人安心的熟悉的气味,他怔怔地抬头,头顶是四十八片的细细竹骨,上覆褐色的油布,布上绣有雪中香梅,是有人为他遮挡风雪啊,他还以为雪停了呢。

“哥哥。”见少年从沉思中醒来,在他身后举着伞的身材修长的男子才敢出声;“你出去也要说一声啊,大家没见到你都吓坏了,由其是母亲更急得哭了出来。”

“对不起。”母亲只会为自己哭泣,所以道歉也成为习惯。

“现在世道很乱,你独自一个人出去很危险,今天母亲才供奉给寺内的夜罗珠便被人给抢走了,你又突然不见……”意识到自己的口气越来越重,举着伞的男子顿了顿,怕太过急躁而吓到哥哥。

“夜罗珠不见也无所谓。”

“哎?”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会报恩的白鸟哦,”他回过头,落在长长睫毛上的雪花已化成水,闪烁着七彩的绚丽,而张开的大眼是不属于这个尘世的无垢清澈和一尘不染;我好期待着她的报恩。”

.....

虽然这样说 ,但再次相见时 ,他已认不出琉璃 ,令他一见钟情的  
的是他当时的心情 ,帮得上忙的也许只是那时遗留在他心中的若  
有若无的香气。

—全书完—